



庭家的氏魯赫片

著人夫信其胡

附

— 記 日 中 獄 —

著人夫特迪班

譯 錡 沈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尼赫魯氏的家庭

胡其信夫人著

附

— 獄中日記 —

沈 銜 譯

大東書局印行

1946

作者和譯者

本書分上下二卷，上卷決不後悔，作者胡其信夫人，是尼赫魯的次妹，她的丈夫現充尼氏祕書。下卷獄中日記，作者班迪特夫人，是尼氏的長妹，爲蔣夫人的至友，三年前蔣夫人隨蔣主席訪印時，卽由班夫人招待遊覽，她丈夫是個著名的學者，已經去世，她自己在政治舞台上也很活躍，曾在國民大會組織省政府時任聯合省勞工廳長，爲印度女子任廳長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女廳長。今年印度大選，她又當選爲該省省議員。她的三個女兒，均在美國威爾斯萊女子學院攻讀，威爾斯萊學院是蔣夫人的母校，爲紀念蔣夫人的偉大成就，八年前開設美齡獎學金，蔣夫人就首先以此獎金贈給她們。

譯者儲雷君是一位翻譯老手，抗戰八年中，前五年在重慶，後三年在印度，新近返國，在渝時譯著甚多，除爲各報章雜誌經常撰稿外，並曾在商務、正中、中國等書局出版譯作八種之多。

尼赫魯函

我已把大家期待甚久的你那本大作，一氣讀完，並且重讀了好幾段有幾章我還想重讀幾遍，但現在，我只好把這念頭擱起來，因為別人也要讀它，要我來為你寫一篇客觀的書評是辦不到的，因為一則我是會偏袒你的，再則你所敘述的那些事情，和我一生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致我不能站得老遠去看它們。可是我還是在環境容許之下，儘客觀地表示我的意見。

『我喜歡你這本書，文字流利，且能吸引讀者，這一點就是寫作有功夫的明證，凡人寫自傳而不流於誇張，虛偽，是很難得的，你已避免了這個毛病，任感情自然自發地流露，這是很能使讀者喜歡的，寫作的標準亦很高，好多地方都甚動人，而且寫得很好。在不能寫得如此完善的地方，亦不是會不受欢迎的，因為它代表誠實，和表現你的真面目，亦表示你不願以在花言巧語來掩飾自己。你的描寫範圍，是無可避免地有限制的，因為你是在為你的圖畫選擇鏡框。它主要的是一家家譜，甚至這家譜的寫法，都是用隨筆式，而不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傳記和自傳的一個主要因素，是精神上的衝突，但你亦沒有加以仔細推敲，然而如果加以仔細推敲，則又出了此書的範圍之外，將會使你遇到無窮的困難，你選擇了現在這本書的形式和內容，做得很對。』

『我想你寫了這本書，一定能覺得滿意，且引以為榮。全書自始至終，都帶着一點悲傷

的成分，這是因為我們的命運違背時之故。這本書，是你內心的真正反應也許還能代表許多人內心的反應，如果我們回觀過去，可以知道這也是事情演變的自然結果。有時候，從書的題目看得出來，亦曾向我們的命運挑釁，那是對的，因為如果本書有什麼意義，那就是這個；我們是在不斷地向命運挑釁，不理它，如果你願意的話，並且要咬緊牙齒，去接受它給回的任何答覆，主動之權，是我們的，不是命運的；雖然我們在不能預知事態的發展，我們却並非不能預料後果和影響；所以，雖然生活有時是很艱苦的，它却很少能使我們驚異或屈服。我們的這種態度，究有多少成就，那却是非一個局中人所能判斷或解釋的。

『你的書，有時候很生動，在我腦際引起了許多回憶，過去就出現在我眼前，使我頓起救國奪魚之思。它對於別人會發生些什麼影響，我不知道，因為他們對於我們，多少總是陌生人。不錯，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注意我們，——這是我們可以引以為榮的——所以他們亦會對你敘述發生興趣。但在某種程度之說，這種敘述亦能象徵別人。』

『摩罕默德讀了你的書，大為欣賞，因為他與書中所提到的人們，都有長期的相識他亦有幾句批評的話，但他很喜歡它，有幾章且是他所不能忘懷的。他預料如果你不斷地寫作，（定會成一個著名的作家。你描寫悲劇，比描寫喜劇好，據他說，這便是一個作家的正確標記。他在晚上讀完此書，心頭很重，眼淚盈眶，他又說你這本書，是一個印度婦人對於至親的無私愛情之典型的流露。』

奈杜夫人序

我很少答應替人寫序言的，但因爲克利茜娜胡其信，是我從小看大的，所以我馬上允許寫幾句來祝福她的回憶錄。

她告訴我們說，自去年八月那不吉利的星期日起，大批愛國志士被捕，她的全家幾乎都進了監牢，其後數月內，她感到異常的焦慮寂寞，爲了安慰自己，她便寫了這本書。

她以典型的直爽，和完全的坦白，敘述她自己青年生活的故事，因爲她依舊是個青年。她講到她的愉快而任性的兒時，在一個富裕而美麗的家裏長大；她也講到她那有困難，而有時候很倔强的青年時代，那時的環境是很古怪地而却不可思議地依着那脆弱而却偉大的聖雄甘地的勢力而轉變，從一個充滿歡樂的背景，變到一個莊嚴奮鬥和無窮犧牲的戰營。她讓我們略知她在瑞士居住的情形，她描寫一個多病的嫂子，他跟父兄在英法蘇德諸國的旅行，還提到些她所遇到過的名人，她敘述她在女牢內爲「不合作運動」囚犯的經驗，並告訴我們她那打破封建習慣的戀愛和結婚的羅曼史，她對於在新城市和生地方的新的生活方式之反應；她給我們介紹她的兩個小兒子；哈夏和阿齊。爲了他們的緣故，她曾聽從別人勸告，不積極參加當前的政治問題，前前後後，書上都沾染着爲父親，母親及其他親屬而流的淚水。

但這部個人的敘述，却與尼赫魯的家譜有着不能分割的關係。對於一般讀者，這便具有特別的價值和吸引力。近二十五年來，尼赫魯的家史，不即是印度自由奮鬥史話的代表和不

可少的一部分麼？

在這冊簡單而親密的傳裏，我們發見偉大的莫底拉兒，尼赫魯（按即現在尼赫魯之父）——我們在那裏再能找到像他那裏的人！——以最可愛最高興的姿態出現，爲一個受人羨慕的家庭裏的慈祥和靄的家長獨裁者，他以超人的虔誠愛着他的全家長幼，這一點，聖雄甘地認爲是他許多偉大品性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這裏，甲瓦哈拉兒（尼赫魯的名字），這爲世界正義奮鬥的，熱情而勇敢的十字軍，脫卸戎裝，收起利劍，證明他自己是一個無人能比擬的，多邊關係的闡揚者，他做兒子，哥哥、父親、朋友、乃至孩童的玩友，都恰如其分。

在這裏，甲瓦哈拉兒的太太，可愛的而英勇的珈瑪娜，亦在柔和的色彩中出現了，她短短一生的熱情奔放，和她死亡時的深沉悲哀，在我國已經流傳爲韻語和傳奇。

史瓦璐潑即現在的維賈耶拉克茜咪，（按即班迪特夫人），在本書中一直像一根發亮的銀絲，貫穿全局；印迪娜却只在我們眼前曇花一現，是穿着杏黃色結婚禮服的情影。

但對於我個人，最可貴的還是那個小巧，機敏，上了年紀，也受了苦難的婦人，莫底拉兒的夫人，甲瓦哈拉兒的母親，在她心裏，愛情和信仰交織成一個甜蜜的，勇敢和堅忍的奇蹟。她自年青時起，直到中年，一向弱不禁風，像在象牙匣中的珍珠那樣仔細地衛護長大的，但到衰老之年，却一變而爲寶石樣的精神火焰，指導那些堅定地踏上了險惡峻峭的自由之路的子女。

對於那少年守寡的大姊的附帶描述，亦很可貴，她一生不倦地爲尼赫魯家服務，等到她盡了對她妹妹的最後責任，卽她妹妹去世之後，她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表明生前死後，都不分離。

在這一部家史的過程中，有光明的火炬，有半亮的燈光，有模糊的乃至陰森的暗影，都與人類的命運不能分開。

白紙黑字的紀述，只止於此，但尼赫魯家的活的故事，還在繼續展開。一個顯赫的父親和一個顯赫的兒子所創立的崇高的愛國傳統，必會受到承繼他們的後起者之尊敬。

恰克拉伐諦博士序

偉大的圖畫無須乎華麗的鏡框，鏡框太美，反把觀衆的注意力分散，不專看圖畫了，胡其信夫人偶然的評語，作爲一種邊緣的裝飾，來表明她這本書的深邃之處。這本書這樣一寫，可以說是無庸再作介紹的了，它是一個偉大家庭的戲劇，角色都是將來歷史上的人物，但它也是印度這個國家今日生存及進步的歷史。極樂軒（註一）無數人民的象徵，像放射性的行動中心似地矗立着，普照全國，它所放射出來的創造力之豐富，足以超越一個醒覺民族的苦難而有餘，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描寫；花園、嘻笑、早晨；一個團結的民衆意志的光輝照耀在一個擁擠的區域上；悲慘而嚴重的事情，在一個民族的命運途中開展；而極樂軒內則在奇妙地活動着。我們亦看到她描寫靜寂和沉默的時刻，以幃幕來罩住內心的悲哀，有些，却是爲舉國所同感的悲哀。這個家庭的女兒，爲表示她的誠意，把我們帶到天井和走廊，我們瞥見一些房間，在裏面，都以勇氣和克己功夫做着事情，家庭瑣事以至飽學的空氣，都很巧妙地讓我們知道；甚至在我們離開大門的時候，我們也未遠隔此書使我們親愛的地方。

父子二人的輪廓，在這裏描寫很完全。他們原是世界聞名的人物，但作者却能寫得他們如此逼真，如此近情，以很熟悉的筆調寫出，這是爲他人所不能的，再好再真的藝術，它對於一個作家的幫助，亦不能比至親的接觸和知識爲大，而她就以這一點來處理本書。由優美

的函件，記得的談話和事情的速記，她對我們談起她的父親、和大哥、並把她的紀述一直寫到最近，——當政府最不許講到他們的時候，也許是因為我們感覺到這種令人難忍的壓制，所以尼赫魯的每一個字都發生無法表達的光輝了。我們讀他最近的尺牘，其尊嚴與寬大簡直無可比擬，筆下有充分的藝術力量，讀之無任喜悅。

（註一）印尼赫魯一家所居之處

可是在這本書裏面，有許多令人不能忘記的肖像，其中最柔和而著名的是作者所景仰的母親和姨母。她們終身住在極樂軒裏，已在我們想像之中成爲神聖了。除了家中諸人而外，還有些漂亮的速寫，在作者敘述最重要的經驗時一一出現。

很奇怪的，這却不是一本政治性的書籍，雖然就某種意義而言，這的確可算爲政治性的書本，這也許是因爲當政治與我們的創造性合而爲一的時候，就不僅僅是政治了。在這種場合，就不能把政治分開來看，亦不能予以一種教條的或多事的意義，關於政治性的事件，大大小小，這本書內寫得很多，它們一幕一幕地羅列着，猶如印度的命運，在我們民族文化的舞台上扮演一般。但它們與外界是毫無關聯的，震撼全國的大事件，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本書的章節中的。當千萬人在共享着一種史詩式的生存，而英雄主義又是家常便飯的時候，政治上的風頭主義和恐怖的威脅就恥退爲不重要的事情了。這一點，在一個獻身爲國，不避最嚴厲的艱難和責任，——不問是私人的或國家的，而視爲每日特權之一的家庭中，尤其如此。但即在胡其信夫人談起嚴重問題的時候，她也保有着一種「天真的看法」，這是一

種超然的態度，只有與更大的國家目標完全吻合的人，才能具有的；因之她可以敘述得很自然。當她反對對於私人 and 整個民族的暴行時，她的憤怒和深深的信念貫穿着他的句子，但是因爲她與事情的內向人道主義融和爲一體，所以馬上爲她感動的讀者們，除了與一本自傳有密切關係者外，不會考慮到不相聯接的事實。

作者能融合貫通外界小事，並對它們有親密的感覺這可以她對於拉克瑞中央監獄的描述爲例。她在那裏過了好幾個月，同獄還有許多不幸的姊妹，却並不是因爲愛國罪或以最純潔的愛情和無私服務同胞而入獄的，而是真的有刑事上的罪名。這個故事的寫作工夫，可說已到了純粹達意的頂層，作在所見到的，所感到的，她對於牽涉在我們這文明化的半人類之現階段的複雜問題之理智的分析，都寫了出來，但却是以一種不能轉述的形式，所以必須要讓者自己去體會，政治或社會學——隨你高興用什麼名稱——這裏是有的，因爲是必須有的，但巴湫里的故事，遠駕乎我們爲了逃出全面的人類反應而用以將主義及目標分類的假形象之上。一個受黑暗磨折的靈魂，一個爲一種無情的，不負責任的社會秩序摧殘驅逐着的靈魂，在向我們呼喚。我們覺得互相有關係的，有補救作用的辦法，而不是報復，該是甚至於一個一半人道化的社會亦能提供的答案。高突的情垣圍着這個地方，作者對於鐵門作最後的一瞥，在鐵門後面，模糊的人影將消磨他們的殘年；在外面，她的勉強的脚步必須踏上的道路，則暫時成爲不現實的了。整個偉局是一種具體的一致的經驗之真實描寫，作者所主張的事後救濟和刑法改進，雖然並不是她的最後目標，却使我們警覺到我們的責任。

讀者應該很感謝，因為這是一本充滿淚的句子的書，載着一個藝術家的色彩濃厚的印象，而這位藝術家又只重視達意，不管是否寫得好或寫得不好，所以本書帶着一種寫來不費推敲的樣子，及一種從不完全脫離生物的活潑姿態。論辯並沒有死板板地擺托出來，它們只是字裏行間，寫到幾句，她亦並未搜索或表列一切所能得到的材料。這故事載着一種內心冒險的節奏，場面從這一頁轉變到另一頁，而回憶反省的方法，則似乎是完全宜於欣賞的。這些都是有趣的事情：她對我們訴述她在歐洲的漫遊；她的工作，嬉戲和藝術方面的嗜好；她寫到她自己的兒女，家庭，並顯示出一點她丈夫自謙的服務生活，給我們一種共享祕密之感，爲了這一切，本自傳的讀者應該覺到感謝。

在一個簡單鏡框中的一幅美麗圖畫——這就是我們應該對於這本書的看法，爲什麼作者不將再寫些新的別種故事，是沒有理由的，事實上，本書的確引起了這樣一種希望。就藝術的觀點來看，本書是很完全的，但組成其主題的人物，很多尙要繼續爲自己寫下尊貴的章節，這些章節，當然也屬於一個統一的印度和新的人類。當這些後來的章節也寫成之後——我們希望它是會寫成的——則向來爲了隱蔽最職聖的名譽而故意製造的盲霧，即可澄清了，更清朗的天空，將使有關真理的細節顯露出來，真理是機械文明的暴力所不能壓制的。有一些人，由於他們爲偉大人類理想之奮鬥，以及由於爲了調解逆勢力量而作不斷的私人犧牲，已經照亮了未來文明之路，我們要歡迎這些人回來，不是回到我們的心裏，因爲他們早已在那裏了；而是回到我們的家裏。但我們今日應該在痛苦之餘，在我們精神醒覺之際，來讀此書

，並尋求它的要素。現在爲着我們全體受苦的，最崇高的時代創立者的例子，以及受他的不屈不撓的道德目標之啓示的尊貴人物的故事，已把這種要素貢獻給了徬徨的人類。這本自傳，是一種信念的證據，那種信念，和行動分不開，以泰戈爾的話來講，卽是『仁愛的至勇。』

作者小引

三年以前，我的丈夫要我寫這本書，我亦早想動筆，但那時我却沒有嘗試，一九四一年三月，拉甲（作者丈夫之名）被捕入獄，留我一人在家，我決定要開始寫了，可是我才寫了幾段，我的大兒子突然生起傷寒病來，我就不能繼續寫作了，拉甲出獄後，我們的孩子還是病着，我們過了好幾個焦慮的月份，孩子復原以後，我還是不能安心下來，再寫我的書。

時光荏苒，一年過去了。拉甲回到了牢裏，也不知何時才能出來，我又成爲孑然一身了。頭幾個月很難過，不安，不易定下一個人的心來做任何工作，但漸漸地，一個人就會慣於新的環境了，時間似乎過得很慢，我就決定從新寫我的書，我之能寫下一切禁迴夢寐的思想和回憶，的確使這幾個漫長寂寞的月份，過得比較容易，少孤獨一點了。我很希望能獲得丈夫的指導，和大哥的頗爲嚴格，而却是我非常歡迎的批評。可是，這都沒有辦到，如果不是一個朋友常常抽暇來修改原稿和作有價值的建議，則我恐怕不能這樣迅速地完成這本書。他的協助，顧問，和永不鬆懈的興趣，對我有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在我非常憂愁沮喪的那幾天，我簡直就不想工作的。

我深深地感謝却克拉伐譚博士——我平常稱他爲阿米亞兄，而尊之如老師。多年來，他亦曾要我寫一本回憶錄，但我覺得寫不來。他却始終相信我有寫作的的能力，頗使我有點受寵若驚，雖然我沒有聽他的話，阿米亞兄每次寫信給我，總堅持他的意見，拉甲自棄拉亞達監

獄的陰暗囚房裏寫信來，亦鼓勵我動筆。所以，我就毅然開始了這工作，雖然亦並非毫無遲疑之感。

阿米亞兄又賜以青睞，爲我的書寫了一篇長序。爲了這個，以及爲了他所給我的一切鼓勵和指教，我對他謹致深深的謝意。

我對奈杜夫人亦極其感謝，因爲她近來身體不大好，仍爲我寫了一篇小序。我和她相識，已經很久，她和我全家的友誼和交情，是大家都知道。

我還得謝謝「政治家」日報允我重印「巴秋麗」的故事；國際大學季刊允我重印「回憶」；「印度」日報允我重印「兩姊妹」。這幾篇文章，都是以前在這幾家刊物上發表過的。

開場白

「不，這還不是晚上，
有兩三個人影，依舊在站崗；
但，天色愈來愈黑，也許——
他們，守夜的，也都要上屠場；
永遠見不到明天的朝陽。」

——彼厄爾·房·巴森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上午五時正，孟買警察突然來到我家，帶了拘票來捉甲瓦哈（尼赫魯之名）和拉甲。好多天來，因為全印國民大會委員會（註二），開會，工作甚為緊張，我們都很疲乏了，昨天我們談論最近發生的事情，直至深夜，其後，拉甲和我又坐談了一個鐘頭，才上床就寢的。

夜裏沒有睡夠，那末早就給人吵醒，本來就使人不快，但一睜眼看到警察站在門口，那就更不快了，門鈴響時，我雖在熟睡，我却馬上醒了，我無須別人告訴，就知道是警察來了。因為除了警察而外，沒有人會在這個邪惡的時間來找人的。我匆匆地走到甲瓦哈的房間裏去，因為我以為只有一張抓他的拘票。他原來疲倦已極，眼睛都不大睜得開，亦不能立刻就

把睡意驅淨，頭腦清醒過來；但在幾分鐘之內，全家都醒了，我們已完全知道那不可避免的

事終究來了，就開始幫甲瓦哈整理行裝。拉甲那時亦在幫着裝幾本書，我的甥女印迪娜就說道，「拉甲姨丈，爲什麼你自己不準備準備？」我馬上轉身問她：「爲什麼？」印迪娜告訴我們：「有一張拘票是抓他的。」我們起先總以爲除了國大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以外，在第一批逮捕中不會抓到別人的了，可是我們想錯了。

於是，拉甲也急急準備起來，好像時間過得很快，一下他他都要走了。我們向他們道了再見，警察把他們送押上兩部汽車。甲瓦哈押往何處，地址不明，拉甲則往浦那的葉拉巫達監獄。我們揮手送別，回進屋子，不知道這一次我們將如何渡過那悠長的歲月。

那時我們家裏住着許多客人，各房間裏都擠得滿滿的。現在只走了兩個人，而好像什麼事情都不同了。似乎是少了什麼東西，少了很重要的，以前使這地方有生氣的東西，現在，這裏就像是衰蕪淒涼了。好幾天來，我家來來去去的朋友，川流不息，現在只有更多了。朋友，親戚，和各報館各通訊社的戰地記者，都來打聽逮捕的詳情。可是，我們依舊覺得少了那捕去的兩個人，我們的思想是永遠和他們在一起的。

他們被捕入獄，這已不知道是第幾次，但一個人總不能處處泰然，每一次它都使人感到一點惶惑，和寂寞。

已經有一年了，我最親近的兩個人沒有和我在一起，關在可怕的圍牆和鐵柵後面，甚至去探望他們都不可能；可是他們的不在此地，雖然在我的生活上產生了一個空隙，却並沒有

使我失望或消極。我相信，他們被捕入獄的理由，是堂皇正當的，他們之必須因此而受罪，也是勢所必然的。

在一個人的生命上，一年並不是很長的時間，在一個民族的生命上，則顯得更短。但有時候，這一年好像過得很慢，每一個月都似乎長得要命。我曾親身經歷好幾次偉大的運動，誰又能預言一個人還得經歷多少次運動。近幾年來，不但是我，還有我們無數的同志，都會經歷過各種不同的感情激昂的時期。我們有過狂歡雀躍的時候，亦有過沮喪萬分的時候。有時候，我們為陰影與黑暗包圍着，找不到一條出路；有時候，先明耀穿了包圍我們的黑暗，給我們新的希望，和勇氣去繼續我們的奮鬥。

在這紊亂和孤獨的幾個月裏，許多往事浮現在我的心頭。我開始把它們寫下來，慢慢地，這些往事和回憶，就累積成書了。在寫的時候，我好像重過了一次兒時和青年時代的生活。這裏面有快樂的，亦有憂愁的回憶，我想起當年的事情，曾經笑過，亦曾經哭過。一般說來，它們却能給我一點安慰，使我定下心來，有時可也使我心跳不已。

在我的兒時，我的生活是很平靜的。我們是一個團圓的小家庭，我們的小世界亦常很快樂，從未受過憂傷或與苦難的接觸。漸漸地，我們的生活要經歷許多變化了，但我們依舊都在一起，所以沒有什麼大關係。後來，環境的力量迫使我們分散了，可是生活依舊，我們繼續使我們自己去適應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在精神上和體力上加強自己，去面對我們所不可避免的一切。

幾個月以前，我寫信給甲瓦哈（我不知道他在那裏，信是由政府轉的），談到近十五年來我們家裏所發生的一切變化，他的回信裏很生動地描寫到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並指出生活曾如何影響我們。但，雖然我們所需抵抗的逆運頻仍，我們決不後悔。他寫着：

「你寫到一九二八年和我們那時的團圓家庭。現在，我們所親愛的人，很多已經死了，別的亦都是分散隔離，甚至不能彼此見面。這個教訓，在每一代都重複一遍，却必須由每一代的親身經驗去學習。星散之後，又將是團圓，但也許每一次團圓，都要比上一次團圓略勝一籌，因為它不知不覺地帶來了過去成功失敗的回憶。『過去』這個負擔在追逐着我們，但它雖是一種負擔，亦是一種『烟士披里純』，因為它一方面把我們拉下來，而同時却又把我們推上去。有時候，我們覺得很有活力，年青，精力充沛；有時候，則有數千年的重擔把我們壓下去，我們覺得老了，有一點討厭那漫長無止境的旅程。這兩者，其實都是我們的一部分，使我們成爲現在這樣子的人，從這種無休止的交錯和衝突，才能常常產生一些新的東西。我們是古代文化的後裔，有無數有熱情的祖先，帶着他們的奮鬥和滿足，他們的動力和靜力，已先我們而去了，所以比起歷史較短而沒有這種複雜的過去之追逐的民族，我們尤其感到這一點。我們有很多遺產，可使心中和精神得到平衡，對生命有一種鎮靜，和不慌不忙的看法，不會因變動着的事情而慌忙驚擾。這便是古代文化的主要印證，中國最富有這個印證；我相信，印度亦富有這個印證。因此，印度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記得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們一家共有二十多人，都住在一起，因爲大家庭都

是如此的。我眼見着這個大家庭分散，然後，分出去的每一部份又自成爲一個新單位的中心，可是，感情的柔絲和共同的利益，又把這分立的各部分連接起來，所以老家庭的整體，是始終存在着的。那種演變繼續着，平常你是不大會注意它的，但當事情來催促它時，就要發生震驚了。想一想近五年來中國的局面，再想一想那摧殘了千萬家庭的劇變。可是民族依舊活着，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更有生氣，個人出生，成長，繼續着民族和人類的傳統，戰爭和災難是顧不到的。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在印度的人，比別人易於得到這類的羣衆經驗。不問如何，我們是有我們自己的經驗，並正在慢慢地堅定地建立一個新的民族。」

決不後悔

第一章

『詩句，像一陣微風在花叢中漂盪，

在那裏，似蜜蜂地覓食的，還有「希望」，

兩者都是我的！生命如朝陽，

帶着自然，詩鐘和希望，

當我是年青的晨光。』

——柯勒立支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的一個嚴寒的早晨，我誕生於聖城不拉亞格，現稱阿拉哈巴。家裏各房間燈火輝煌，直到午夜，都還是忙碌異常，因為我母親這一次生產不大順利，大家都在焦慮地期待着嬰兒的出世。經過了很多困難之後，我出生了，一個肥胖，健康的大嬰孩，一點不知道爲了我要踏進這個世界，幾乎犧牲了我的孱弱母親的生命。以後有數星期之久，我母親只是在生存與死亡之間掙扎，我倒在看護和別人的仔細保育下，仍能如一個普通嬰兒一樣地長大。

母親漸漸地復原了，但有很久仍是一個半病的人。要她來照顧我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還是由護士們及姨母照顧着。到了我快三歲的時候，原來看管我姊姊史瓦璐潑的英國保姆，亦來看護我了。我的大哥甲瓦哈比我大十八歲，我的姊姊比我大十七歲。所以我那時好像是唯一的小孩，沒有伴侶，亦無任何與我大哥或姊姊相同之處。大哥我簡直不認識，因為我出生的時候，他在英國，到我五歲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他。

在我出世的時候，我父親已以大律師及富翁聞名於世。在甲瓦哈十歲的時候，他買下了極樂軒的房屋，把我家搬了進去。這房子的地基，據說是很神聖的，故老相傳，先聖拉馬自流亡十四年回來後，與大賢帕拉特相遇於此，附近是帕拉德窪齊修道院，在這裏，古時曾經辦過大學，現在亦仍是一個善男信女來朝拜頂禮之處。我家常常有大批人來參觀，特別是在每十二年在不拉亞格舉行一次的貢拔大會（註三）時，千千萬萬的人，蜂擁看來到聖城，去恆河和裘姆那河的匯流處沐浴，在這個時期，來我家參觀的人多得不得了，簡直無法控制他們。他們通常散處在家內各處，坐下來休息。每年舉行馬格大會時，各方仕女來朝山的稍爲少一點，却很少有不到我家而却回去的。他們之來我家，一則是因爲它原是一處聖地，再則是爲好奇心所驅使，要看看他們久仰大名的人物，如父親和甲瓦哈。

極樂軒是一所很寬敞的大房子，四面都有大洋臺，還有一個大花園。在房子的一邊是一塊草地，通在一個菓園的後面；前面是另外一片長草地，有一間涼亭，一個網球場。涼亭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濕婆神像，高高地供在一個積石而成的假山頂上。一條小溪，從濕婆神的頭

上流下來，在神像的脚下匯成一個小塘，週圍長遍了可愛的花。每到夏天，這個地方就很涼快，我很喜歡到這裏來。其後到我們的新房子落成時，涼亭却給拆毀了，因為它正擋着新房子，父親養着許多馬，狗，又有許多汽車，馬車，很喜歡狩獵馳騁。我常去馬廐一帶散步，看那些馬。我自己有一騎小馬，一隻雪白的美麗的馬，許多人曾想以巨款向父親把它買去。可是我亦沒有長養它，因為有一天，它給蛇咬了一口，死在馬廐裏了。對於我，這是一件可怕的慘事，因為我非常愛它，所以有好幾星期，我都為它的遊去而鬱鬱不歡。

在我的兒時，我們幾乎常有親戚在家住宿。有時候也有小客人，我很高興和她們一起玩。我很驚異，母親怎麼能從病床之照顧家裏這許多人，父親的工作亦很繁重，怎麼能有功夫和每一個人敷衍，使每一人都十分舒服快樂。他很像一個牧羊人，表面上似乎不大關心，實際上却應切地注視着他的羊羣，做得非常完備。

在我出生的前幾年，母親生過一個小兒子，却夭折了，嗣後母親從來沒有開心過。在我下地的時候，母親大為失望，但對於父親卻沒有什麼分別。我的兒時古怪，寂寞，很少有在一起玩的朋友，我遵守着嚴格的規矩和宗教，我是活活的每一分鐘，從睜開我的眼睛起，到我上床時止，都是有人計劃得好好的。我很討厭這種生活，尤其是因為我所認識的別家兒童，他們的父母都給他們更大的自由，亦無保姆來定下硬性的規矩。我討厭保姆向我施用的權力，常常不服從她，因為我不但很倔強，並且脾氣很壞，常常易於發作。我雖易于發怒，却

（註三）頁拔大會為宗教性之趕場，下面之馬格大會亦然。

亦很容易怒，而且是怒得很幼稚我很少發比較長時間的怒，亦從不懷惡意，但却常會使我捲入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我常常受罰，被單獨地鎖在一間房裏，或不准吃晚飯，但我的姊姊就很少受這種處罰。她總是很服從很幽靜的，也許因為服從比不服從要少些麻煩之故。可是，我雖然怨恨和憤怒，我却非常愛我的保姆，我知道她也很喜歡我的。

我在兒時，很少見到我的父母。父親總是很忙，我只在早晨和晚上見到他幾面，我見到母親的次數比較多一點，但與她的來往並不多。母親在身體好的時候，是決不會坐着不動的，總是要料理一點家務，雖然家裏用人很多，只要她動一動嘴，什麼東西都可以咄嗟立辦的。我非常愛她，崇拜他的和藹，但我的幼稚心裏却常常很悲傷，因為我覺得她還沒有如我所希望于她的那樣照顧我。

甲瓦哈我的大哥，是她的寵兒，她也毫不掩飾對於他的喜愛。父親亦是同樣地喜歡甲瓦哈，同樣地以有這個兒子為榮，也許在心裏要比母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外表上則不大看得出來，因為他很注重公正平允，他不欲我們覺得有一個孩子是特別受寵愛的。他的確做到了這一點，但我因為常常聽到稱讚甲瓦哈的話，便對他懷起妬忌心來，並且覺得他不在家裏，頂好。

我的姊姊史瓦璐潑長得很討人喜歡，每一個人都寵着她，但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却從來沒有妬忌她過。我認為像她那樣漂亮的人，當然應該大家都寵愛，所以我亦很喜歡她。

我的童年生活，是像時鐘走動那樣刻板的，每天早晨，第一件工作是騎馬，我很喜歡這習慣，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中斷。父親騎術甚精，厩內良馬亦多。我們三個孩子，甲瓦哈，史瓦璐潑和我，差不多在學會走路的時候，就學會騎馬了，我們亦都喜歡騎馬，雖然現在已很少騎馬的機會了。騎馬回來，在我們花園的一角，我跟我的保姆上課；一直到吃中飯的時候為止。午飯以後，我必需休息，這是最討厭的一項規定；然後是學鋼琴和別的課目。黃昏時分，我們每天坐車出遊，拖車的兩匹緬甸小馬，是父親的寶貝。此外，晚上便都是些索然無趣的事情。那時候電影院常無今日那樣普遍，我亦很少獲得許可去看一次。偶然去看一次馬戲或賽會，已經認為是太過分了。現在呢，我的兩個小兒子，一個七歲，一個八歲，所知道的印度和美國影片，比我在十二歲時所知道的還要多哩！有時候我有幾個朋友來共玩，但次數並不多。所以我只好以在我家大院子裏散步，和猜想一般生活情形來消遣。有了什麼主張，亦總是不敢講出去，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就學過，孩子們應該長得好看。不該說話太多，好奇多問，乃是不禮貌的一種記號。』所以我從來沒有表達我自己的出路，雖然我有一腦子急于想發問的問題，我却並沒有一問的機會。

史瓦璐潑到英國去時才五歲，父母都沒回去，所以父親就在當地僱了我們的保姆——胡柏小姐。她是一個很好的人，資歷甚高，出身亦不錯。她屬於那相信嚴格紀律和絕對服從的老派，用這種辦法管教史瓦璐潑，倒很容易，但我則因為遺傳了不但是我父親的，而且還有列祖列宗的倔強性格，管教就大成問題。無論怎麼重的處罰，都不能使我屈服，但輕輕的

幾句斥責，也許就足以使我自感慚愧，亟願謹聽吩咐。不幸的是斥責少而處罰多，於是我就由一個孤獨的孩子，長成一個古怪的害羞的女郎，渴望人家喜愛，渴求着知識，却是除了受打擊這一路外，從來沒有由別的方法得到過知識。我的父母，對於我依舊像是陌生人，我又根本不認識我的大哥，我的姊姊是我每天見面的唯一至親，此外便是我有時敬仰有時恨透的保姆了。

我有生以來的第一件大事是大哥在一九一二年由英國回家，他對我是完全陌生的，雖然我對於他的回家，並不覺得有什麼快樂，我却懷着一種好奇心，要看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在他回家的幾星期之前，我父母已開始忙着準備歡迎他們的兒子和繼承人了。母親掩不住她的喜性，終日在緊張興奮之中，她在家裏東跑西跑，看看是不是一切都為她的愛子準備停當了。我還記得在那幾天內，她是多麼快樂，她的臉上泛着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一種光彩。這有時候使我憤怒異常，為什麼我的母親要這樣溺愛她的兒子，可是今天，我已完全能夠了解她當時是如何感想的了。甚至我的姊姊，也帶着急切盼望的神情，在屋裏忙得團團轉，這是最使我懊惱的，我決心要澈底厭惡甲瓦哈。

終於那偉大的日子到了，全家那服忍着興奮勁道，居然亦傳到了我身上，但只是帶着更大的好奇心了。那時是夏天，我們都在山城慕蘇里遊着，在大家期望着的一刻，我們聽到馬蹄得得之聲，愈行愈近，每個人都跑出去迎甲瓦哈。當我看見一個極像母親的漂亮青年人向我們騎上來時，我的心有點下墜了；他從馬上跳下來，先擁抱了母親，再與其餘的人一一

打招呼。我站得遠遠的，正想決定是否應該喜歡這個突如其來的大哥。但在我思緒紛繁尚未決定的時候，我已被高擎在甲瓦哈的手裏，只聽他說道：「這就是小妹妹？她現在已是個大姐姐了！」他吻了我一下，就把我放下了地，和他抱我的時候一樣地突然。——然後就根本把我忘掉了。

我們相識的頭幾個月，是很不愉快的。甲瓦哈對我成了一個很大的煩惱，因為在他無事可做的時候，就來給我開玩笑。他要我做許多我最不喜歡或害怕的事情，在我最沒有想到的時候，她會送我一大堆禮物，而且非常溫柔，所以漸漸地我就不能再覺得他是惹人討厭的了，可是我還是儘量躲開，並不很喜歡他。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改變我的靜容而有時候頗為單調的生活。我發見家裏所發生的唯一的變化，是母親去俱樂部的次數增加了，和大批本地的及外國婦女坐着爲士兵織絨衣。我亦注意父親及甲瓦哈常常因爲傳來的作戰消息而大爲興奮。

一九一六年，甲瓦哈結婚了。這樁婚事準備有數月之久，因爲大家都想大事鋪張一下。家裏坐滿了珠寶商，百貨商，裁縫，整日進出不停，又雇用了許多職員，忙着處理瑣事，向各方接洽。

婚禮定在德里新娘家裏（註四）舉行，新郎這方面的人，在正日的前一星期就離開了阿拉哈巴，出行那天選了個黃道吉日。父親帶了一百多個客人，我們全體坐了一節掛燈結綵的

（註四）印俗婚禮婚宴均由女家負責辦理。

專車，還有好幾百客人，在德里和我們會面。我們原先預備了好幾幢房子，都不敷用，父親乃又要人搭起許多帳幕，在一星期之內，帳幕都準備齊全，更其名曰：『尼赫魯婚禮大營。』

那幾天德里奇寒，但我喜歡冷天氣，因此過得很高興，許多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堂表兄妹亦都從印度各城來了，我和他們玩得很快樂，每天總有人請客；十天以後，男家一批人回到了阿拉哈巴，又熱鬧了好幾天。

甲瓦哈是一個很漂亮的新郎，珈瑪娜則亦是我所遇見過的最可愛的新娘之一。一九一七年，他們的獨女印迪娜誕生了。

在一九一七年的前幾年，生活甚屬平平。在那一年，我的保姆和她的一個英國朋友訂婚了，並想馬上就結婚。她一家人都在英國，父親當然只好讓她辭職回去。我因為預想着婚禮的熱鬧和如何做女賓相，甚為興奮，但我亦因為保姆之即將離去而很覺不快。我所討厭她的一切事情，我都忘記了。我只記得這些年來她所給我的撫愛和關懷，她已與我們相處了十二個年頭，簡直就像一家人那麼看待她的。我們都很喜歡她，她亦盡力為我們做事。

結婚的日子到了，我很發愁。每一件事情都進行得很美麗，她也很感激父親為她準備的一切事情。婚後她去渡蜜月了，我有好幾天都為之鬱鬱不歡。這是我青年時代的第一次傷心，但童心的痛苦是馬上就會過去的，後來沒有她，我亦慣了，我開始享受新得來的自由，因為現在我可以稍為隨心所欲地玩一玩了，亦可以自己想些新奇的花樣。

我常常想進學校，和別的孩子們共同讀書，但我父親都從來沒有同意過我的請求。他認為在家裏單獨跟保姆讀書是最正當的辦法，在那個時候，一個大小如所必需的資格是會彈鋼琴或別的樂器，能夠談笑風生，在交際場中應酬如儀，就可以了。我的姊姊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一直是在家裏受教育的。但我覺得她也從來沒有像我那樣想進學校。在我的保姆結婚時，我竭力勸父親把我送去上學，起初他很堅強，要替我另外找一個保姆，來了好幾個，很幸運地，却沒有一個長住下來。最後，父親很勉強地答應了，我就進了學校。她替我選的那個學校，據說是很恰當的，一個為男女兒童攻讀的最好地方，在我進去之前，學生中多半是英國小孩子，後來，許多印度小孩子也來了。

對於我，這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開端，我高興得不得了。遊戲和讀書，佔據了我的全部時間，我再也沒有感到寂寞的時候了。生活似乎是出乎意外的有趣，我童年最快樂的日子，有一部分即是在學校裏的幾年。但在九年之後，我却突然輟學了。

如此，在一個我所崇敬的家庭裏，我在一種安全與和平的空氣中長大。

第二章

『啊！只爲了現在和常年之間的一點變化！』

柯勒立支——

自我們的保姆走了以後，史瓦璐潑便來照顧我，因爲母親身體太差，無能爲力。姊姊很

少對我很嚴厲的，所以我常常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事。這不但宜于我的個性，即對她也少了許多麻煩。我很喜歡詩賦，她亦如此。每天黃昏時分，我們常並坐在花園裏，她朗誦詩篇，我傾耳靜聽，我們之間產生了一條早有的美麗的聯繫，史瓦璐潑在我童年的這一段時期，是我的導師，哲學家和朋友。

一九二一年，我姊姊也結婚了，她的結婚是一件大事——完全依照喀什米爾的規矩辦理，我們有好幾百客人，朋友和親戚，住在家裏，國民大會的執行委員會，適在阿拉哈巴開會，各委員亦在我家住宿，那幾天裏我最爽快，因為沒有什麼人來麻煩我，告訴我什麼該做或什麼不該做，我一想到姊姊即將離去，頗為不快，但我很歡喜婚時的熱鬧。

本城的國民大會會員，想趁國大領袖在這裏的時候舉辦一點事情，就組織了一個縣民大會。大批農民自附近各村莊趕來參加，平時很安靜的阿拉哈巴古城，便充滿着活動和興奮了。這對於本城的英籍居民，發生了很不安的影響，他們憂慮着鄉間的政治覺醒，怕會引起暴動。在那時候，我們不能了解他們的恐懼和古怪行爲，可是我們後來才發覺我姊姊結婚的日子——五月十日，正巧是一八五七年大革命的週年紀念日哩！（註五）

也就是在這幾天，我決定戒絕肉食了。我本來很喜歡吃葷，有一天，德賽兄（甘地先生的秘書，現已去此），看我吃中飯。他見到擺在我面前的各項肉類，頗為不悅，當時就給我講了一大堆道理，要我吃素。我不是一個易受說服的人，但德賽兄每天一見我就提起這事情

（註五）一八五七年印度大革命，時尚爲東印度公司統治時代，翌年乃併印度入英帝國。

，於是就在婚禮最熱鬧的當兒，我戒絕了肉食；除了母親以外，大家似乎都不贊同。母親則快樂得不得了，她討厭肉類，決不自動去碰它一碰，只有在她生病期內，被迫飲過肉湯，或吃肉。我有三年沒有嗜過肉味，雖然我常常口饑得很。後來，在一個聖誕節前後，我去與幾個堂姊妹共玩了一個多禮拜，看看她們都吃肉，實在耐不住了，於是又吃了肉。

史瓦璐潑出嫁以後，我頗爲憂愁，寂寞。當然，我現在有個嫂子了，珈瑪娜與史瓦璐潑差不多年紀，在某幾方面，她確能代替史瓦璐潑。在這個時候，我與父親見面的機會多了，亦更加瞭解他了。他呢，怕我沒有了史瓦璐潑作伴而不歡，就儘量與我接近。我剛剛學得認識他清楚一點，比以前更喜愛他的時候，他首次被捕了，於是我們的短期交情，就暫告終止。

我第一次見到甘地先生是在一九一九年。他應父親之請，到阿拉哈巴來和他商量一些事情，大家尊稱他爲「爸爸」（註六）我聞名已久，但一見面則覺得他頗有些神祕。那時我很小，不能懂得他所宣揚的一切，她的理想似乎有離奇了，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我以爲他是個索然寡味的人，我原先希望看到一個高大強壯的人，眼睛發亮，脚步堅定；但我却只看見一個瘦瘦的，像是飯都沒有吃飽的人，有一點彎腰曲背，衣衫不整，只有腰裏一塊布，把身子靠在手杖上，顯得很孱弱，却很溫雅。我真是失望得不得了，我在懷疑，難道這個小老頭子，會對我們的國家有極大的貢獻，並把它從外國統治之下救出來嗎？

（註六）「爸爸」原意「父親」，國民大會黨員尊甘地爲慈父故稱甚爲「爸爸」。

我曾聽人說過，也在書上讀到過許多關於甲梁窪拉壩慘案的許多故事，我雖然年紀很輕，亦已懷着復仇之心，但在我當時想來，所謂復仇卽是以暴力及流血對抗敵人，以人之施於我者反施於人，所以在我聽到爸布的非暴力理論時，我就覺得毫無道理，沒有人，更不要說一個國家，能夠遵從實踐的。此外，我的個性中又有一點反常的因素，正因為我所認識的朋友異口同聲地崇敬爸布，並且對於他的主張絕對服從，我就要故意表示一種漠不關心的樣子，這使得母親大爲不高興。我在心裏也敬愛爸布，但我決不像別人那樣尊他爲聖人或超人。可是我看見他的次數愈多，我就愈佩服他了。有時候，我覺得他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可是在很多方面而又是這個世界的人，並能欣賞很世俗的東西。終於他以溫柔的眼光和引人的微笑，把我克服了，——和他克服千萬別的人一樣，這克服不是暫時的，而是終身的。因爲一旦作了爸布的信徒，五體投地的信條以後，便決不會動搖。

一九二〇年，甘地先生發起了不合作運動，隨着此運動的開展，不但我的生活，卽我全家和無數其他家庭的生活，完全改變了。此運動的工作之一是不進英國學校，我原來是在專心讀書，很喜歡自己的小世界，沒有注意到緊張的局勢，或我自己家裏卽將發生的變化。所以當某一天父親把我喊去，解釋了時局，並告訴我必須離開那個學校時，我好似受了當頭一棒。我很喜歡學校，在那裏還交了許多朋友，退學的觀念，使我暫時很不快樂，不過我亦知道，這是唯一我所應做的事情。那時候學期尚未結束，不能進到別的學校，父親就雇了幾個家庭教師，在家裏教我，我有數星期不能安定下來，亦不大高興，因爲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但

那時候時間過得很快，我不久也就捲入了行將改變我們國家前途的大漩渦！

每天發生着一些新事情，把我一度是沉悶，單調，毫無變化的生活，變成了天天有變化，使人興奮的生存，永遠不知道前面要發生些什麼事情。甲瓦哈想跟了甘地先生跑，父親則認為在決定之前，應將正反兩面，都想清楚了。可是甲瓦哈已經下了決心，宣誓參加不合作運動，然而他在事前亦曾縝密考慮過的，甲瓦哈覺得在甘地先生領導下的不合作運動，是獲取自由的唯一道路，可是要父親完全同意和甘地先合作，就很不容易。父親並不馬上就相信甘地先生的主張，雖然他對於不合作運動考慮很久，他却並不太喜歡它，那時候他覺得坐牢是毫無意義的事情，他亦不贊成甲瓦哈去做逮捕的事情，自動入獄的運動，那時當未開始，父親甚愛甲瓦哈，一想到他的兒子要進監牢去受磨難，當然就很高興。

多日來在甲瓦哈和父親的腦海裏，這種矛盾不能得到決定，他們舉行過長時間的討論，有時候說話都很激烈，兩人都日夜不得安定，都想設法說服對方。父親對於甲瓦哈之決心服膺爸布，很為不悅。我們後來發現他常常躺在地板上，看看這是什麼味道，因為他認為甲瓦哈進了監牢以後就只有這樣睡法了！那幾天對於我們，可說是最不快樂的日子，特別是對於母親和珈瑪娜，她們簡直就不忍見父子兩人受着政治和無限制辯論的折磨。空氣是一直緊張的，一個人幾乎不敢輕易開口，因為怕引起父親發怒或得罪了甲瓦哈。

可是，旁遮魯省的局勢及甲梁窪拉慘案使父親的思想慢慢地轉向甲瓦哈這一邊了。最後，他兒子的決不動搖的目標，對於不合作運動的完全信念，以及他對於這獨子的偉大愛情，

使他信服了。他決定與甲瓦哈採取一致行動，做甘地先生的信徒。同時他即放棄了幫忙的律師業務，這就使我們的生活大為改變，從舒服奢侈改到簡單乃至拮据。

父親一生賺錢何止鉅萬，但化錢亦化得很凶，從無一點儲蓄。所以他一放棄律師業務，我們馬上將調整家裏的許多事情，因為現在是坐吃了，我們就決不能再像以前並樣生活，父親首先把馬和馬車賣掉，這在他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他甚愛他的馬，師常以擁它們為榮，可是現在則非將它們出賣不可了。其次，我們解雇了一部分佣人，又在各方面攙節開支再也沒有大宴會了，原有兩三個廚子，現在只留一個，食堂裏的漂亮的僕役長和他的屬下們，全部辭退了。掘萊斯登和威尼斯所產的磁器，玻璃以及許多別的貴重而美麗的東西，都出賣了，我們現在只能安於很少數的佣人和每天生活的必需品了。我因為年紀小，倒不大在乎，但對於別人，特別是對於我父母，一定是很難過的。

恰在這許多變化在我們生活上開始之前，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在我們的屋子後面，有許多矮屋，儲藏煤炭，木柴，和別的東西，在其中有一間擺木柴的矮屋裏，常有一條眼鏡蛇（註七）出沒，自我記憶所能及的時候以來，它就一直在那裏了，它並不驚擾任何人，人們也都安之若素，深夜去那裏都不耽心。我們常可以看到這條眼鏡蛇在沿着花園或圍着矮屋，蠕動，沒有人怕它的，一般的迷信是，只要它在那裏，保護着全家的利益，則我家就決無災害，只有福祿雙至。

（註七）眼鏡蛇為印度最多之毒蛇若被咬十分鐘內不救即斃

一九二〇年某月，正在父親放棄律師職務之前，有一個新個人，不知道眼鏡蛇的歷史，某天晚上看見了它，他怕得要命，立刻糾衆把它殺死了。我們的老佣人乃至母親都爲之大懼，可是事情已經是這樣做了。不久，我家就發生了變化，我們的奢華的家，變成非常簡單的住所，甲瓦哈和父親亦都進了監獄，佣人們把我們這種「倒霉」——在他們那時候看來，的確是「倒霉」——歸咎於眼鏡蛇之死！

就我父親而言，不合作即是全部脫離他的舊生活，而在六十歲的高齡，開始重建新的生活方式。不但要全部脫離政治上和職業上的同僚，而且得與不能和他或爸布完全同意的至交老友斷絕來往。他又必須放棄許多舒服的習慣，而他以前是一向過得很奢侈的。但在父親認爲這是正道的時候，他就會馬上捨身報効，決不戀念過去。

父親和甲瓦哈，一天比一天地深捲入政治波濤中了。我們家裏，一向生活很安定的，現在却常常亂得一蹋糊塗，無數的國民大會工作人員，從全國各地來此，逗留幾天，討論要務，每天幾乎都有集會，進出我家的人，川流不息；我以前所見來訪問我父母的客人，和現在這批人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來時坐了漂亮的汽車或馬車，由可愛的馬匹拖着，彼此競賽和炫耀他們的排場和威風。不合作運動發動以後，我家很多富裕的朋友都絕跡不來了，一個人以前見到富裕闊綽的地方，現在見到的是穿土布的男女簡單而貧窮。但每個人在他成她的心中，有一種不可奪的決心，一種大無畏的勇氣，準備來爲國家服務，謀自由，如果必要的話，並願爲國家死亡。

一九二一年，事情鬧到最高峯，英國政府便開始大舉，逮捕我們這邊的人也早有準備，萬眾一心，無所畏懼，那時候監牢依舊是一個糝糊，不清楚的地方，雖然不久以後，它就成了許多人的第二故鄉了，那時正當英國皇嗣威爾斯親王訪問印度，馬上就要到阿拉哈巴來，在他到來的前幾天，我父親接到了阿拉哈巴縣長一個通知，要支配他的屋子，譬如要在規定的時間關大門，准許他人參觀等等，父親覆稱縣長無權使用他的私人財產，他在認為合法和正當的時候，自會規定他房產的使用辦法。父親又向縣長保證，他既是一個不合作運動者，他將竭力使威爾斯親王在訪問阿拉哈巴期間，不致受到任何不便。他因為提供了這個保證，却受到了被捕的報酬，一天黃昏，我們聽說政府即將大舉捕人，所有國民大會領袖及著名會員者，都將入獄那天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就在那天晚上，警察首次來到極樂軒，有抓父親和甲瓦哈的拘票。嗣後他們就常到我家來，不是抓我家的什麼人，就是來搜查房子，查他們理想中的違禁文件。他們更常來沒收我們的汽車，或拿走許多過剩的傢具，以抵償罰款。

那天警察的來到，在我家裏頗引起了一陣騷擾，有幾個老傭人，非常憤怒，想把警察打一頓，把他們丟上街去。但母親警告他們不許亂動，我們一家除了父親和甲瓦哈以外，對於這類如其來的逮捕都很憂傷，一想到我們的親人關在鐵門後面，就甚煩惱。我們不知道他們將受到什麼樣的苦難。對於我母親，近幾個月來的不斷變化是一種她所有不能了解的夢魘，所以最為耽心。但她是一個勇敢的妻子，一個更勇敢的母親。她決不願讓別人覺察那時她是多麼難過，父親和甲瓦哈準備齊全，向我們道別了。然後跨進警車，他們直往縣獄駛去。母

親和珈瑪娜在與她們的丈夫分手時，勇敢地微笑着，但，雖然她們的微笑是勇敢的，却掩不住她們心中的憂愁和寂寞，在汽車開得看不見了的時候，我們回進了屋子，可是，這個一分鐘以前還滿是生氣的家庭，已突然變得非常沉靜，失去了一切的歡樂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縣長提審父親，甲瓦哈和別的政治犯，提起公訴的檢察官，是一個印度人，原是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及老同行。他沒有勇氣拒絕檢舉父親，或辭職不幹，可是我卻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有比他在審判期中更慚愧更不安的。他始終把眼睛望着別的地方，從不敢正視過父親一眼。他發言時聲音極輕，幾乎聽不見。以前，他幾乎每天和父親見面，利用他的好客，享受了一切做朋友的權利。但當父親被捕的時節，他把這一切都忘得乾乾淨淨了。父親和甲瓦哈都被判了六個月拘禁，父親在被判以後，向他的同志們發了下面這封信：

「在與君等共事時，余竹盡余力之所及，爲君等服務，現余已與余之獨子入獄，實爲余服務祖國之無上特權。余深信在不久之未來，余等卽能以自由人之身份晤面，際此分手之時，余願爲諸君進一言：卽必須不屈不撓，繼續非暴力之不合作運動，在到獲得獨立之日爲止。君等應踴躍參加義勇隊，使往今日印度唯一自由之城——監獄——進發之洪流，永遠不斷，逐日增漲，再見。」

這是一種新的生活的開始，一種不知未來的，犧牲的，心痛和憂傷的生活。當我們所奮鬥着的目標，是如此偉大和崇高的理想時，每一件事似乎都是有價值的。我們每一個人都不

願離開父親和甲瓦哈，但我們却以他們盡了他們的責任，並在國家需才之時堅守他們的崗位爲榮。

他們入獄以後，警察就常到我家來。他們每隔數日，必來一次，在我們家裏團團亂轉。他們每來一次，必取去一些傢具或別的動產，以抵償罰款，他們倒不大在乎拿去的是些什麼東西，有時候他們所需的罰款只有五百盧比，却把一條大地毯拿去，這也不會使他們良心上難過！起初，我常爲此發怒，怨恨，後來，我亦見慣了。

在父親和甲瓦哈入獄期內，國民大會常會在阿美達巴舉行。那時甘地先生尙未被捕，他就請母親和珈瑪娜去赴會，於是我們決定都去，母親，珈瑪娜，她的小女兒印迪娜和我。我們有幾個堂表姊妹，她們的丈夫亦都入了獄，便和我們同行。我們坐三等車旅行，這還是第一次。這是一次新的經驗，雖然後來我們就慣了。旅途很長，且甚勞頓，但很有趣，我自己是很高興的。它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我第一次了解民衆對於甘地先生及其他國民大會領袖的信仰和愛護，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到每一個車站，不問深夜或清晨，都有大批羣衆包圍我們的車廂。他們儘向我們獻花和食物，並想以各種簡單的方法，表示他們深悉領袖們爲替人民謀取獨立而作的犧牲。我很爲民衆的信仰及他們對我們所表示的敬愛而驚訝，因爲他們相信我們是在幫助他們從外國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他們毫不猶豫地將他們的命運，交託給一個瘦的人，這個人便是甘地先生。

這樣，在一個令人不能忘懷的旅程之後，我們到了蔭巴誦修道院，這地方我們聞名已久

，却實在知道得很少。甘地先生給我們一個最熱烈的歡迎，問過父親和甲瓦哈的健康以後，他叫一個人帶我們去看我們的房間。我們住在一種爲學生預備的宿舍裏，傢俱很少，毫無裝飾亦不大舒服，我們幾個人全得住在一間大房間裏，只有母親有一個單人房間。那時是十二月，甚冷，但我們得在清晨四點鐘起來參加禱告，然後洗澡，洗我們自己的衣服，和爸布在一起談一談，其餘的時間，便由我們自由支配了。早晨要起得那末早，起初幾天，實在是一件難事，但這個麻煩是值得的，因爲禱告在薩巴馬諦河畔舉行，風景極美，我連一天都不願意錯過。

修道院是疏疏落落的幾所茅屋，中央大茅屋裏住着爸布，別的屋裏則住着德賽先生，甘地先生的姪子和其他工作的人員。尙有幾家人家，住在一幢茅屋裏，通常大家都睡在地上，我先很不喜歡，後來也就慣了。我們的四餐都很簡單：可說是太簡單了。沒有香料，沒有配菜使它味道好一點，只是燒熟了就是了。我們起初都吃不來，我自己是從來沒有吃飽過，只想回到家裏，好好地吃一頓。

在修道院裏，我們得洗濯我們自己的衣服，洗濯粗厚的土布，可真不是玩意兒，那幾天我們所穿的紗麗（註八），又是特別粗得可怕。母親和我的老年姨媽，有一個小孩子替她們洗，我們就必須自己動手。頭幾次都沒有洗乾淨，但到我們準備回家的時候，我們之中有幾個人已經能洗衣服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註八）印度婦女服裝之專稱，爲長六碼至九碼之縐紗，紗頭布，裹身成衣。

我們在阿美達巴住了半個月，然後回家。我們在歸途中所見聞的，幾乎與去時的情形完全一樣。住在修道院裏，並能常常看到爸布，是一樁很偉大的經驗，將永遠留在我的回憶之中。那時有很多人來見爸布，求他解決他們的私人問題，他們這種做法是很不應該的，我亦永不能了解何以爸布會答應顧問他們的私人問題；如果事情的演變沒有如預期的那樣圓滿，可憐的爸布就被咒罵了！

父親和甲瓦哈起先被判六個月監禁，在我們從阿美達巴回家不久。甲瓦哈出獄了，他只坐了三個月的牢，可是他在外面並沒有耽得很久，短短的六個星期之後，他又回到了獄中了。嗣後入獄出獄。變成了我家大部分人的習慣。

生命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渡過。我在家裏讀書，除了常去獄中探望之外，我們很少外出。一九二三年。所有的政治犯都出獄了，父親和甲瓦哈亦回到了家裏，在這沉寂已久的屋子裏又可聽到父親的笑聲哈哈，震盪全屋，某種程度的安靜的正常生活，又回到了極樂軒了！

第三章

「世界，只等於小孩的希望，

他在他的育嬰火爐旁邊，玩着圖像！

在燈光旁邊，這個世界是多麼寬廣！

可是又多麼渺小，當記憶的眼睛回望，記起了各項……

——恰爾斯·鮑德賴

一九二三年年尾，甲瓦哈在那帕王邦被捕了。待到出獄時回到家裏，他生起傷寒病來，有一個多月，病勢甚重，當他痊癒的時候，我們都舒了一口氣。

進獄的次數少了一點，我們彼此見面的機會亦就多了一點。國民大會在伽雅開過大會以後，父親和達斯發起組織獨立黨，即在極樂軒舉行該黨首次會議，達斯當選為主席，父親為祕書長。

一九二五年六月，達斯死了，父親繼任為獨立黨主席，達斯不但是父親所最信任的一個同事，而且是一個很親愛的朋友，他的死，對於父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父親在議會裏的工作甚忙，因為他是反對派的領袖，又是獨立黨的黨魁；一九二六年三月，議會在德里召開時，父親遵從黨的議決案，不滿政府對於某些改革的措施，率領獨立黨議員退出議會，父親在當時發表的演說，傳誦一時。在那個時候，我每隔一星期左右便去看他一次，並進議會旁聽。我最喜歡父親穿着雪白的土布衣服，顯得很神氣，很高貴。我亦佩服他解決困難問題及議會集會期中他所需應付的各項事務的方法。他很嚴峻，在他的黨已經決定之後，他就決不再遷就讓步。有時候，他的同事犯了一點錯處，或者表示了一點不應表示的弱點，他就對他們很不客氣。可是，他雖仍保留這些頗為貴族化的行為，凡是認識和瞭解他的人，則都非常敬愛他。在另一方面，他的敵人就怕他，情願離他遠一點。

我在議會旁聽，最喜歡見到熱烈的辯論。有時候父親開茶會或宴會。因為母親不在，我就常替他做主婦，我真高興幫他迎接賓客！

我丈夫的妹丈，拉爾帕先生，一個有名的工業家，那時候也是一個議員，有時候我的丈夫拉甲，就和他住在一起。拉甲說曾和我在那裏見過一次面，就決定他要和我結婚。不幸的是我却記不得是否曾經見過他，這一點到現在還常使拉甲不高興。可是我却用不着抱歉，因為他決心要娶我的時候，是在我們真正結婚的八年以前。

一九二五年年尾，珈瑪娜大病，她的病已經有數年之久，弄得甲瓦哈和我的父母都很焦慮，醫生提議送她到瑞士去醫療，一九二六年三月，甲瓦哈便帶了妻子和女兒印迪娜，放洋赴歐。我的姊姊史瓦璐潑及姊夫郎吉特同行，他倆早就計劃要到外國去度一個假期，此次乃得成行。

父親亦打算在同年六月，赴歐一遊，要我作伴。他已好幾年沒渡假期，他一向的工作都甚緊張，所以他覺得他需要一點休息及變化。

不幸的是到了快啓程時，他却因為一件很重要的案子而只好取消旅行之議，那件案子是他常在執行律師職務時，所受理的，已經懸擱很久，不能再延了。他雖然很不願再入法庭，他亦只好去為他的老主顧辯護。

在父親放棄律師職務以後，他的老主顧仍舊來求他為他們開個例外，可是父親都拒絕了，他們所願出的大額訟費，並不能動他的心。有一次，一個當事人願以十萬盧比為酬，請父

親爲他出庭辯護，我父親很不屑地看了支票一眼，我適站在他身邊，他就望着我問道：「蓓蒂，你覺得我應該接受這件案子嗎？」我不知道應該怎麼答覆，遲疑了幾秒鐘。我知道那時候父親手頭不寬，這筆訟費對他一定大有幫助，可是，轉而一想，又像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就說道：「不，父親，我想你不該接受它。」他聽了把我的手緊緊地一握，彷彿很以我的決定爲榮一樣，轉身對他的老常事人說道：「對不起，你看，連我的女兒都反對。」後來我覺得父親之所以問我，只是在試試看，我是不是像他所喜歡的一個女兒，或是我會向利誘屈服，不配做他的女兒。

我每次離開家鄉，都與全家在一起，我亦從來沒有單獨旅行過，所以父親就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讓我單獨往歐洲呢，還是把我的船票也退了。他和我談了這個問題之後，要我自己決定。我又遲疑起來，心頭有兩個慾望在衝突。我不喜歡單獨出發，特別是因爲我曾盼望着和父親同行，但我覺得我那時如錯過了這個機會，則在最近的將來，也許就不能再出去了。所以我決定獨行，我現在想起來，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決定。

母親聽到父親讓我自己如此決定，大爲不高興，她認爲要一個青年女郎單獨到外國去是不應該的事情，她想勸我不要走，我自亦不願使她傷心，可是我却想不得不去了。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我終於單獨向歐洲出發了，這在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展望我前面的新的生活，有一點害怕，亦有一點興奮，頭幾天，我很寂寞不快，但我不久就交了許多朋友，船上的時間就過得很愉快。船上有幾個朋友，看到我獨身，又無人保護，便自願爲我的保護人。每

當她們見我和青年男子談話，——船上有好幾個青年男子——她們就給我一頓教訓，說與陌生男人交友是頂危險的事情。每夜一到十點鐘，我就必須上床，有好幾天，我很聽她們的話，但到後來我就不理了，結果，我就得聽更多的教訓，受更多的白眼，我都一概不睬。

那時候甲瓦哈住在日內瓦，原說要到布林的西來迎我的。可是，他誤了火車，沒有到，我感到異常的寂寞和淒涼，若不是我在船上所交的新朋友幫忙，我就不知要怎麼發愁了。

甲瓦哈在那不里斯和我會面，我們沒有直赴日內瓦，却在路上到處停下來，遊覽羅馬，翡冷翠和別的城市，我對於許多地方，都甚喜愛，我以前在書本上讀到過許多關於羅馬，翡冷翠及其他城市的事情，古羅馬的光榮，永遠使我嚮往不已。我與甲瓦哈天天見面，還是以此次旅途為首次，我覺得他是一個理想的旅伴，亦是一個最有趣的嚮導，他已不再是我所敬畏的大哥，他變成了一個可愛的伴侶，我們共同遊覽這幾天，實在是很快樂的。

我們在日內瓦租有一層樓面，我從來沒有住過這樣小的房子，所以頗有些新奇。可是過了幾天，我不大喜歡那地方，常想起極樂軒裏的大房間和寬草場。我到了一星期之後，甲瓦哈送了我一張日內瓦地圖，一本英法字典，還有一本公共汽車票和電車票的簿子，他說我有這些東西，就可以單獨出去遊耍，而且最好是馬上就出發。他又說，因為珈瑪娜身體不好，家務事情要我來處理這個，我最初雖然覺得很不容易，却是很好的訓練，馬上我就弄慣了。那時候我的法文很差，我在學校裏所學到的一點，簡直和沒有學過的一樣。我頗以大哥的哀的美教書而不知所措，但我知道和他爭辯是沒有用的，我只好靜靜地屈服了，儘可所能

地做去，我的第一件事情是跟一個年輕活潑的瑞士姑娘學法文，她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們的侍女瑪柏麗教我怎樣處理家務，我們合作得很好，生活並不像我起先所想像的那麼困難，雖然小麻煩亦不時要發生的。

在日內瓦有一個萬國夏令學校，世界各地的人士，似乎都來此參加，特別是那些來過暑假的學生們，有印度人、中國人、錫蘭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等等。甲瓦哈先參加了，後來我也參加了，我結交了許多朋友，學校裏的講師，有些是當時在那裏出席國際聯盟大會的著名政治家，有些是牛津劍橋諸大學的教授和著名的作家，講演都很有趣，此外，我們還有機會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士相略。

每到週末，學校裏總有遠足會，在珈瑪娜的身體好一點，我們可以離開她的時候，也就隨了別人出去旅行。我們有一次決定去遊覽山峯，叫做考德伏柴，我們是很開心的一羣，多數是美國人和瑞士人，印度人只有甲瓦哈，我，和一個信地省的人。我們這位信地朋友，有一點執袴子弟脾氣，穿也穿得花，綠綠花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我們其餘的人都穿了馬褲，緊身衣，和厚厚的釘靴，而我們這位信地朋友（他現在是一位高級印度文官，在印度某地任職）却穿着漂亮的呢西裝，皮鞋擦得鏗亮！我們坐火車出發，後來換乘纜車，最後就爬山以抵目的地，山峯很陡，我們爬了幾個鐘頭，高處下雨，落霰，還有積雪。弄得一身盡濕，我們的信地朋友在爬山的時候困難萬分，因為他的皮鞋滑得要命，跟本不能用來爬山的，甲瓦哈每次旅行，都帶着紗布棉花，碘酒以及別的必需品，這次就忽然取出一雙繩底鞋，給了我們

的朋友，這就幫他解決了很多困難的問題。

這樣全身淋漓地又走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到了向着太陽的山邊，這裏比較暖和，却也敷着新雪，雖然大家都已很累，但一見到新雪，有幾個人，——包括甲瓦哈在內，——的脚就癢，他們三三兩兩地，一人坐前一人坐後，在雪橇上滑下坡去。我因實在太累，所以只坐着看，甲瓦哈正在準備第二次滑雪時，有一個學生想坐他後面，不留神稍爲推了他一下，於是在甲瓦哈還沒準備齊全的時候，他就單獨向下溜了。斜坡盡頭是一道萬丈峭壁，甲瓦哈因爲無法控制自己，就一直往那裏衝過去，我們都迷住了氣，在那短短的幾秒鐘裏面，我好像已經死了幾百萬次，甲瓦哈知道他愈來愈近那峭壁了，他就非常小心，他以超人的努力，把自己往旁邊一側，終算倒了下去，他倒下去的地方是突出在雪面的一塊岩石，這就救了他的命，可是他的臉和雙臂都擦傷了，這件事情前後不過幾分鐘，但以後我有幾個鐘頭，還覺得兩條腿是軟的。

這件事情過了以後，我們靜靜地走到隣近的一間茅屋，生了一個大火，圍着取暖，我們的信地朋友，學我們的樣，也把他的漂亮鞋子拿到火上來烤，過了一些時候，他一看那雙鞋子。已經乾縮得不成樣子，不能再穿了。這弄得他很不快活，尤其是因爲我們的厚靴子烤乾以後，毫無損害。

其後，看守茅屋的一對老年人給我們吃了一頓飽飯，那天晚上我們不能回家就把兩個老人的新造的小屋子佔了。因爲床舖不夠，所以每張床由兩個女人共睡，男人則都睡在地板上。

，天氣奇寒，和我共床的那個女孩子，名叫慕莉，說如果我把被褥提得高高的，她就可以用洋燭在裏面把它們烘暖，我原也是什麼都不怕的，就同意了，把被單先拿起來，慕莉把洋燭在下面移來移去地烘它，可是我們馬上就聞到焦臭了，拿起被單一查，原來已經燒了一個洞，我們大吃一驚，於是吹熄洋燭，爬上床就睡，還祝慶我們沒有把房子也燒掉了。第二天，我們抱着疲乏酸痛的身子回家。

有一次，我跟着大哥去看羅曼羅蘭，他住在維亦奴，離日內瓦不遠。我亦遇見過許多別的著名作家，音樂家，和科學家。現在還在我記憶中的有愛因斯坦及托勒，我實際上並未專誠去拜訪愛因斯坦，只是某次我在聽鮑斯爵士公開演講，他亦在那裏。他躲在講壇上很多人後面，沒有人知道他在那裏，後來還是一個美國學生看到了他，才把消息傳開來。於是發生一陣喧嚷，大家都吵着要去看他。經過一陣敦勸之後；他出來了，羞澀地和大家招呼，似乎對於衆人向他表示的愛好和欽慕，深感不安，他在台上只站了幾秒鐘，後來就匆匆地退到後面去了。

我遇見托勒是在不魯捨爾。他的樣子並不很神氣，但有一對好眼睛，似乎能看到你內心的思想，談話時亦滿座風生；有時候他的面部表情，好像很憂傷似地，他的眼睛也就黯淡了。托勒是納粹政府下的一個犧牲者，他只好離開他的國家，在他國避難。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兩大情感是真理，和爲自由犧牲一切。他是在我所遇見的人物中，最無畏的一個，如果他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他的良心告訴他這是對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去實踐。

受了摧殘，出去了一切理想，一個不能在祖國居住的流亡者，他自殺了，就如此結束了光輝的一生。世界當因他的死去而受到損失，可是他的工作，或托勒本人都是死不了的。它們將流芳百世，永遠不朽。

在日內瓦住了幾個月以後，我們搬到了一個山城，名叫蒙他拿。這地小很小，幾乎只是個村落，但却很美麗，我們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我在這裏亦首次參加了冬令運動。我學會了滑雪和溜冰，不知曾化了多少時間。

我們在蒙他拿的時候，甲瓦哈和我常出去旅行，到巴黎，比利時，德國，乃至英國。我一直沒有去英國，但我喜歡法國，尤其是巴黎。我們去的時候，或者是爲了開會，或者就光是玩玩。起初，甲瓦哈常常獨自出發，後來他說可以帶我同行，但要派我用場，即當他的祕書。我很高興和他同行，但却不願意做他的祕書，因爲甲瓦哈是一個工作緊張的老板，不許僚屬做事效率太低的，可是出去旅行的引誘力太大了，我就馬上借了甲瓦哈的打字機，開始工作，先把自己預備一下。自此以後，他一出行，我就幾乎沒有不同行的。旅行本身確是一種教育，但却並沒有我原先所想的那樣有趣。甲瓦哈從來沒讓我有過空閒，因爲他覺得工作辛勞對於一個人總是好的，而且據他的看法，我以前什麼也沒有幹過。他說我的生活過得太容易，稍爲辛苦一點一定可以使我大有進步，我現在覺得他的話是不错的。

甲瓦哈在不太忙的時候，他就帶我去看博物院，藝術館等等。有時候，我們整天沒有休息，每當我感到疲倦，提議坐汽車去玩別的地方，可以舒服一點的時候，甲瓦哈答應總是答

應的，但却有個條件，即晚上不看戲了。在他看來，一天連着有各種奢侈的享受，對於一個人是很壞的，我就只好鬱鬱地收回提議，寧願走路，不願丟了晚上看戲的機會。可是我現在必須承認，這是一種很好的訓練，而且是我在印度從來沒有經受過的，但有時候我却恨我的大哥，因為他要我做我認為無需的苦差使。

我每到一地，都交了許多國籍不同的新朋友，多半是學生和藝術家。我是在充分自由的環境中長大的，先生們又都教我不應在男女之間，分出高下。實際上我自己就像一個男孩子，我母親且常爲此而責備我，男女孩子在一起玩的自由，對於我並不是一件新而陌生的事情，我在遇到別人的時候，也從不害羞或難爲情，我交了幾個很好的朋友，後來我們還一直彼此通信，一直到此次大戰爆發後一年爲止。其後，納粹的魔爪踏進了他們的祖國，我就漸漸地一個一個地失了我這些朋友的踪跡。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那裏，是不是在集中營裏，或者像無依無靠的難民似地到處流浪。我這些朋友，常常充滿了活力，不恐懼未來，却想要把它塑成一個勇敢的，和平而富裕的新世界。可是，事情沒有像他們想的那樣開展。他們的美夢，給無情地粉碎了，誰知道這些美夢是否還能歸來。

我最快樂的日子，是在瑞士和巴黎過的。我常常希望我能走回到這些日子，生活無憂無慮，快樂無比，再與那些老朋友晤面。但，雖然屢次草擬了計劃，却從來沒有實現過，我從來沒有再去。

一九二七年初，反帝國主義聯盟在布魯捨爾集會，甲瓦哈受邀出席，代去印度國民大會

。我照例隨他同行，世界各地都有代表參加，遠自中國、爪哇、敘利亞、巴勒士坦、非洲、美洲以及其他各國。有幾篇最動人最使人深省的演說，却出於美非兩洲黑人代表之口。

我在這裏首次遇到夾篤烏巴替牙牙，他是奈杜夫人的哥哥，一般人稱他爲「夾篤叔叔」。他已多年不能回國，在外流浪，從這一國到那一國，沒有家，亦沒有經濟的來源，生活是做一天，活一天。他却並沒有像別人那樣怨天尤人，相反的，他嘴角上總掛着一個微笑，見了人就說開心話，他很聰明、文雅、悅人，亦是我所見人物中最可愛的一位，我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我，我見他的次數愈多，我對於他的尊敬和欽佩亦愈高了，甚至在他三餐無着的時候，他亦從未失掉過勇氣，很多時候，他的午飯只有幾隻蘋果，而他仍堅持要與一個同樣貧困的印度學生共享。一九二七年，我們去柏林，又遇到了夾篤，見面的次數甚多，我們都喜歡他，他亦很愛好我們。也許這是因多年以來，他第一次碰到一些人，把他當做一家人，而沒有使他有賤民之感。

我們離開柏林的那個下午，他到車站來送行，他雖已因寂寞和漂泊生涯硬了心腸，在向我們道別的時候却非常難過，他站在月台上向我說再會，他的眼眶裏滿是淚水。克莉茜娜（作者之名），我不知道這次別後，還能再見否，我希望再能見到你，也許，爲了見你一面，我會到「印度斯坦」（註九）邊境上來哩！我深深地感動了，幾乎也流出眼淚來，因爲我有一個感覺，我恐怕永遠不會再見他了。火車慢慢地出站時，我向地揮手一直揮到看不見

（註九）印度人稱印度之名，猶我國人自稱中國，不稱支那。

他的時候。我現在還記得他身邊的最後的微笑，他的唇在顫動。雖然他想抑制它。就這樣，我們分手了，留他寂寞地孤獨地在月台上，我們回到了舒服安全的家，他亦回到了苦難，不安和寂寞的生活。嗣後甲瓦哈和我常能接到夾篤叔叔的來信，忽然到後來信斷了，關於他的謠言很多，有人說他還活着，却是潦倒不堪，亦有人說他給抓到蘇聯去鎗斃了。究竟如何，沒有人知道。他活着或已經死了，依舊是一個不解的謎。

在柏林和其他都市，我們還遇見了許多別的革命家。我很喜歡坐着聽他們各種活動的報告，對於他們的勇敢，心裏有無上的欽佩。他們已經作了很大的犧牲，受了很多的苦痛，尤其是財源困難，成了一個經常問題。可是，不管這些於他們不利的因素，他們依舊儘可能地愉快地活着，這些流亡者佈滿全世界，他們都是為想像所不及的勇敢好人，可是在我們故國，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在知道他們的人裏面，又有多少曾想到過他們？

另一個很可愛而有趣的人，至今尚留在我記憶中的，是莫克濟。他是一個年青的孟加拉文作家，逃出了他在印度的家，經過了許多驚人的冒險之後，到了美國，再自己成家立業。他半工半讀，過完了大學生活，大學畢業之後，開始寫書。不幸的是，在印度，他的著作是簡直看不到的。他所著的書，「靜默的表面」，「階級與賤民」，「我兄弟的臉」等，在我讀過的書裏，要算是最好的幾本了。他亦寫過幾本有趣的兒童讀物，如「快樂的賴子」，「象兒加里」，等等。

我們在日內瓦時，有一天收到了莫克濟一封信，是寄給大哥的，但因當時他在英國，咖

瑪娜就把它開了。莫克濟要來看我們，珈瑪娜就回信說甲瓦哈是不在，可是他隨時高興，都可以來，都會受到歡迎的，兩天以後，下午五點鐘，門鈴響了，那天是女傭人的例假，我就起來開門，見門外站着一個青年人，我問他要找誰，他說他來看尼赫魯太太和尼赫魯小姐，我很懷疑地望了他一眼，再請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說他即是莫克濟，我幾乎要倒下來了，因為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珈瑪娜和我都以為他是一個蓄長鬚，穿長袍的老年人哩！可是這裏是一個年青漂亮的青年，說話美國口音很重，眼光亦很和善。我一面想掩飾我的驚奇一面就讓他進來，並去告訴珈瑪娜。幾分鐘之後，我們回到起坐間，只見莫克濟已跪在地上，想燃起業已熄滅的火爐。我們一進去，他就站起來，招呼：「哈囉——我這樣託熟，你們不會介意吧！」他笑了一笑，他這一笑，把我和珈瑪娜都贏服了，正如他贏服別的許多人一樣。嗣後凡是與莫克濟有關的地方，生活就有點神祕莫測。有時候他會帶了大批鮮花，或水果來，有時候帶了些蔬菜，他堅持要依孟加拉省的方式煮來吃，結果却根本不是孟加拉式的，他常帶我出去散步，却有一個怪習慣，不管是在什麼地方，他一感到暖和，就馬上會把上衣和西裝背心都脫掉，摺起來夾在腋下，繼續散步。他常告訴我，我沒有一般印度人那麼文靜，所以我應該每天早晨打坐半個鐘頭，練練鎮靜工夫，他還有許多古怪脾氣，可是他終是我所見人物中最可愛最有趣的一個！我們後來通訊了多年。一九三二年，莫克濟到印度來小住，他已不如當年那樣年青活潑，生活使他失去了幻想，他這個作家，並不逢時，他失望了。莫克濟曾娶了一個美國太太，生了一個小兒子高巴兒，現在一定有二十五歲左右了。他的太太比他

年紀大得多，原是紐約一個很大的女子中學的校長。她爲人極佳，聰明，做事有效率。他是全家中唯一有經常進益的人，我相信莫克濟想到要靠太太賺錢過活，心亦甚爲不安。自一九三二年起，莫克濟的信愈來愈沮喪了，後來就索性沒有來信；一九三五年，我們聽說他已自殺了。

莫克濟是我們很好的一个朋友，他的死，對於甲瓦哈、珈瑪娜和我，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失去了一個敬愛忠實的朋友，印度則失去了一個天才橫溢却沒有出名的流浪兒。

一九二七年夏天，父親到了歐洲。甲瓦哈和我也都很高興，因爲父親不但需要休息，而且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我們先怕到了臨走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使他不能分身，又要使他取消旅行了。可是，這次總算順利，他來信說已經定了船票，在他啓旋前給我的一封信裏，他說：「你和你大哥都一定要我到歐洲來渡一個假期，現在史瓦璐潑和郎吉特亦在那裏，我亦終於能在最近的將來離開印度了，由於七年來我所從事的公益事業，我確是很累了，可是過了這樣一段長的時期，我睜眼一看，國家的自由，還是沒有多大的進步，實在令人傷心，所以我決定要過一個假期，不再自己剝奪我與你們在一起的樂趣了。」回信裏提到了我前信中敘及布魯捨爾會議（反帝國主義聯盟）之事，父親說：「我已愉快地閱畢你關於布魯捨爾會議的紀載和你對於該會的印象，你似乎已快成爲一個小政客了，可是不要以爲身爲女子，就覺得有不如男子之處，許多女人，都會像男子樣地參加解放牠們祖國的重要工作，有些甚至比男人還要著名。這一切都只是一個人對他國家能否有情感問題，一個人在從事於

祖國解放運動時，是非常嚴肅的。這裏沒有性的歧視，正相反地，一個有決心的女人的影響，比一個男人要大得多，所以你的機會無限，你必須記得真正的愛國主義，是在你的血球裏，除非你一定要壓制它，它是遲早間會迸發出來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到了歐洲。有他和我們在一起，真是一樂，他在和我們分手了一年之後，也很高興和他的子女們再行相會。前些時和甲瓦哈在一起時，只有讀書，做他的祕書，很可以幫點忙的，現在就變了，以後幾個月，我與父親在一起，過着懶散，奢侈的生活。我承認我非常喜歡這種生活，雖然就大體而言，我還沒有奢侈得太過分，這是可以聊以自慰的。

我們一起到了倫敦，住在一個多年以前父親曾經住過的旅館裏，那時候，他是帶了甲瓦哈去進哈羅中學。我們到了之後，我走去問收發，有沒有我們的信『貴姓小姐？』『尼赫魯』我說，他於是一邊在信筒裏找信，一邊嘴裏低念着『尼赫魯』。幾秒鐘之後，他忽然轉過身來，向我說道：『很多年以前，我認識一位尼赫魯先生，小姐。他是一個很好的富翁，他的妻子，是一個可愛的太太。他們的年青兒子，常去哈羅中學——你和他們有親戚麼，小姐？』我聽一看頗為驚異，便對那目瞪口呆的收發笑說道：我父親就是一度曾在此住過的那個人，還是一個頭髮已微禿的人，即是那個常去哈羅中學的年青小夥子！這老收發於是大為高興，此後對我們就特別殷勤。過了那麼多年，他還記得我們的名字，真是奇怪。我一邊很驚異，一邊亦甚感動。

我們無論到那裏，只要和父親在一起，就受到很優渥的待遇，我們每到一個旅館，行裝甫卸，經理就送花上來致意，然後又親自來看我們舒服不舒服。每一個人都想見我們，我自己對於暫時過一下這種不同的生活，亦很高興。

有一次父親單獨去倫敦，我們都留在巴黎，他問我，要不要在倫敦買點東西，我告訴他，我很久就想要一件短皮外套，但甲瓦哈認為不必要，所以我始終沒能得到。父親就答應替我買一件，可却忘了量我的身材。他到了倫敦以後，即去塞爾弗列支，要看經理，經理來了，父親很安詳地對他說，他要替他的女兒買一件皮外套，因為他不知道身材的確實尺寸，經理能不能要幾個店中身高約五呎二吋的女職員站在一起，試穿外套，然後父親就可以決定那一件是合乎我穿的了，對於這個越軌的請求，經理頗有點手足不知所措，可是父親堅持要這樣辦，他就俯允了。於是父親就替我買了一件可愛的外套，似乎對於選擇這衣服的手段，並不十分掛念。我不覺得那是錯的，或越軌的，他把這故事講了以後，珈瑪娜和我都覺得很好玩，但甲瓦哈就發脾氣了，他認為父親做了這麼一樁事情是很不對的，因為他知道他這樣做，也是可以買到外套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們都去柏林小住。甲瓦哈要到莫斯科去參加蘇聯革命十週紀念大會，他和父親都接到了請帖，我和珈瑪娜都很想同去，起先，父親以為這次旅行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至多只能在蘇聯耽一個星期，便得回馬賽去等我們的船，但甲瓦哈急於要去，父親就只好收回意見；我們都到了莫斯科，這次旅行很辛苦，不舒服，有時候父親竟為之而大

發脾氣。

莫斯科的樣子，嚴肅，沉悶，可是一個人在那裏遇到的男男女女，雖穿着簡單的粗布衣服，却似乎內心都有些東西，有些內部的光輝，使他們顯得很有趣，很悅人。他們有沉默的決心，堅定的意志，願受一切犧牲和痛苦，以使他們的國家成爲世界上最偉大最富強的一國。

我們住在格蘭德旅館。這是一個大地方，房間亦很大，所有屬於沙皇時代的傢俱，即用厚厚的粗布罩起來，於是就一點也沒有布爾喬亞的空氣了。當我早晨接鈴喚女傭人，要一點熱水洗澡時，她只望着我發呆。她用各種記號和手勢，說明我不能得到那末多水來洗澡，又似乎說，我又是怎麼了不起的人物，居然要洗澡！我可以有半大瓶水洗臉，我與大哥大嫂只好遷就了，但父親就不然，不問冬夏，他每天一定要洗澡一次，不管蘇聯不蘇聯，他亦不願改變他的習慣。所以他堅持要洗一個熱水澡，弄得旅館當局不高興。

在父親所需遇見的要人中，有外交部長齊乞林，他是一個絕頂聰明而機伶的人，能說各國語言。時間約定之後，一個青年俄國人來告訴父親，他可在明天清晨四點鐘去見齊乞林，因爲後者整夜都很忙，父親有點不大相信地望着那傳信的，彷彿覺得他有點神經錯亂一樣，父親又把他的話重說一遍，那俄國人點點頭，說父親已經猜對了，上午四時是約定的時間。父親很懊惱，又不知道怎麼樣支配四點鐘以前的時間，因爲他實在不願意在那個時候去見人，所以後來改定到午夜一點鐘左右。

週年大會舉行，很偉大壯麗。我們聽說紅軍的檢閱式最好看，可是我們來遲了一天，沒

有看到，在紅方場，有列寧的墓，列寧的屍體是葬在一隻玻璃棺材裏的。在規定的幾個鐘頭之內，人民可以入內向列寧致敬，每天有成百成千的人，站成長行，取下帽子，鴉雀無聲地等着進去瞻仰遺容，外面有兩個武裝的兵守衛，裏面亦有兵，我們都去看了這個墓，他的屍體栩栩如生，簡直隨時都像可以起來講話的樣子。

有一天，蘇維埃政府要請所有的賓客，我恰坐在兩個委員長之間，他們都蓄着長鬚，佩帶勳章甚多，他們很能交際，英文法文都講得很流利，這頓飯吃得很长，我真渴，却似乎沒有可喝的東西。我又不願意打擾那兩位委員長，所以我只好悶在肚裏，一面四處觀望，看看有什麼飲料，我見每一隻盤子附近都是幾隻玻璃杯子，桌子上也間隔地擺滿了水瓶，裏面好像是普通的水，我就伸出手去拿，但一個委員長搶着拿過來倒滿了我的小杯子，然後給他自己的杯子也斟了。我見他一口吞了下去，我因為很渴，也就拿起來照辦，連喝幾口，還喝到半杯，我就覺得有點轉不過氣來，我的咽喉像火燒一般，眼淚水奪眶而出，我只好悄悄地放下酒杯，大吃擺在我面前的食物，經過了似乎很長的時間，我才感到好一點，後來知道我適間隔喝的東西，即是那名聞世界的伏特加酒，而不是清水。

我們在莫斯科看到了許多東西，但它亦是我們唯一在蘇聯所見的城市。大多數教堂都已成了博物院，可是一個人還常可以看到老年人過教堂的時候，在他們身上劃十字，全城到處都貼着巨幅標語，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等等，可是上帝的觀念，始終沒有完全在人民的心頭泯滅。

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們參觀一個蘇聯監獄。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我曾見過許多監獄，所以很想看看蘇聯政府是怎樣待遇它的囚犯的，——政治犯或非政治犯。在印度的監牢，獄門外面即有武裝的衛兵守着。裏面的牢頭也帶着木棍，有時還帶着別的武器，當我們走到一個蘇聯監牢時，我們見大門前面有一個人，帶着槍在走來走去，裏面的衛卒是完全沒有武器的，沒有槍，亦沒有木棍，我們一直走到裏面，獄長允許我們任意參觀各囚房。我知道這只是爲了討好參觀者，當時故意這樣規定的，或者每天都是如此的，我們隨便選了幾間囚房去看了一下，大多數囚犯都有單身的屋子，每間屋子的門都是開着的，囚犯可以自由進出，衛士在走廊上站崗，並不多管閒事。有幾個犯人，在收聽他們自己裝設的無線電收音機，有幾個犯人是音樂家，就自己在玩樂器，囚犯們自己組織一個樂隊，每星期在獄中舉行演奏一次，有幾個坐在囚房裏作曲，有幾個在外面院子裏，或在工場裏做工，他們比我在印度獄中所見的大多數囚犯，要好得多了，印度的囚犯，有一種嚇壞了的表情，獄方簡直把他們看作畜牲或蠻子，沒有把他們當人看待。雖然我們這次所見的監牢已經是很完備了，但我們覺得依據一個人所聞所讀的一切關於蘇聯的消息來判斷，別的蘇聯監獄恐怕不會都是這樣的。

在莫斯科我還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出席一個會議，只穿了一件樸素的「達加」沙麗，（註十）沒有帶任何裝飾品，因爲在那些日子，大家都很討厭修飾，有一個

（註十）達加在孟加拉雷東部，以出精細紗麗著稱。

年青的女共產黨員，在我身邊坐了一些時候，灣着身子直指着我前額的「貢獻」（註）說道：『爲什麼你要這一個紅點子？我希望這個不是一類宗教性的記號，因爲我們在蘇聯是不喜歡宗教的。』我倒覺得她這一問來得奇突，因爲我自己就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事情。我就早把「貢獻」當作我衣飾中所必需的一部份，所以她既這樣問我，我就老老實實地照答了，但她似乎不大肯相信我，她說：『如果這不是一種宗教性的記號，那末一定是爲了美觀之故。你是不是這個用意呢？但共產黨員却不相信這些布爾喬亞的手段，以不自然的方法來改進一個人的儀表』。我告訴她我不是共產黨員，但也許有一天我會成爲她的同志，而且我對蘇聯人極其欽佩。那女孩子經我這樣一說，安定下去了，可却依舊不大自然地望着我，彷彿我是一個迷途的靈魂一般。真奇怪，那時候在蘇聯，一個人要是穿了漂亮衣服。真令感到很奇怪很慚愧的，甚至我們最樸素的沙麗，都覺得有點與那地方不大相稱，可是我始終懷疑，是不是爲了改良一般生活的堅強決心和意志，一定要否認一切美學價值，或者，是不是我已遇到了一個這樣認真的女人。

一星期之後，我們回到了柏林，我們的旅程很短，但却獲得了極重要的經驗，許多計劃，尚在萌芽時期，予我印象最深的是決心和希望的新精神，感化了我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這種精神，當然可以克服任何困難，我熱烈地期望有一天，他們能夠創立一個更快樂的社會，改善全世界人類的現狀。

（註十一）「貢獻」爲印度婦女前額一紅點，用意在美觀，猶西洋婦女之點髻。

父親頗不能了解新俄國，和各級蘇維埃的集體主義思想，因為他的訓練和背景，是與此迥異的，要他把紀念調整到與新思想，尤其是這樣富於革命性的思想相合，當然很不容易。可是，他仍以能去蘇聯為幸，他所見的一些事物雖少，而確很有價值，這是一個在長成中的新國家，我們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次是一個很短，走馬看花式的訪問，但却亦是一個不會忘記的訪問。

第四章

「我們只須爲了更幸運的日子哭泣嗎？」

我們只需臉紅嗎？我們的父祖流過血啊？

大地！交還自憐懷抱中取出的，

我們斯巴達死者的一點遺跡。

在三百勇士之中，只有三個人，

來建立一個新的塞第辟里。」

——拜倫

我們自莫斯科回到了柏林，再轉巴黎，住了幾個星期，即赴馬賽，搭船東返。

雖然我很急於回家看看我的母親，因爲以前我與她從來沒有這樣長時期分手過，可是在我們離開巴黎的一天，我却頗有一點悵然留戀之意。我曾在這個愉快美麗的城裏渡過了許多

快樂的日子，已經對它一往情深了。但一直到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才發現巴黎有多麼引人流連的媚態。當着我們的火車慢慢地出站時，我懷疑着何時再能來訪問這個法國的美麗首都。不知怎的，我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我與它是永別了，即使我再有機會見到它，它亦必面目全非了，當時我却沒有猜到幾年之後，我所愛的巴黎，會陷入納粹手中，奪去了它舉世聞名的權笑，音樂和藝術。

我父親決定再在歐洲住幾個月，甲瓦哈、珈瑪娜，他們的女兒印迪娜和我，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經哥倫布返印。那年冬天，印度國民大會正在馬特拉斯開會，我們就在那裏登岸，以圖參加會議，我們在馬特拉斯一共住了十天，然後再返阿拉哈巴。

回到了我所喜愛的老環境裏，我却感到一種古怪的不安。在我回家後的幾個月內，我並不感到快樂或滿足；在歐洲的生活，是活動很多的，回到了家裏，我感到鬆懈了，確不知道如何在多讀書之外，消磨其餘的時間。我厭倦了，完全不能調整我自己以期適應昔日的生活。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說阿拉哈巴要開辦蒙忒索里學校了，我本來一向喜歡小孩子，對於蒙忒索里制度，很有興趣，亦很清楚，所以我就決定去試試看，能不能在那裏謀事。工作倒是很快就謀到了，但我却忘了我得先與父親商量商量。在那個時候，我姊姊和她丈夫又到歐洲去了，把她們的女孩子姜特拉蕾珈和娜秧達娜，留給了母親。可是那時母親的身體很壞，就只好由我來照顧她們；雖然我亦很喜歡她們，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父親從歐洲回來了，有一天，當他脾氣特別好的時候，我很機伶地談出了那個問題。我

對他說，我感到沒有事做，閒着難過，所以想找個合宜的工作，每天至少可以忙個五六點鐘。父親答應了，就問我是不是已經看中一種工作了？他提議我應該做他或甲瓦哈的私人秘書。雖然這是一件很合乎理想的工作，但我知道是不會完滿的，因為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亦不是有系統的工作。我說，這不是我所想到的工作。我就對他講到那學校，並說我願去那裏任教。起初，父親似乎有一點不大相信似的，但當他見我一本正經的時候，他就直率地表示不贊成。他說成天和小孩子在一起，我決不會感到快樂的，如果我要試一下，那可以每天去化兩個鐘頭，消磨消磨時間；我猜想他是沒有頂真地考慮我的要求，所以我又鼓起勇氣（要告訴父親我想幹什麼事情，的確需要一點勇氣），小心翼翼地對他說，我已去應徵那個工作，並且已蒙錄用了。我現在只需要他的允諾，我又告訴他，我這次我的不是榮譽性（不拿薪水）的工作。不出我之所料，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父親的脾氣就爆發了，他倒不在乎我去找工作做，但他希望那工作是營養性的。我們爭辯了很久，可是我既決不屈服，父親亦倔強如故。我的好夢，我想成爲一個職業婦女的希望，都完了。我很愛父親，不忍拂他的意思，但這確是第一次我深深地厭惡到他的專制。我不靜下來，想盡方法要使父親回心轉意，這在他是很少這樣做的。我想取得母親的支助，但她也拒絕了，她也有她自己的理由。她要我趕快結婚，做個賢妻良母。如果我有職業，則我結婚的機會就更渺茫了，我最後去看甲瓦哈，很幸運地，他不但同意說我應該有個職業，並且應該是一個有薪給的職業。他對於我的決定很高興，答應去勸父親領許，我這就大鬆了一口氣，把這事情交給他去辦理，靜盼好音。

經過了多次討論之後，父親終於同意了，我就進了那學校。我在那裏教了約有一年半的書，非常滿意。其後，因為我要參加政治活動，不能分身兼顧，辭職了，政治活動是一種沒有休息的職業，不合作運動正如火如茶，我願為它貢獻我全部的時間。

一九二八年國民大會在加爾各答集會，父親當選為主席。我們很多人，坐專車由阿拉哈巴赴會，在加爾各答，我們是國民大會的上賓，住在一幢大屋子裏，排滿了旗幟，鮮花和國旗，歡迎主席。大門外有騎馬穿制服的孩子站崗，他們很神氣，亦很服從，我父親每次坐車出去，都有很威風的儀仗隊同行先是一批小孩子，必恭必正地坐在馬背上，頗為自詡的樣子；接着是義勇隊總隊長，蘇巴士·鮑斯，站在指揮車中，穿着輝煌的制服。再即是父親的車子。一切都甚偉麗。過了一些時候，這些鋪張的場面却弄得父親大為頭痛，他就央負責人讓他的車子單獨開行，所需護衛，因為他覺得他的生命並無危險。

在這次全會中，甲瓦哈與父親的意見不同，達到了最高峯。他們以前雖亦常有爭辯，亦曾彼此不能同意，但從來沒有達到過現在這種程度，父親急于要取得各黨各派會議對於自治領地位的支助，因為他們不願支助完全獨立。但甲瓦哈則不同意這樣妥協，父子二人精神上的衝突，歷久不衰，家內和外面的空氣，乃愈來愈緊張。在大會席上，自治領地位的決議案是通過了，可是甲瓦哈還是投的反對票。

第二年一年之中，全印度各處都有活動。人民的政治意識日見增高，而且似乎懷着一種新的勇氣和決心而在向前邁進。一個人可以隨處感到漸漸地蘇醒着的活動，好像偉大的事情

就要來臨了，這是一種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加以阻止的事情，在聯合省，那幾天常有揭竿而起的事情，這一點就特別顯著。青年運動亦在迅速地展開，在很短的時期之內，全印各處都成立了青年同盟。他們集會宣誓要為印度的獨立而工作，他們要男女青年下鄉，住一個相當時期，在農民中間工作，我與一個孟加拉省籍的青年學生，担任阿拉哈巴青年同盟的秘書，甲瓦哈是我們的主席。我的同事是一個很勇敢的良好青年，充滿了火樣的熱誠，可是過了幾年之後，他忘記了他對於國民大會的忠心，他的見解，他的工作環境都變了，後來就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我當時的同志們，現在有很多已經入了歧途，有些已經入了共產黨。現在再與他們晤面，我好像是遇到了陌生人；而不是共事甚久，同受政府鞭笞和其他苦難的老同事了。

那一年，國民大會在拉霍爾集會，甲瓦哈當選為主席，在國民大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兒子繼承父親為主席的。這在世界各國類似組織的歷史上都是很少見的。在父親看來，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場合，因愉快而驕傲地把責任移交給甲瓦哈，甲瓦哈現在不但是他有形財產的繼承人，而且亦是政治上主席重職的繼承人，這實是我們國家所能賜予那兒女的最高榮譽。

這次國民大會全會，在許多方面都能令人不易忘却。在一個十二月的嚴寒的早晨，成千成萬的人民聚集到拉維河兩岸，宣誓要爭取完全獨立，這一個決議案，實在我國的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男女兒童，集合一地，嚴寒亦在所不計，他們站在蔚藍的天空之中，嚴肅地，却深有所感地拿着獨立誓言，甲瓦哈把誓言讀一遍，羣衆使跟着重複一遍。

如此，我們的國家就誓欲爭取自由。自那個一九二九年的冬天以來，雖然她有一些不肯子女已脫離了她的陣營，却有千千萬萬的人堅守誓言，繼續為完成獨立而受苦挨餓，因為沒有獨立，印度即不能有和平。

大會結束，我們馬上回到了阿拉哈巴，但前途似乎並不光明，顯然地，未來多的是苦難，折磨和奮鬥，但是無論如何，它却總不能使一個人灰心。正相反地，一個人只感到高興，勇敢，無畏地準備面對着將來臨的一切。

在國民大會全會開幕前幾個月，父親把我們的老房子送給了國家。他早就想這樣做了，送掉以後，他覺得分外高興，我們搬去住到他特為甲瓦哈及其家屬所建的新房子裏，這新房子很可愛，父親頗引以為榮。在歐洲的時候，我會化了許多時間，跟父親去為新房子買電氣和別的設備，父親對於上街買東西，從未感到厭倦，他那時那種高興的樣子，看來亦甚有趣。

新房子亦得取名為極樂軒，因為父親好像覺得非常極樂軒便無處可以容身似的。老房子更名為「獨立院」，現在仍舊一部分因作國民大會醫院，一部分為全印國民大會代表大會的辦公處，可是它是常常被警察加鎖上封的。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甘地先生帶了幾個親信的部下，往唐地出發，去破壞食鹽法案，他後面跟着成千成萬的人民，全印度都注視着這個小老人去發起一種新的非武力運動，為家人爭取久已失去了的自由與正義。每城每村，都來參加反抗食鹽法案，抗議為眾人怨恨的

政府食鹽專賣。在阿拉哈巴，我們有一次盛大的遊行，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甲瓦哈首先領導製私鹽。

甘地先生並未在唐地被捕，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獲得許可去鄰村休息，但到深夜，他就在那裏被捕了。這真是奇怪，即是這樣一個力量強大的政府，亦還是怕激動他們認爲可以高壓手段摧毀的人民，而必需訴之於偷偷摸摸的方法。

接着甲瓦哈亦被捕了，于是一剎那間，各村各鎮似乎都發作了；逮捕，開槍，鞭撻，恐怖政治，開始來統治那有決心而不用暴力的羣衆。人民爲他們的榮譽和尊嚴屹立着，來防護他們的寶貴權利，英勇地忍受着肉體上的野蠻攻擊，我辭去了蒙忒索里學校的職務之後，參加了國民大會義勇隊，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是化在糾察洋布店，參加訓練，組織遊行隊伍，和從事一切國民大會當局指派給我的工作。父親不喜歡珈瑪娜，我姊姊和我整天在烈日之下奔跑，可是他不要來強勸我們，亦從不強迫我們放棄我們正在做着的工作，他那時候身體不大好，希望孩子們能夠常在他跟前，甲瓦哈已經進了牢獄，父親就不要我們之中再有人去自邀逮捕。他的健康情形，並沒有阻止他工作和指揮活動，但自朝至夕的緊張工作，又毫無休息可言，實在使他受不了。醫生們勸他要休養，但政府却搶了醫生的先，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日把他逮捕了。于是他就去不了避暑勝地，只跨過了恆河，踏進了奈尼監獄。

在父親入獄的十個星期之間，他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可是直到他只成了本來面目的一個影子時，英國政府才認爲可以釋放他了。他出獄以後，我們全家立刻搬到慕索里，山間的

空氣和家中的舒適，給他疲倦了的病軀帶回了一點力量。同時甲瓦哈亦獲釋了，留在阿拉哈巴。他却常上山來看我們，這對於父親有很大的幫助，和安慰。

可是甲瓦哈獲得自由的時間並不長，他馬上又要被捕的謠言，開始傳佈開來。這使得父親決定不顧醫生的勸告，儘快回到阿拉哈巴，于是在十月十八日那天，我們全家離開了慕索里。甲瓦哈和珈瑪娜到車站上來接我們。但因為火車誤點，到晚了，甲瓦哈就不能和我們同行，他要去出席一個羣衆大會，有上萬的鄉民自附近的村落趕來參加，會開完以後，珈瑪娜與甲瓦哈驅車返家，却在望得見我家的地方，給警車攔住了，他又被捕而入奈尼獄，連對他的病父道聲再會都不許可。盼望着兒子回家的父親，也就望了一個空。

甲瓦哈的被捕，雖是意料中事，對於父親却是一個突然的打擊。他原都望他可以有些時間和甲瓦哈談一談，某些政治問題和家務，但現在是不可能了。父親靜坐了好些時候，悲哀地垂着頭，但他的獅心決不會久屈于任何弱點。于是他抬起白髮蒼蒼的頭，宣稱他要開始工作，不願再讓醫生們來把他當作一個殘廢者處理。他以純粹的意志力量，壓制住已經蟠據在他身上的重病，真是一件驚人的事情。但這却只能支持一個很短的時期，父親乃毫無顧慮地開始工作，重振精神，使不合作運動以更大的推動力發展開來。漸漸地，他的身體却愈來愈弱了，甲瓦哈勸他休養，作短期的海上旅行，要我陪伴他。他與我們一到加爾各答，他似乎更感到孱弱了，我們的旅行就取消了。我陪父親在加爾各答附郊住了好幾個禮拜，這却真是幾個傷心的禮拜。父親似乎覺得他永遠不會痊癒的了，別人呢，誰亦沒有辦法。他倒並不沮喪

，正相反地，他常常替他的疾病開玩笑，因為他完全知道，無論到那裏，他的生命已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了，可是他的勇氣，却至死是超人的。

有一天，傳來了珈瑪娜被捕的消息。這使父親掛念不已，因為她的身體也很壞，他就要馬上回阿拉哈巴，可是醫生們勸他再住幾天，他就要我立刻先去阿拉哈巴，幾天之後，他和我家裏別的人，亦都動身了。我自加爾各答返家不久，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的許多朋友和同事，幾乎每天在被逮捕，他們的審判，則是在獄中舉行的。我們如果要去旁聽審判，就必需向縣長取得特別許可證，而縣長又是一個最討厭最自負的人，有一天，我去他那裏取許可證，因為當天下午有整批的青年同盟會員要受審。縣長一看見我，就兩眼發了紅：『怎麼，你又到這裏來了？爲什麼你們這種人不能好好地管你們自己的事情，讓我管我的事情呢？』我鎮靜地答稱我的事情是出席某些青年同盟會員的審判，因為我是青年同盟的祕書。起初，他拒絕給我許可證，我就對他說，我要坐等到他給了爲止，就是等一天也要等。這就弄得他毫無辦法，他簽發了許可證。在把它遞給我的時候，他說：『看老天爺的面上，以後不要再到這裏來了，你們這類人是在要我發瘋。』

我去出席了審判。我却沒有猜到我們的朋友，那位縣長，會對我施行詭計的。當我對我的同志們道別，準備偕我的堂姊離獄時，却接到兩張逮捕我們的拘票，罪名是曾參加一星期前的一個非法集會，我們都弄得莫名其妙；可也毫無辦法，我的堂姊向姆從來沒積極參與政治，她是一個律師，原是站在職業的立場上來列席審判的。可是她也姓尼赫魯，那就夠資格

被捕了，我們被捕監禁一月或罰款一百盧比。

我只有把事情放不下心，我父親的病很重，會不斷地對我說，他希望我不要在那時候入獄。可以我不願意他認爲我是故意違反他的意思而入獄的，可是我怎麼樣才能解釋清楚呢？那時是冬天，我們的牢房寒冷，骯髒，地上爬滿了毒蟲。向姆和我想開心一下，却馬上又回到了沉默。我一想到父親，大爲不愉快，希望他能了解的，最後我入睡了，幾個鐘頭之後醒來，聽到各種聲音，如開門聲和鐵練釘鏢之聲。這些聲音和亮火，越走越近，我們才見它們是向着我們而來的。我們這囚房的門開啓了，女牢頭，獄吏，和幾名禁卒，走了進來。女牢頭對我們說，我們已經獲釋了，因爲我家已付清了我們的罰款。我幾乎有點不大相信，因爲我知道父親是決不會付任何罰款的。可是我們既是獲釋了，我們就捲起舖蓋，走了出來，到了辦公室，我們見一個做律師的朋友，在等着護送我們返家。我們問他，是誰付的罰款，他却說他不能告訴我們，不是父親，亦不是我堂姊的父親，而是一個不願意留名字的朋友。我們獲釋時已過午夜，在獄中恰恰過了十二個鐘頭。

我回到家裏，只見一團漆黑，因爲沒有人盼望我會來或知道我會獲釋的。只有母親醒了，在讀羅摩衍那史詩。第二天一早，我到父親房裏去，他一見我，比母親還要驚奇，他很高興見我出獄，但却不悅于那筆罰款的償付。在今天的早報上，還有他上一天在我被捕後發表的談話，朋友們曾來問他，如果他自己不願付罰款，他們能不能代付，當然，父親極爲震怒，說是如果任何人付了這錢，他都會大感不快的，因爲不付罰款是一個不容破壞的原則，如

果誰要不遵從，當然就是最不友誼與最不受歡迎的舉動了。可是，父親的病又是那末重，于是就有人甘冒不韙，我們到了許多年之後，才發現他是誰。我出獄不久，即代表青年同盟去隣近各村訪問，回來的時候，我收到甲瓦哈夾在父親信內給我的一張短箋。上面寫着：『我知道你是在到處承受歡迎詞和餽贈，這些東西算是什麼意思呢？當然，在監牢裏只耽了幾小時，並沒有資格要人寫一首史詩。總之，不要給人把頭打脹了，或者，有一個給人打腫了的頭，也許比沒有頭還勝一籌。』

父親的健康情形一天不如一天，雖然他還以為他是好一點了，我們一向想到他，便想到康健和力量，現在看到他彎腰曲背，孱弱多病，臉龐微腫，實使人傷心逾恆。最後，他就臥床不起了，甚至在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的死期已經如此近了，不知怎的，好像死亡是不能把自我們手中奪去似的，他曾一生與惡運搏鬥而獲勝，我確以為他又可以穩渡難關，雖然這次他的敵手乃是死亡，可是這却沒有辦到。

第五章

『像偉大的靈魂似的高峯，有狂風吹拂，白雲環繞，在這裏，人民可以比在別處呼吸得更好，更自由。』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因為父親的病很重，甲瓦哈和我的姊夫郎吉特無條件獲得釋放了，這件事情已經過了十二年，但那一天的回憶，依然病苦地呈現在我的心上，甲瓦哈一

到極樂軒，便直入父親房裏，他在門檻邊蹣跚了一下，因為父親相貌的大變和腫脹的臉，使他大為吃驚。然後他走向前去擁抱父親，父子二人緊偎在一起，沒有講話。當甲瓦哈脫出父親的懷抱，坐在床上的時候，他的眼眶給淚水弄模糊了，他想竭力抑制也沒有用，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父親在與甲瓦哈招呼時眼中所發的光，或他表情上的快樂。我亦決不會忘掉甲瓦哈在行近他深愛的父親的病床時眼中的痛苦，這個父親，實在不單是一個父親，而且是我們每一人都不曾有過的最好的朋友。

父親大病的幾個月，我們不但都感到不快與焦慮，而且是我第一次身歷憂傷的經驗。雖然父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我却始終不相信死亡竟是如此逼近了。直到那時候為止，死亡始終沒有光臨過我們這小小的家庭，我就從來沒有見過。

甲瓦哈出獄那天，全印度到處的政治犯，很多也獲釋了。甘地先生就是第一批中的一人，他一聽到父親病重的消息，便自浦那的葉爾巫達獄直赴阿拉巴。父親見了他很高興，甘地先生的在家，似乎也給他帶來了一點和平，其餘才獲釋的許多人，也都來極樂軒探望父親，也許就是來致最後的敬意了。我家住滿了客人，客人雖多可是在平時一個人只聽到笑聲與只看到快樂的地方，現在却是鴉雀無聲，甚為慘淡，人們靜靜地在家內來去，有些在做工作，有些則只是無目的地散步。整個的氛圍是緊張，而憂鬱的。

我們全家，母親，甲瓦哈，珈瑪娜，史瓦璐潑和我，整天侍候着父親，每到晚上，我們輪流睡在他身邊，以防萬一他要呼喚我們。好幾次當我陪伴他時，他如要喝一杯水，總是很

抱歉地對我說，很不願麻煩我的樣子。我常常感到很慚愧，因為他太有趣了，即是這樣患着重病的時候，他也還是替別人而從不替自己着想的。日後一日，我們焦慮地看護他，因為他的力量漸漸減少了，但這是無法挽回的。他則直到死時都沒有失掉他的幽默感，他常與甘地先生講笑話，或與母親開玩笑，說他走在她前面了，當在下一世等着會她。可是他從沒露出一點懼怕他知道是不可避免的末日的神情，終他一生，父親曾不得不多方奮鬥，就大體而論，他總能致勝的，即是對於死亡，他亦不能毫不抵抗地屈服，他以他所有的日滅的力量，日夜奮鬥，努力要多活幾年，倒不是爲了世上的娛樂，而是爲了想親見他終生從事的工作，能產生善良的結果。可是他所有的勇氣，都無用處，死亡終於獲勝了。

某天在和爸布聊天時，父親表示很願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即在獨立院開會，因爲多半執委已經是在這裏的了。他最後的幾句話是：『在獨立院決定印度的命運在我面前決定它，讓我也參加爲我祖國命運作最後光榮的決定，如果我非死不可的話，讓我死在自由印度的懷抱中。不要讓我長眠在一個殖民地國家內，而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內。』

父親病勢轉劇時，醫生們認爲最好送他去拉克瑞受高度愛克斯光治療，可是父親却不願意去，他比醫生們都清楚，他的氣數已經滿了，他要死在極樂軒，——這所他很自傲地建造而又深愛的房子。可是醫生們堅持他們的意見，甘地先生也附和贊成，父親已微弱得不能抗議，乃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由汽車送往拉克瑞，雖然旅途頗長，但第二天他似乎已好一點了，可是一到黃昏，病勢又轉惡了，他不能呼吸，醫生便施用氧氣。他却對於周圍的事情仍

很明白，下午五點鐘左右，協同安沙里博士，梅赫達博士及其他醫生診治父親的羅哀博士，把我喚進父親屋裏，要我坐在他後面攙助他。我照辦了，醫生們就離屋而去，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父親要我進去的呢，還是醫生們要我進去的。幾分鐘之後，父親像是要找些什麼東西，我就彎下身子，問他找的什麼，他已不能說話了，費了極大的力量，他把我的臉拉在那可憐的腫脹手掌之間，以他亦腫得認不得了的嘴唇，吻遍了我的臉，彷彿是在近最後的再會了。我咬緊牙關，以超人的力量，想不使眼淚外流，不讓我出一點聲音，但結果仍是流滿了他兩手的眼淚。我既然不能控制自己，我就想脫出他的懷抱，父親終於是很機伶敏感的，他必已猜到了我內心的難過，所以一面依舊抱着我，一面很困難地喃喃道：『我的女兒一定要永遠勇敢的』。我實在吃不消了，就不顧一切，跑出了他的屋子，已咽泣不能成聲。黃昏到來時，他的情形更壞了，我不敢再進他的屋裏去，所以就另外幾個人到戶外坐了一整夜，因為過度的悲哀和疲乏，一到早晨。我，我姊姊，珈瑪娜和另外幾個在場的親戚，都入睡了。我們還沒睡到一個鐘頭，姨母就來喚醒我們，說父親已經去世了。在他彌留的一刻，只有甲瓦哈，母親及醫生們和他在一起。

我們一個一個地走進了父親的房裏，他好像熟睡似地躺在床上，他的臉色鎮靜和平，甚至比他生前更莊嚴了。我心裏實在不能相信我們所崇敬的父親真的死了。甲瓦哈坐在他後面，一隻手擺在父親額上，彷彿他在撫摸着一般，他的眼中却溢滿着未流的淚水。我自己的眼淚不願流出來，但我就是不能相信這一件事情然後，甘地先生來了，走到了父親的床邊，他

低頭閉眼地站了一會兒，彷彿在念禱詞和道別，我們大家都站着看。然後他走到母親身邊，母親自第一次哭過以後，即未出聲，只因悲痛已極，靜坐在一隻角落裏。甘地先生在她身畔坐下，把手擺到她肩說：「莫底拉兒先生沒有去世，他是永垂不朽的。」不知怎的，這句話一下把現實帶到了我的腦際，禁不住號啕大哭起來。

父親逝世的新聞，瞬即傳遍了全國。在拉克瑙城內，這新聞如燎原野火似地傳開去，成千成萬的人擁到我們居住的加拉崗蓋王宮，為求一瞻他們領袖的遺容。

遺體上下左右，堆滿了花朵，自侵晨起，訪問者、朋友、親戚、川流不息地，靜悄悄地溜進他的房間，致最後的敬禮，甘地先生是屍床旁的一個靜默的旁觀者，我母親，現在成了一個孤獨而憂傷的人，亦坐在他身邊，——這個曾與她共渡終身榮譽快樂和苦難的人，近身還立着甲瓦哈，顯得疲乏，憔悴，好像一夜之間突然老了很多，可是在這大變之前，他仍保持着平靜不慌的臉色。

房子外面，羣衆愈聚愈多，在每個人的臉上，都表示着憂愁悲哀，幾乎沒有一隻眼睛是乾燥的。却又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因為沒有言語可以描述我們都感到的損失。

父親的遺體以汽車送回阿拉哈巴，遺體外裹國旗，瓦甲哈坐在旁邊。珈瑪娜史瓦璐灑和我乘車先走，以俾比列人先到家裏，大批羣衆，已聚集在我們拉克瑙住所的外面，當我們的車行近阿拉哈巴時，沿路羣衆站得有幾里路長，我們愈近家，羣衆數目愈多，在距極樂軒約四哩處，羣衆多得不得了，且在不斷地增加，當我們的車緩緩地在他們中間開過時，四面都

傳來了同情的慰問，我們一看到這麼多的人，走了這麼遠的路來對父親致最後的敬意，就更悲傷了。我們最後到了家裏，——這個永不能和以前一樣的家，這個已經失去了永遠不能恢復的東西的家。我家每個角落亦都擠滿了人，一向光榮地飄蕩在空際的國旗，今天下了半旗，城內其他地方的國旗，也是一樣。最後，千萬人嗚咽合成的大聲音，升到空中，原來載着父親的汽車，最後一次緩緩地開進了大鐵門。

大家都自拉克瑙來了，亦都在準備着最後的儀式，但載着甘地先生和母親的汽車，却還沒有來，這就使得大家很焦急，就另外派出幾輛車子，去看看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幾乎過了一個鐘頭以後，他們才一起回來，我們發現他們在路上出了事。拉克瑙至阿拉哈巴的公路，有點壞了，我們的司機一路開車，一路哭泣，他就沒有看到路中心的一道溝，我們的車是大型的台拉齊牌子，開進那道溝，就翻了個身。很幸運的是車門撞開了，母親和甘地先生都跌了出來，却都沒有受傷。司機受了輕傷，但車子沒有損失。

在母親回家和祭禮完成之後，父親的遺體擺在一隻堆滿花朵的屍架上。由大羣民衆抬到恆河邊上，我們眼看到他受到民衆如此廣泛深切地憂慮，也替我們已經憂傷的心帶來了一點平靜，因為在這廣大的人羣裏，沒有一隻眼睛是乾燥的，沒有一顆心不在真摯地爲這曾爲人獅的遺體悲哀的。就這樣，我們對我們所愛的父親道了最後的再見，看着他離開我們，永不回來了。那天晚上，我在花園裏獨自散步，好像什麼都沒曾改變一樣，夜晚空氣清新，星星也如舊地光明和美麗，可是對於我，整個世界似乎已經在我脚下粉碎了。

在阿拉哈巴城的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龐大雄偉的葬儀。將近有十萬的男女兒童，集合在恆河兩岸，參加在兩河交會劇舉行的最後儀式，極目四望只見一片人海無際，靜靜地，都禿了頭，鄰近村莊亦有成千的農民來跟隨出殯行列。

最後的儀式舉行過以後，甘地先生及馬拉維耶先生（註十二）即向麤集的羣衆演說，在爸布起身講話時，下面一陣嘈雜，是數千個嗓子呻吟的合奏，但立刻就消失於死寂的沉默中了。他說：『每一個男人或女人都應在這裘姆那河與恆河邊上，向我們偉大的英雄的最後遺骸宣誓：他或她在印度的自由未達到以前，決不休息。因為這是英底拉兒先生一生奮鬥的目標，他是爲了這個目標而貢獻了他的生命的』。甘地先生的講演相當長，言詞甚動人，常常眼淚奪眶而出。

馬拉維耶先生呼籲人民消除彼此成見，需使他們領袖的犧牲，能激發人民團結，爲印度爭取自由。

全國各地哀悼了兩天，每城每村，自動罷市，大小學都放假，所有的業都停頓了。同情的電信，自今世界各地雪片飛來。

甘地先生在父親死後發表書面談話，他說：『我的地位，現在比寡婦都不如。一個寡婦，若能過實質的生活，可以取得他丈夫的長處，我却什麼都得不到，我由莫底拉兒先生之死而損失的，乃是一種永遠的損失。』

（註十二）馬拉維耶先生爲北印度之宗教領袖，曾竭力創辦印度最大之大學，即今之班那勒斯大學。

我的父親身材中等但長得很結實，所以各人都覺得他很高，他有一張很聰明的臉，一對似乎能讀到你內心思想的眼睛，一個很神氣的頭，和一種悅人的性格，在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經鬢髮斑白了；到我長到十五歲，他就向白髮皤皤，到非常配他的相貌。他平常道貌岸然，許多人都敬畏他，但他們却不知道在這峻巖的外廓後面，乃是一顆金色的柔軟的，能了解人的心，如果一個人知道怎麼幹，就很容易被取這顆心的。他喜愛小孩子，小孩子也崇敬他，我從沒有見過一個孩子，不是馬上走向他身邊而不願再走開的。他以一種超等的愛情愛着他自己的孩子，可是即是對於他們，他也很少在表面上顯示出來的，我在兒時雖然非常愛他，但總是有點懼怕他；後來我長大了，知道他多一點，我對他的畏懼就完全消失了；再過了幾年，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可以說是我的朋友中最要好的一個。父親有一個堅強不屈的個性，又有一種高貴氣概，使他在任何有他出席的集會中，鶴立鵲羣。對於我們這些他自己的孩子和別的許多倚賴他的人，他是一個力量的家源，我現在覺得我們也許太利用他這一點了。

父親最快活的時候，是與他家屬在一起而沒有外人的時候。可是我們很少有機會全家在一起的。每到晚間，總有朋友親戚來訪，因為那是父親唯一空閒的時間，他可以休息下來，和他們聊天。我現在還生動地記得父親在一天工作疲乏之後，進晚餐的樣子。他坐在桌子的一頭，兩旁均是他所愛的人，輪流地注意到每一個人話笑談諧，他與外面人所認為嚴峻人物者，是迥然不同了。他注意到關於我們的每一件小事情，誓如一種新的穿衣方法（註十三）

一種新的髮式等等。他有一種最神祕的方法，來猜想別人腦中轉的是什麼念頭，有時候不過是很少有的——他也稱贊我們中某一個人，因為他是不會溺愛我們的。我還記得當父親稱頌了母親幾句時，她怎麼樣快樂得臉都紅了。有時候在敘述昔日趣事時，他似乎忘了他兒女的存在，與他太太而重度過去的生活。這些回憶是永遠忘不掉的，我亦甚以之爲貴。在我，世界上沒有比看着這一對白髮夫妻更美麗的事情了，他們二人終身爲同志，他們之間的愛情與瞭解已因時間的開展而增進，他們嘗到過生活的懽愉和憂愁，而始終不會有裂痕。

每天工作完了，一到黃昏，是父親心境最好的時候，他在吃晚飯之前，要休息一兩個鐘頭，飯後再繼續工作。到六點半左右，父親的友人們一個一個地來了，馬上就會聚集到數十人之多。草地上擺滿了椅子、桌子，他每天要在那裏主持他的小朝廷，周圍坐着他的朋友和欣佩者，他則以他的過人幽默，笑聲和高興招待他們。在這種場合，通常都是父親領頭，他敘述起某件事或近事時，常可使人神往，別人亦不時插嘴，搏得掌聲。

能瞭解我父親的人却不多。那些第一次遇到他的人，以爲他很嚴峻，不即簡直是太肅然了。有時候他確是如此，但真正認識他的人，就知道他是如何易爲人喜愛的。他有偉大的人格，能使人欣悅，不問他是在那一種集會裏，他總是種具有吸引力的中心。在實際場合，他亦是一個寵兒，年青人都爭不過他，他有一點貴族化，很驕傲、自翊、帶着一種準能使認識他的人尊敬的偉大氣魄。他沒有一點小家氣，決不示弱，心身都很強，有時候我覺得他確實

不凡。我走過的地方相當多，也遇到過許多偉大的男女，他們各有專長，我都欽佩不置。但我依舊沒有見過像父親那樣，或具有他一切高貴品格的人。但，也許因為他對於他的眷愛和崇拜，我太偏袒他了。

他有一個缺點，是脾氣太大。但這是一個幾十代祖宗傳下來的缺點，我家每一個人亦都傳到了的。也許他唯一的弱點，是太喜愛他的兒女。許多人以為他是一個冷酷嚴厲的父親，可是在他那頗為嚴峻的外表後面，却是一顆熱愛他家屬的心，全部的家務負擔，都落在他的肩上，因為甲瓦哈是從來不管這些事情的，我們又很少知道他內心的煩悶，因為他是決不肯告訴我們的。在他生前，我們過着愉快，萬事不管的生活，因為知道他在保護我們。我們躲在他的愛護後面，很少知道什麼是關心和焦慮。一想起他就是一種安慰，他是一種力量的泉源，一處豁免一切生活苦難和煩瑣的避難所。他去世以後，我們全都感到茫無所依，不能使我們適應於沒有他的生活。

對於國家，他的去世乃是一樁極大的損失，因為正在她歷史上的一個最艱難的關頭，他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戰士和政治家。父親才思橫溢，在這個時候，他的指導一定有很大的價值。正如我們有一位領袖在紀念他的時候說的：「他的自我犧牲精神，遠比一般人所有者偉大，在我們爭取獨立的過程中，他樂於一再犧牲，決不計犧牲程度之大小，他以印度的前途作為自己的前途，他的一生，不是為的任何別的事情，只是為了印度的解放，當自由印度建立忠烈祠的時候，莫底拉兒先生必能佔着一個偉大的位置，僅次於近代印度之父——聖雄甘

地的位置。」

第六章

「對於外面的世界，人生的經歷是美麗與仁愛；

但對於在這裏的我們，則是劊子手的絞繩和牢獄鐵鍊。」

——卡列勃（印度詩人）

父親去世以後，甲瓦哈又要馬上在德里與甘地先生聚晤，那時甘地先生是在與總督愛爾溫勳爵（註十二）商談家裏有許多事情，應由甲瓦哈來處理的，因他不在，只好擱起來了。可是他在德里雖然很忙，他却沒有忘記他現在是我們這個小小家庭的家長了。那時我們都需要他在家裏，尤其是母親，因為她簡直是心碎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依舊不能回來，他就寫信給我說：

「我好像無限期地牽連在這裏了，雖然我早就希望我能清閒地在阿拉哈巴住一個星期，和家中諸人商量，解決各項家務。以前，全部責任都由父親負擔，我們由於他的撫愛照顧，和對於困難問題的預料，得能一事不管。他對於子女的寵愛，保護了我們，我們只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為大多數人民所辦不到的。當我們遭遇到困難事情的時候，一想到他就是一種安慰。現在，我們沒有他而生活了，每過一天，我就更感到他的不在，一種可怕的淒涼占據

（註二）即前任英駐美大使哈里法克斯勳爵。

了我。可是，我們都是父親的兒女，都傳到一點他的偉大精力和勇氣，所以不管任何艱難困苦來阻撓我們，我們必須以堅定意志及克服它們的決心去面對它們。」

這一封信很清楚地表明甲瓦哈對於父親的逝世，感到多麼深的悲哀，這一個悲哀，是我們全體同樣深深地感到的。沒有了他，我們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沒有了他的指導與照顧，也不知怎樣去處理事情。現在，我們這小家庭的全部責任，便落在甲瓦哈的肩上了，他亦已勇敢而能幹地肩負起來。他立刻就代替了父親，我們開始倚仗他，直到現在，即使是爲了一點小事情，我們亦得找他。

甲瓦哈的信，對於我像是一劑良藥。任何別的東西都不能像它那樣有助於消除我的悲哀，雖然甲瓦哈本人不知道，我却每逢在失望灰心的時候，這封十二年以前寫的信，仍能使我英勇地去面對生活的困難。

那年印度國民大會在喀喇基開會，母親和我陪了甲瓦哈夫婦同去參加。甲瓦哈的身體不大好，他在釋放之前，在獄中就已病了，父親病時死時的緊張生活和悲哀，即使他常自稱爲「鐵漢子的身體」也受不了，醫生們建議長期和完全的休養，所以甲瓦哈，珈瑪娜及印迪娜，就到錫蘭去玩了三個禮拜。甲瓦哈很喜歡錫蘭，他們亦都深爲當地人們對他們所表示的善意和敬愛而感動。甲瓦哈在乘船回來時，在船上寫信給我說：『我們到處受到盛大空前的歡迎。當我從一個龐大的羣衆走到另一個，走過了在路邊等了數小時的無數人民時，我頗對這一個奇跡不解，很想探索它的含義。我知道背後必定有了緣故，顯然地那決不僅是對於個人的

崇拜。想到這裏，我突然感到，他們所崇敬的，乃是印度的光榮和她的偉大奮鬥，而我們恰正是那個光榮的可憐的象徵和具體表現。不久以前，有一個印度人，在外國覺到慚愧，自縊而死。但現在已經不同了，那種慚愧，似乎已成歷史上的陳跡，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痛苦의 印夢。現在，做一個印度人乃是一種可以自豪的特權，尤其是一個曾經親身參加民族戰鬥的印度人；所以我們家裏的人，不管到那裏去，他或她就帶着新印度的一點光榮。在那時候，乃至現在，甲瓦哈始終覺得他所受的榮譽或敬愛，並不是他私人應得的，而僅是給他的一種禮物，因為他是印度戰士中的一名小卒，一個會把一切貢獻給國家，如果國家需要時並願貢獻他生命的戰士。

甘地愛爾溫協定是簽字了，但國內局勢並不因之而有所變更，政府似乎無意接受該協定的精神，已經激動的人民，亦不願看着他們奮鬥的果實，輕易丟掉，

在聯合省，農民依舊表示不安與不滿，政府即頒佈緊急命令，來應付農民騷動，原欲在聯合省召開的國民大會全省代表大會，被政府禁止了，除非該大會允許不討論農民問題，可是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主要的是為農民問題，所以如果在這一點上讓步，那就毫無意思了，但甘地先生馬上就要開完圓桌會議返印，甲瓦哈和其他的人既然想見他，他們就覺得頂好還是把代表大會延期召開。可是結果他們還是見不到甘地先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甲瓦哈于赴孟買途中，在離阿拉哈巴數哩路的一個小火車站上被捕了。兩天之後，甘地先生開完圓桌會議，自英國返抵孟買。他原希望甲瓦哈到碼頭上去接他

的，他却只得到到甲瓦哈與其他領袖數名被捕，及各省政府已頒佈無數緊急法令的消息。賭注已經下定了，奮鬥再後開始。一四三二年一月，甘地先生及成拉帕衣被捕，禁而不審，數星期之後，獨立運動已經鬧得如火如荼。我們之中，許多未在前幾次運動中積極參加的人，現在也熱情地盡力參加了這奮鬥，我的母親雖已年邁衰弱，却也不甘落後，她由城內走到隣近鄉村到處集會演講，在我們看來，她這種舉動真有點驚人，終她一生，她是一向一個殘廢者，不能過正常的活動生活的，但在剎那之間，她似乎已自一種更高的來源獲得了力量，和決心，她居然和我們一樣地活躍，甚至比我們更活躍了。

不久，我姊姊和我，還有幾個我們的同事，都接到政府通知，要我們在一個月之內，不參加會議，遊行，或組織罷市。當時離獨立之紀念日還有兩星期，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那天之前，不動聲色。到了二十六日，我們在阿拉哈巴舉行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會，母親主席，發表了一篇極其激烈的演說，但在會還沒有開完時，警察即以木棍來驅散，會只好不開了。許多人當場被捕，還有許多人受了重傷，我們既已破壞了政府命令，我們原以為要被捕的，可是居然無事，我們頗為失望地回到了家裏。但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半鐘，一輛警車和一個巡長來了，來抓我姊姊和我。我們把東西整理一下，對母親和別的人道了再見，即往我們的監獄之家進發。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入獄的經驗，我上次入獄，只過了十二小時，我們沒有想到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前途，只懷念着我們孱弱的小母親，我們把她單獨地留在那間見過那末多快樂而現在却只知道悲哀和寂寞的大房子裏。母親這樣望着她的子女一一入獄，留她單獨去

繼續地和她兒女的工作，一定是很難過的。可是，她的身體雖然弱，她的心却與一隻女獅子一樣地驕傲強壯，她雖然感到非常寂寞，只有她的姊姊，另一個很英勇的老太太作陪，她却從未動搖繼續奮鬥的決心。

我們自我們所愛的家，長驅直到縣獄。我們到那裏時，發現許多我們的婦女同志，都早已在那裏了，却都怡然微笑，準備任何事情的來臨，我們很高興得能住在一起。照例稱過重量和做過其他手續之後，我們被帶了進去。這個牢裏沒有專為婦女的地方，通常這裏只關待審的女犯，審過就要調走的，那時有一個院子，就住的是這些犯人，却是最壞的一類女人，生着各種各樣的怪病，我們在受審之前，和她們共處了三星期，審後又住了四天；可是我們住的是小房間，每四人一間。每天早上，獄長要來巡視一趟，他是個英國人，在上次大戰中受過砲彈震傷甚劇。我們都得給他親自看過，沒有一個失蹤。有一天，我有一個朋友和我，遲了一點走出我們的囚房，他一見我們，就大叫道：『快一點，快一點，我不能在這裏等你們一整天，我要去看網球比賽，我却在這個最不愉快的地方分不得身』。我也有點懊惱了，所以就答道：『我們比你更覺得這個地方惱人因為在這裏，每樣東西都是那末齷齪，至于看不到網球比賽，爲什麼你不該有一天看不到，我們是每天都看不到的呢？』獄長一聽，面色都發青了，可是很幸運地，沒有再說什麼。

初幾天是一種很新的經驗，亦是一種我們誰都不會忘記的經驗。我們的囚房裏爬滿了各種各樣的小蟲，有幾夜我們不敢安眠，怕這些可憎的睡伙爬上床來。有時連着幾個鐘頭，只

是想着一個古怪能黏濕的蟲隨時都會爬手臂或腳上，真有點尷尬，我們每一個人，亦的確都給蟲子爬過一兩次。其後，每夜在入睡之前，我們大掃除一次，自此一直到我們離開，就沒有再發生過事情。在我們受審之前，我們每天可以見客，母親就天天來看我們，然後，我們受審的日子到了，我們很緊張地等着那開審的鐘點。不知怎的，我們都覺得每人都不會被判到六個月以上，我們心理上就都有了準備。審訊是在獄中舉行，我們坐成一行，在每件案子開審時，只唱了一遍我們的名字，我們拒絕受審，我姊姊的名字第一個唱到，當縣長以低沉的聲音，讀出一年徒刑外加罰款的判決書時，我們都面面相覷了。第二個輪到我，也是一年徒刑，只是少了罰款。一個一個地，別的女孩子也都被判了，其中只有兩個人，亦判了一年監禁，其餘的被判三個月至九個月不等，四天之後，在晚上十一點鐘，我們調押到拉克瑙，住了足足十一個半月，還有半個月，因為我們行為規矩而豁免了！

我們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早晨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陰森的牢牆，無情而詭譎地聳立在我們頭上，使我們的心都有點下沉了。我們第一次知道監獄生活是什麼，要與外界隔絕整整一年！但我們每個人都決心不讓它沮喪了我們的志氣，不管多少困難和精神上的痛苦，我們要堅信我們的使命和我們領袖的偉大。

我們跨進了監獄辦公室，檢查了我們所帶的東西，其後，我們即被帶入獄中。女牢頭把我們的囚房點給我們看，並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應該如何生活等等，又說我們可以自由在院子裏散步，但到下午五點鐘，房門就要上鎖了，說完，她就去了。五點鐘鎖門實在有點

不愉快，其後我言把隻隻破爛的床排列了一下，洗了身子，有幾個人就決定在周圍看一看。那時是早晨，犯人都出了囚房在沐浴，或做着零星的事情，因為我們走過她們身畔時，頗為不願意的樣子，有幾個犯人就很好奇地望着我們，有幾個甚至進來一個友誼的微笑，但不少年紀大一點而資格老一點的，則陰鬱地望着我們，有一個犯人非常輕蔑地把我們從頭看到腳，後來我們發現她是一個輻軼必較的老女王，已被雇用為獄卒。

在獄中，每逢星期是檢閱日，那就是獄長來檢查，自清晨五點鐘起，即忙個不停，掃除庭院和囚房，到八點鐘光景，所有的囚犯都要穿了外表頗為清潔的囚衣站隊，面前擺着擦得發亮的鐵盤子。在我們第一次過檢閱日時，我們的女牢頭頗為恐慌，因為她不知道在獄長走到我們的囚房來時，我們將有何舉動。當他來時，按規矩所有的犯人都得起立，但在某幾個監牢裏，政治犯曾經拒絕過，因此我們的女牢頭就很擔心了。

可是第一次檢閱却過得很美麗。獄長甚為客氣，問我們有沒有意見，或者需要什麼東西，我有幾個同伴要書，或者要別的東西，我也想在獄中繼續研究，所以我就問能不能有幾本法文書，義大利文書，幾本關於速記的書和三冊字典。當然，我對獄長說，因為這些都是研究的書，所以我想要幾本小說。

我一本正經地要求這幾本書，沒有想到我是一個囚犯，亦沒想到，包括字典在內，我們每次只准有六本書在身邊。

獄長却只略為思索了一下，就很正經地回答道：『如果我向當局請得許可為你在獄中設

一個小小圖書館，那不就更好了麼？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書供你選擇了。」我正在遲終地答想着覆時，我見他的眼睛裏浮着一絲微笑，我就說道：『如果這不麻煩你，那就再好也不過的了。你知道我是不願意在這裏光是擺龍門陣，浪費時間的，所以我希望你馬上可以把那些書給我。』經過當局深長考慮了兩個足月之後，我果然得到了那些可愛的書。

我們每人只許帶六件紗麗和幾件別的衣服，我們又得每天自己洗滌，這可真不是一件易事。土布厚而重，一沾水便濕透，更重，更難處理了。但和許多獄中的其他事情一樣，我們馬上就習慣了，獄中給我們的食物，壞得可怕，雖然我們竭力想吃它，我們却始終吃不了，使我們倒胃口的倒不光是食物之窳敗，還有那種骯髒的煮法，實在使一個人一見到就會作嘔的，我們請求准予自己煮飯，上面總莫答應了，我自己分成四人一組，六人一組，的幾組，每組有一人煮飯，一人切菜，別的洗盤子等等，這樣分配好之後，我們就覺得生活好過一點了。

在一間囚房裏，我們住有十人至十二人。我們整天可以在院子裏散步，但到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們就被鎖在屋裏，要到翌晨六點鐘才開啓，所以晚上是最難消磨的時間，我們每個人想做的事情都不同，有些人想談天，有人想讀書或討論，有人想唱歌，娛樂，以俾忘了她們在身受着的苦難。有時候，我們互相擾亂得很厲害，但就大體而言，我們還算是能夠和平相處的。

外面傳來的新聞常很惱人，每一次我們聽到了一點消息，它就要使我們好多天不安定，有一次我們聽說母親受棍傷甚重，可又不知道任何詳情，我姊姊和我就幾乎焦慮得要發瘋了

，可是我們又不許發電報寫信詢問，因為我們在幾天之前已經寫掉了每半月一次的信。在這種時候，一個人最感到沒有辦法，苦惱，頹喪。

會見家屬之日，是我們的黃道吉日，有時候誰都沒有來，因為我家裏多數人都在獄中，只有母親在家。她得分別看我的大哥，姊夫，我姊姊，和我，如果她病了，或有別的事情要做，我們就沒有親人來會晤了，這是最傷心的事情。

我們每隔半月秤體重一次，如果任何人偶然增加了一二磅，那就是一件最不快的事情。她就要罵磅秤不靈，罵那惡毒的口糧，當然對於那個秤我們的醫生，要無休止地咀咒了。事實上我的確相信那個可憐的醫生每進一次我們的囚房，便要丟掉體重若干磅的，獄長和醫生，是准許進女獄的僅有的兩個男人，雖然我們之中最熱誠的女性主義者竭力否認偶然見一次男人有什麼好處，但每當他在我們院子裏的時候，她們却化了大部分時間和他講話，並把獄中每一部不當的事情，都算在他的帳上。

生活就是這樣子一天一天的，一月一月的過去，有時候我們覺得無聊寂寞，想念着被我們留在獄外的人們，有時候我們快樂滿意，工作，讀書，或互相討論。

我們覺得年青的女犯人都很友善，有幾個很恍人，亦很聰明。她們能唱能舞，其中有一個英印混血種，則簡直是此道專家。她是一個很古怪的人，在她更年青的時候，一定長得很漂亮。我不願意說出她的真名字，我這裏假稱她是瑪麗。通常她是關在一間單身房間裏的，因為她太頑皮了。她的小計謀很多，亦甚倔強，有一天，當她出房小步的時候，她上前來對

說道：「你知道嗎？小姐，我與一個英國名女伶有親戚關係呢，是的，雖然你也許不會相信，」
「你是爲的什麼入獄的？瑪麗。爲什麼你又不檢點一下行爲，獲得赦免而回家呢？」
「噢，我的天，我們既是同獄人，我就告訴你一個祕密，你知道我已入獄出獄多次，每次我一出獄，就有男人追求我，他們認爲我非常美麗，我更常被錯認爲我那有名的做女伶的堂姊。他們弄得我惱極了，我就只好犯點小罪，回到獄中，才能免得他們追隨不捨！」

有一個晚上，萬籟俱寂，衆人皆睡，躺在我身畔的一個女孩子把我喚醒了說道：「聽，你聽見什麼嗎？」我靜聽了一下，遠處似隱約有舞鈴釘鐺之聲，我就問：「這是什麼？」我的朋友答道：「我不知道，但它却使我有點毛骨聳然。此間曾關過一個舞女，判了死刑，絞了。也許她的鬼常來獄裏徘徊。」

我亦打了個寒噤，我並不願意在獄中或者別的地方見到鬼，但你我佯作不理會它，我告訴我的朋友不要胡思亂想，決不會有鬼到獄中來徘徊的，我想就是鬼也是會見了監獄而却步的，我的朋友却覺得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就來責備我。那聲音愈行愈遠，不久，我們就根本聽不到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醒來，又聽到那聲音，我們就頗有些發愁，我們醒着猜想它究竟是什麼聲音，却始終沒有想出來，這樣一連過了三夜，到第四夜，那聲音很近了，而且很響。我們屏息靜待，不久就看到一個全身穿着黑衣服的人，在一間囚房角上轉過去，舞鈴釘鐺之聲，就從她身上傳來，我們先想不出她究竟是誰，後來突然靈機一動，覺得她一定是一個獄卒

。就我們大舒了一口氣，幾乎高興得喊出來，值班的獄卒原應每夜走遍女牢，但他因為性懶，又以爲無須走到政治犯的院子裏來，所以她就一直沒來我們這邊，只在那邊巡視，那鈴鐺之聲，是自她腰際來着的一大串鑰匙發出來的。

第二天早晨，我們決定告訴別人，並替自己解頤。我們一開始講這故事，就見別人在互使眼色，我們就問她們，經過了一陣敦勸之後，她們告訴我們，她們每個人都曾聽到過那鈴鐺之聲，都會和我們一樣地以爲有鬼，但却怕驚動了我們，所以沒有告訴我們。

可是獄中生活的插曲，却不是每一個都可供我們談笑的。年青女犯所受的待遇，可使一個人的熱血沸騰，而我們却沒法去幫助她們。獄卒們都是頂壞的壞蛋，就一般而言，對於政治犯都是很粗魯，很驕辱的。當她們無理地和我們講話的時候，實在很難控制一個人的脾氣，但看着聽着她們爲了一點很小的事情而辱罵別的犯人則更壞。

光陰慢慢地逝去，我們過完了各季，冬季，其嚴寒的程度，只有北方人可以知道。沒有門窗禦那寒冷削骨的北風，只有鐵棚，就和沒有一樣。冬盡春來，我們過了幾天好天氣，不是很快地就過去了，接着是帶來灰雨和熱風的夏天。這比冬季更使人難受，可是我們也受過了。受歡迎的雨季和冬天再度降臨，到十二月底，我姊姊和我獲釋了，我們有些同志已先我們出獄，有的則在我們後面，我們只好丟下她們了。但雖然我們渴望着重返故居，我們却覺得這樣丟下了她們，實在於心不安。

監獄生活，並不是愉快的生活，但却是一種偉大的經驗，就我而論，我很幸運能與所謂

對社會有威脅的一些犯人相識，因為她們實際上比我們在日常生活上所接觸我許多人都要善良。我現在得能回家，當然很高興，但回頭想起那些留在獄中的可憐傢伙，過了那麼多年，就是獲得釋放，也無家可返，沒有住所，沒有人來指引她們渡新的生活了，就很感到不安。除了她們在獄中所學的一點小聰明之外，沒有別的本領可以幫她們謀生，於是為社會所唾棄，到處碰釘子，到無路可走的時候，就只有犯罪。爲了填飽她們的肚子，爲需要所逼，她們常不得不出于此途，於是再回到獄中，也許就從此葬過一生了。

我們常在報上讀到年青女郎犯重罪被判的新聞，有的女人謀殺了別人，有的女人屢犯不改，我們就不敢想象世界上竟會發生這些事情，可是我們這些過着舒適生活，又有愛我們的人照顧着的人，却不知道比我們運氣壞的姊妹們，在過着什麼樣兒的生活。當我們聽說或讀到一樁可怕的罪惡時，我們馬上就會表示出一種正義感的恐怖，可是我懷想，如果我們要在像那些被迫犯罪的人一樣的環境下生活，我們的行爲又將如何。我們那個監牢是一個青年獄，所有女犯人的年紀，都在二十一歲以下，說來也真奇怪，這些爲社會認爲是一種威脅的女孩子，大多數均甚多情，善感，能夠瞭解人的。如果以善良和友誼對待她們，她們就很坦白，直爽。可是這些可憐的女孩子，却被判了長期的監禁，只因爲生活對於她們真苛刻了，所以在憤怒的一刻，她們對自己的謀害本能屈服了。我們多數人亦都感到有這種本能，只是教育使我們不對它屈服罷了。我現在把這些新交的朋友留在後面，實在感到不快，她們什麼都沒有，而我的一生，則有過那麼多的好東西，一想起來，我實在感到慚愧。

有一個名叫巴秋麗，我後來非常喜歡她。她長得很美，有一對灰色的眼睛，身高不及五呎，却很豐滿，頭髮梳成兩個大辮子，拖到肩頭。雖然她的衣衫很粗，臉也沒有洗乾淨，但我第一次見她靠着籬惡的獄牆學編織時，就覺得她很不錯。看她起來是那末年輕，有着那麼一種天真的表情，使我懷疑她爲什麼要入獄，這樣一個小孩子，能夠犯了什麼大罪。我問她走過去的時候，她正在哼一隻歌，是人們在北印度山間常能聽見的憂傷的調子。

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懷疑地望着我，然後，輕輕地却猶豫地反問我：『你是誰？你怎麼會進來的？』我答道：『我也是一個囚犯。』她就大笑起來，她又問：『你犯的是什麼罪？』我告訴她我是一個政治犯，她很聰明地點了點頭，但我想她是不懂得什麼是政治犯的。不管怎麼樣，她總已覺得我是懷着善意，又非獄中官吏，所以她就對我道了她的名字。她羞澀地仰望着我，臉上帶着很可愛的微笑，然後嘆了一口氣，重理她的工作。我再問她：『你是爲什麼進來的呢？巴秋麗？』一對坦白的大眼睛望着我，她簡單地說道：『謀殺。』

『謀殺？』我不大相信她再問一句，她點了點頭，表示沒有錯。我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這個依舊只有十多歲的孩子，是不可能謀害任何人的。這裏面一定有蹊蹺。

我就再問她：『巴秋麗，你爲什麼一定要謀害別人呢？你是這樣年青，也許那時候你不知道你是在幹些什麼，那也許是偶然的事情。』她慢慢地抬起了她的頭；再向我望着。笑意已經完全在她的眼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恐懼和仇恨的目光，把她平常柔軟的表情硬化

了。

下面的她的故事；她慢慢地說道：

『爲我謀殺的是我的丈夫。他對我非常殘忍，常常打我，把我關起來。他又逼我挨餓。雖然家裏的糧食常是夠吃的，他却會把我應吃的一份奪走，只給我很少的一點，其餘的他自己吃掉或者丟掉。雖然我竭力想討他的好，他却常想出些新的方法來使我苦痛，他長得很英俊，我嫁給他的時候，我才十四歲，可是我喜歡他，我會對男女衆神宣誓，我要做他的妻子，侍候他，服從他，——因爲我母親曾告訴我要這樣——，給他吃得好。可是婚後過了幾個月；他忽然變得殘忍起來，見我怕他，反成了他的娛樂，他告訴我，他之虐待我，就是因爲這樣做他才快樂，於是我就怕得要命。我受了一年的苦，我雖然求他讓我回到娘家去，他却不許。我的憂愁，一天比一天增加，不管這一切的虐待，我仍想使他喜歡我，可是竭我所能，還是不能幫助他或取悅他。一天早晨，他把我痛打一頓，因爲他要穿的一件上衣，我沒有洗，他打過之後，走了出去，留我自己撫痛。過了幾個鐘頭，他回來了，穿了一套新衣服，頸子裏繫了一條絲手絹，我正在做一點工作，所以他進門時，我沒有轉身。於是他就向我喊道：『走過來，你這個小笨蟲，稱讚我的新衣服，我穿着漂亮不漂亮？』我沒有回答，只望着我自己身上骯髒破爛的衣服。他乃接着喊道：『說呀，你不會說話麼？還是在妬忌我的新衣服呢？』我依舊不響，他就走到我身邊，打了我兩個耳光，緊控着我的手腕，弄得我痛得要命。我叫道：『讓我走，否則總有一天我會把你殺掉，你吃了一整天，讓我捱餓，爲什

麼我還要稱讚你的衣服，爲什麼……？」我還沒有把話說完，他就提起他的手杖，一邊罵我咒我，一邊就拚命打我，打到我幾乎暈去，他才把我丟在一邊，說道：『如果你能夠殺我的話，現在可以來試試看了。』他把手杖一丟，悠閒地躺下來，馬上就入睡了。過了幾個鐘頭，我想動彈一下，却覺得渾身酸痛，只好又躺了下來。忽然我看見我的丈夫在一角呼呼大睡？他已脫掉了新衣服，把它們掛了起來，但那新的絲手絹，依舊圍在他的頸子裏，我向他這樣望着，心裏就發了恨，突然間我覺得我應該把他殺掉，和他算賬。可是怎麼樣動手呢？我四周一望，找不到我可用以擊他的東西。然後我的眼光落到那發光的紅手絹上，我現在記不起那時是怎麼一會事，只知道我馬上站起來，緊拉那圍着我丈夫頸子的手絹，愈拉愈緊，先拉的時候，他醒了過來，掙扎着想喊，但我只是繼續緊拉那手絹，直到他的雙眼幾乎脫眶而出，然後他就軟癱了。我鬆了手，因爲筋疲力盡，我就倒下了地，朦朧過去，惴惴地盼着我丈夫起來，把我再打一頓，可是他沒有起來，我則躺在他的身畔，不能動彈；第二天早晨，有人來見我們這個樣子，發現我的丈夫已經死了，就去喊了警察，告訴我們所有的鄰居。我依舊有點神志不清，不能相信我真的已經殺了我的丈夫。

『沒有人走近我身邊，最後來了一個警察，把我抓進了監牢。經過詢審之後，移押本獄，所以我現在在這裏了。我因太年輕，不應受絞刑，女人判死罪的本來又少，所以我的判狀是終身監禁，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屏息靜氣，兩眼釘着巴秋麗，聽完了這個奇異的故事。我依舊不能相信她所告訴我的

話，可是她既身陷囹圄，她的話一定是真實的。

彷彿她所告訴我的只是一件故事一樣，巴秋麗又重理她的工作了。她並不知道她這故事已對我發生了什麼影響，在她，這乃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她天真而純樸地以為是命運中所注定要發生的。她把入獄看成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當然的事情，所以又何必再勞心。

可是在我望着她那下垂的頭時，我的心裏却在為她疼痛。她是這樣年青，依然沒有成熟，那裏像一個殺人犯。為什麼她的命運這樣苦呢？她的一生就這樣完了嗎？我思索着；像這一類的案件，不該另外審理，另外處罰嗎？終身監禁不是開玩笑的，這是起碼二十年的監牢生活，沒有對於外界的知識，除了周圍的囚犯以外，沒有別的人，除了最粗魯的語言之外，聽不到任何東西，除了最低級的上帝造物之外，看不到任何東西，在獄中所學得的壞處，却是一個人在外面過十二年都學不到的。巴秋麗那時是十五歲了，待她出獄的時候，當已有三十五歲。把她的青春完全在獄中葬送，她還能像那時那樣天真可愛嗎？或者她會變成一個硬心腸的囚犯，為她的友人所不敢親近，渡着邪惡的生活，不可避免地 그녀의足跡再帶回到獄中呢？

我的思想混亂了，我摸摸巴秋麗的頭，說道：『我希望我會再見你的，巴秋麗。你必須要好好兒工作，以補償你的罪孽，也許這樣你就能早一點出獄了。』一個光明的微笑在她臉上浮起，她說：『是的，他們對我說，如果我不胡鬧，工作勤謹，則我可以很快就出獄，不必住滿原判期限的。我想回娘家，這一定是很可愛的，我的家在山裏，我真的很喜歡他們。』

我憂鬱地走開了，希望她的勇氣和樂觀，永不會因她的長期在獄而失去，原是由中的孩子，這個年青人只慣于樹木，花卉和新鮮空氣，她怎麼能過平原上的監獄生活，怎麼能受得了夏季的酷熱呢？這些是襲擊着我的疑慮，可是她似乎很滿意現狀，聽天由命，我禁不住佩服她。

我再回頭一看，見她全神貫注在工作上。我與巴秋麗在那監獄中共渡了一年，我常渴望着外面的世界，但到了我可以走的天，我却感到不快了。外面沒有眼睛明亮的巴秋麗，以她的談話和山歌來和我消磨辰光，一想到把她留在後面，就使非常憂愁，在我出獄前的一天，我去向我的同志們一一道別，忽然間有兩隻手臂圍抱着我，原來是可愛的巴秋麗，她的大眼睛淚水盈眶，靜靜地站在我身旁，我擁抱着她，讓她直望着我，我說：『你必須要勇敢，巴秋麗，要快活，在你出獄的時候，你一定要告訴我，如果你想到我那裏來，你儘管來好了。』巴秋麗就問道：『你在外面的大世界裏，不會把我忘了嗎？因為她們在這裏告訴我，犯人一到大世界裏，就沒有人願意記得她們了。』我摸摸她的頭，對她保證這是不會的，現在，雖然已經過了許多年，她的回憶却依舊很新鮮，恐怕再過一個長時期，也是如此。

② 當我與同天獲釋的幾位同志，走出院子，穿過牢門的時候，我向上蒼禱告，願巴秋麗及別的像她一樣的年青人，不會終生受禁，好運道會來救她們回家，回到和平與快樂的生活。

我再回頭時那禁衛森嚴的監獄作最後的一瞥，這高牆之內，關着數十名都只十幾歲的青年犯人，也曾是我一年來的家。大門在慢慢地關閉着，穿過大門，我依舊可以望見女孩子們

集合在院子裏面我們送別。我眼前模糊了，急急把頭轉過來，以免我的同伴們看到我眼中的淚水，但她們早已看到了，就笑着問我，是否因為離開了監獄，我很傷心，她們却不知道我的淚水是為誰流的，因為她們並沒有像我姊姊和我那樣在認識那些青年犯人。她們不與犯人接近，亦就不能瞭解我們對她們的感情，我流眼淚，並不是因為我離開監牢，因為監牢對於我們任何人都不是好地方，我流眼淚是因為我離開了一羣十幾歲的孤苦無告的女孩子，一羣因為無知痛苦犯了罪而被判長期監禁的女孩子，她們完全由于誤解和殘忍而犯的罪，如果貧窮，疏忽和殘酷不是她們的命運，則她們決不會犯的。我是為了這些人道，天真，可愛的小傢伙心痛，我是不願意離開她們。我可以回家了，親人和朋友，都在等着歡迎我，而她們呢？我不知道她們怎麼樣，我不敢想像。

第七章

「我願做別針製玩具，取你的歡心，
原料是清晨的鳥鳴和晚上的星星，
我欲蓋一所宮殿，宜於你和我去住幸
以林中的綠畫和海上的藍日構成。」

—— R. L. 史蒂文生

我們並不是在拉克瑙開釋的，而是由我們獄中的女牢頭押着回到阿拉哈巴，我們離家一

年，回來一看，家中已很荒涼了，珈瑪娜因病，在加爾各答治療母親陪着她。沒有人知道我們的釋放，我們回到極樂軒時，門還是鎖着的，可是消息像閃電似地傳了開去，在我們離開車站回家時，有人看見了，便把我們出獄的消息，到處傳佈。在幾小時之內，我家就擠滿了親友，同起我們獄中生活的種種問題，我們適才過了一年靜寂的生活，就覺得今天的聲勢太猛，我自己見着一下子來了那麼多人，實在有點頭暈。

在阿拉哈巴住了幾天之後，史瓦璐潑和我即往加爾各答去，珈瑪娜已快痊癒了，很想回家。于是在那裏只過了一個禮拜，我們又一起回到阿拉哈巴。

史瓦璐潑在她被捕之前，已把她的三個小女兒送到浦那的一個寄宿學校去了，最小的一個還只三歲；史瓦璐潑因為很久沒有見到她的孫子們，急於想去看看她們。那學校是幾個朋友開的，印迪娜也在那裏住宿。我在獄中的時候，曾生過一場惡性瘧疾，睡了很久，母親認為換一個地方也許對我有好處，所以要我陪史瓦璐潑同去孟買和浦那，我對於這個提議，高興異常，我們就直赴浦那，在那裏就了幾天之後，再到孟買，孩子們和我們同行，在浦那時，我們好幾次到棄拉巫達獄去探望甘地先生，他見了我們總表示愛護關切，每次能夠見到他，和他共處一些時，的確對我們很有好處。

我姊姊她的孩子們和我，在孟買大約住了一星期，我就是在這一個星期之內，遇到了拉甲，第一次是在一次集會中，我一踏進房間，我就注意到他，他似乎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氣概，帶着一種超然而頗高貴的神情，使我煩惱，亦使我着迷。雖然也來與會，他却像不是會中

的一分子，他靜靜地，獨自坐着，咬着一隻很好看的海泡石煙斗。除了別人給我們介紹了一下之外，我們根本沒有談過話，我在第一次遇見人的時候，常喜歡注意他們的手，因為我覺得手能道出真情，洩露一個人的個性。所以我第一件注意拉甲的事情，即是他的手，這對於感覺敏銳而藝術化，似乎能為它那特別靜默的主人道出許多底細。我們第二次晤面是在裘湖郊遊時，那是拉甲和另一個朋友發起的。這一次拉甲和我談了很久，多半是關於書本和共產主義的話，我答應從我大哥的圖書館裏取幾本書給他，這是我們友誼的發軔，我們乃開始互相通信。

我在五月裏偕史瓦璐潑去慕索里，住了幾個月，回到家裏，我決定在八月中去阿美達巴，和我的朋友帕拉蒂蒂共住幾天，因為她不久要去牛津大學了，我寫信給拉甲，把我的計劃告訴他，希望在阿美達巴或孟買會見他。我原想經過德里一行，他却要我先去孟買，我同意了，好像是命運之神擺佈着似的，我家有一個老朋友，那時恰好也在孟買，聽說我要到了，他就到車站來接我，拉甲也來了，每個人都不知道另外還有人接我，我却看見了他們兩人，心中頗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那朋友見了拉甲會有何舉動，但當我介紹給他們相識時，雖然這位朋友很猜忌地望着拉甲，他却沒有發什麼問題。

自那天以後，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和拉甲在一起，我們常去看電影，坐汽車，兜風，可是拉甲始終維持着一種疏遠的態度。雖然我知道他每天要和我共化這許多時間，一定很喜歡我，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愛我，因為他很少表示他的情感的。這却是使我喜愛他的原因

之一。

我因為慣受家裏人的溺愛，認為人民是當然應該喜歡我的，這僅是因為我想不到任何他們要討厭我的理由，並不是因為那是我所應得的。拉甲的漠不關心，起初頗使我有點煩惱，所以也許是我脫離了我的崗位，去擊碎他似乎是在他周圍建立起來的圍牆，我們每天在一起的時候很長，我們只是無止境地聊天，似乎從不會厭倦似地。

恰在我向阿美達巴出發的前夕，拉甲不經意地說道：「我們什麼時候結婚？親愛的？」這真是簡單地發出來的一個簡單問題，發問人的心，亦正簡單純潔似童心一樣。

我倒吃了一驚，可很覺得他這最不平凡的求婚方式，別出心裁，我們每天見面達一星期之久，彼此都沒有說過一個愛字，我知道拉甲喜歡我，但我沒有猜到他在談戀愛，至於我呢，我見他的次數愈多，我就愈喜歡他，他是這樣的與我所認識的其他男人不同，可是我不敢說我在愛他，我就這樣告訴過他。拉甲却以他的冷靜態度向我保證，我是在愛他，雖然我也許自己是不知道的。他就問我願不願答應，我說不願。我對他說，我自阿美達巴回來時，將讓他知道。

在我離開的一星期內，拉甲每天寫信給我，那些真是美麗的信，拉甲的口氣又是非常堅決，我離開了他，才知道我真是多麼喜歡他，我多麼想再和他在一起，我怕我在阿美達巴的停留期間要縮短了，因為我只想即刻回孟買去。

於是我回到孟買，告訴拉甲，我願意嫁給他。我正在美夢世界中生活時，第二天早晨却

給妻然一聲，擊回到現實，我在報上讀到了母親突然患病的消息，我即打電話給拉甲，決定當夜赴阿拉哈巴。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離開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將如何再見。

當我到達阿拉哈巴時，我發現母親已去拉克瑕治療了，於是我也趕到那裏去。

我以前只會在我姊姊面前提起過拉甲，所以一回來我就告訴她，我已答應嫁給他了。我求時暫時不要說開去，因為母親正病着而甲瓦哈則在獄中，所以我們只在自己淘裏守着秘密。

母親的情況很嚴重，我們在她身畔過了許多傷腦筋的日子，甲瓦哈的兩年監禁，快要期滿了，可是因為母親的情況每次愈下，他就在期滿前的兩天被釋了。過了好幾天，我才慢慢地復原。

到這時候，我才要史瓦璐潑去把拉甲的婚事告訴甲瓦哈。因為我常是任性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所以這次選擇我的未來丈夫而未經與我家諸人商量，我亦並不以為是不自然的事情。我並不想輕視或反抗我母親，大哥和姊姊的意思，但我知道除非有很充足的理由，他們決不會取不合理的態度的。他們根本不認識拉甲，但我確知他們不會不同意的，因為在他們的看法，我的幸福第一，我只怕他們會想到我們還認識得不够長，這是真的。但我並不認為長期關係便會幫一個人多知道對方一點。

當甲瓦哈向我說起拉甲時，他抱着他的典型態度，眼珠一轉，他開口了：『我親愛的，我聽說你在想要結婚了？你能不能告訴我那個年青人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頗感到一點懷

備，但我說我可以照辦。甲瓦哈開始問我拉甲是幹什麼的，我告訴他，他是一個律師，才執行律務。然後甲瓦哈問拉甲家裏有些什麼人，我說，這個我一點都不知道。他又問拉甲有多少兄弟姊妹，我亦瞠目不知所對。甲瓦哈開始有點不能忍耐了，我則戰抖着，責備自己不會向拉甲問這些極顯然的問題。拉甲在牛津大學時，進的是那個學院？他在那裏念的什麼？還有一個別的問題要我回答，可是我什麼也答不出來。最後，甲瓦哈問道：爲什麼我叫拉甲爲「拉甲」而他的名字簡寫乃是G·P。「這個簡寫代表那兩個字？」我現在真有些驚駭了，因爲我雖然模糊地記得拉甲曾對我說過G·P·是代那兩個字，我却一時記不起來了。我就頗爲胆怯地告訴我大哥，我記不得了，甲瓦哈現在再也耐不住了，便說：「這是荒謬的。」說過這句話，他大步跨出了房間，把我獨自留下，頗爲沮喪，不快。

我知道在這一方面，我是很愚笨的，但不知怎的，我與拉甲共處的那些日子，我是那麼專心專意地和他談戀愛。竟永遠設想到去打聽他的家庭或他自己。我們曾經談過和討論許多事情，但從來談不到我們自己。我只喜歡拉甲，別的什麼都不要緊。

那天晚上，我寫信給拉甲，請他供給必需的情報，他頗有一點懊惱，但寄了下面這封信來：

我的履歷

名姓：古諾當·胡其信

學校：國民小學及古甲拉特書院

大學：牛津大學聖坎塞林學院

宿舍：林肯宿舍

學位：政治學學士，經濟學學士，哲學學士。

俱樂部：沒有參加過，將來也不擬參加。

職業：律師，我對律務及一切我所做的事情都甚感興趣，但這並不說我不會棄而他就的

也許在一二年之內，我會搞政治。

嗜好：啣煙斗在沙發內躺一躺，喜歡沉思，與多數人頗有不同處。

體育：多年以前玩過根球，現在什麼都不會了。

性格：別人認為我是自滿自私的。

對於婚姻的看法：相信以完全自由給予任何有自由及願保存自由的人。

備考：沒有。

未來光輝事業的希望毫無。

經濟情況：平平——能夠過相當舒服的生活——當然不是大闊老。

最後：這是一張申請書，——也許是一張假定的——求克列茵娜·尼赫魯小姐同意在一

九三三年十月與上述者結婚。

這便是我所收到的信，却使我笑個不置，因為我可以從信上猜到，當我寫信給他，要他詳細描寫他自己的時候，他一定多麼懊惱。

待母親的病況稍爲好了一點，甲瓦哈即去孟買會見拉甲，甲瓦哈當時也見了甘地先生，對他說起我有嫁給拉甲的意思，甘地先生恰是拉甲家裏的一個熟客，不過和拉甲的交情不興，便說很想見見拉甲。於是拉甲就去見他，對於甘地先生貪根究底的盤問，却很不高深。可是拉甲始終沒有臨陣脫逃或動搖（我相信許多勇敢的人都是受不了的），反接受了甲瓦哈的邀請，到拉克瑙來會見母親和家裏其餘的人，過了兩個多星期，他來了。母親還在醫院裏，很弱，尙未脫離險境，當他看見拉甲的時候，她立刻就喜歡他，他也喜歡她。接着母親就要我們儘早結婚，我想把婚期延到母親病癒的時候，但她却不許有任何延擱，她覺得也許不會活得太久了，所以希望在她萬一不起之前，見我快活地終身大事解決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拉甲和我依民法上婚姻律的規定，在極樂軒結婚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婚禮，半個鐘頭之內就弄完了，與鋪張一個多星期的史瓦璐潑的婚禮，却是一個極大的對照。觀禮的有我們的幾個親友，和拉甲的兄弟姊妹及妹妹加斯都帕。母親依舊臥床不起，拉甲的母親，亦在阿美達巴臥病，所以我們才決定只要一個靜悄悄的婚禮。

因爲爸布（甘地先生）不能到阿拉哈巴來，他曾提議要我去華爾塔結婚，我雖然希望爸布能夠出席爲我們祝福，對於這一點却很不能同意；我簡直不能想到在我家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結婚，我家有那麼多兒時的回憶，和已經不在的父親的回憶。我婚禮中的美中不足，就是父親不在，我眞想他，可是爸布送來一封祝福的信，和他手織的兩匝紗，給我和拉甲，作爲婚禮，他給我的信是用印地文寫的：

『我親愛的克列茜娜：你現在快要「再生」了，因為婚姻確是一種「再生」，「是」不是？你的姊姊史瓦璐潑，做了加梯阿窪人的新娘，却勸她的丈夫此行，住到她的本省去。但你與史瓦璐潑有很多不同之處，我想你是不會把拉甲帶走的。再則拉甲是一個古甲拉底人，古甲拉底人向來是安土重遷的。（按甘地自己也為古甲拉底人）所以我希望你能以古甲拉底為你的家，或者即在孟買住也好，我的唯一願望是不問你在那裏，你一定快樂，並對於已經燦爛的你雙親的名字，再增添一些光輝。

我很抱歉不能來參加你的婚禮，所以我只好致函祝福，聊慰心願。

你的爸布。」

伐拉帕伊（註十四）聽到我們結婚消息的時候是在那西克獄內。他亦寫了一封道喜和祝福的信來，他亦提到，雖然我的姊夫郎告特·班迪特離開了他的故鄉，住到我家所在的聯合省去，古甲拉底的人民却要留我在他省內，不讓我走，或者把拉甲帶走，住到北方去。我原來亦並無此意，所以伐拉帕伊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可是我很高興知道有那麼多人願意歡迎我到我的新家庭去。

奈杜夫人是我家的一個老友，亦給了我一封慶賀的信，充滿了詩意和音樂，可以十足代表她的為人。她寫着：

『我親愛的小蓓蒂：（一個很不幸的親熱稱呼，多年以來一直跟着我不捨）一個人

（註十四）名巴德爾，甘地小同鄉，曾任國大主席多次，為國大最有實權之人。

發現了一朵毫不露痕跡的戀愛之花，突然盛開，在我們當代民族生活死寂之際，大放光芒，真是多麼高興啊！而你們居然這樣嚴守祕密，可不是一對不多見的惡作劇者！我親愛的小人兒，我確也爲你們新覓得的快樂而快樂得不得了。真的，我是雙倍乃至三倍的快樂，因爲我知道這對於親愛的小媽媽，（奈杜夫人常這樣稱呼我母親），當是怎麼樣一種安慰。她身在病床上，而心中的最後願望已經實現，能夠看到她的孩子做新娘！我亦知道，你的爸爸要是活着，將如何祝福和贊成你的選擇，却在他的特有的戲謔和笑聲之中，掩藏他的情感。雖然在他那莊嚴年老的心裏，他亦有他的願望，且常常說出口來。

「我認識拉甲，比你還要早，我可以在各方面零碎地，給你講一點關於他的事情，譬如五月裏的某星期。他躺在牛津大學附近河上的小舟裏，暢論和尙道士的派系，又如在倫敦時，解鬆領帶，口啣煙斗，躑躅皇家咖啡店，是一個十足的波希米亞人（註十五），但我對於他的最後印象，則是不在孟買維多利亞總車站，在一羣穿土布人民的中間向甲瓦哈道別，他頗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土布羣衆中有點不配，大家亦都胡猜他究竟是誰。我也懷疑了一些時，雖然他與我一同告下主席台，他就是在雲眼睛的時候都沒洩露他的親密關頭，和即將與他未婚妻大哥發生的親密關係！」

「我知道史瓦潞潞和珈瑪娜是在匆匆地爲你準備嫁妝，並且抱怨着純土布做結婚

（註十五）中歐波希米亞人爲不事生產，行爲浪漫之典型人物。

禮服的變化太少。可是爲什麼這種事情會使你懊惱呢，因爲你一向穿着喜悅與夢想的衣服，並且佩帶着自己青春的，戀愛的和冒險的珠寶。

『我謹祝你們能其同合作，使你們的婚姻，成爲美麗而持久的同志結合，不但以互相的愛好，並且要以互相的瞭解，信心，和在生活中的每日計劃與問題之共同利益爲基礎。』

『你爲參加這同志結合中的一股，帶了幾樣上等的個人天才，更由於一切屬於你家的豐富和尊貴的傳統而增高了價值。因爲你家的傳統，乃是現存傳統，理想與成就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對於國家的一個例子和一種啓示。……所以，你的婚姻不僅是僅於你家親友的一件私人事件，國家民族亦在裏面有分，因爲你是莫底拉兒·尼赫魯的女兒，和爲羣衆愛喜的甲瓦哈的妹妹。』

『但你也我的小妹，所以，小新娘，我向你致送我一切最善良的祝福，並爲你已覓得你的配偶，友人和青春的伴侶而歡忻。』

這封信，和其他無數的祝我幸運快樂的信，使我大爲感動，我希望能使此後的新生命，能夠成功地開展。

婚後沒有幾天，我離開了老家，往新家出發，却並不是不感到痛苦的。我不願離開尚在重病的母親和家中其餘的人，我對於未來，對於我前面的新生命，又頗有點畏懼，可是每一次我一看拉甲，那麼誠懇和可愛，我又心定了。

在我們向阿美達巴出發的晚上，所有我的朋友，親戚，以及我故城的全體布民，幾乎都送來我的行，在那一刻，我感到空前的憂傷，每一個人都噙着眼淚擁抱我，但我却始終能鼓起我的勇氣。最後，當火車汽笛長鳴時，我靠緊在甲瓦哈身上，他輕輕地對我說道：『要快活點，親愛的。』就這幾個字，却使我竭力拚住的眼淚，直奔出來。和母親分手的一刻，也很難過，但爲了她的健康起見，我不致放聲大哭。現在，當火車慢慢地出站的時候，我感到像要跳出車窗，回到我家去一樣，可是骰子已經擲了出去，決不能收回的了。

當我們行近拉甲故城阿美達巴時，我第一次對我談起他家裏的每一個人。他很公正，替我很清楚地描述他們和就將來的生活。他對我說起我也許要遭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多麼不願我之必須離開我的老家。他說他感到彷彿在剷除一株植在它生長開花的土地上的幼樹，現在却要把它種植到別處去，所以他受着許多疑感的侵擾。這株樹會因這次剷除能受益，而變得更美麗更能結果麼？或者它會在陌生的環境中枯謝呢？當拉甲近着他的家時，這些問題就使拉甲焦心，他幾乎像要後悔不該要我了！

我們在天快亮時到達阿美達巴，他的親友都到車站上來迎接。在阿美達巴住了幾天之後，我們搬到了孟買，新的生活就如此開始了。

拉甲在年青時曾立誓不入官立學校而進了古甲拉底書院。後來在英國，他和大多數學生一樣，歡喜弄弄政治。回到印度，他決定未在孟買的法律界站定脚跟之前，暫不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一段時期，他就專心致力於律務，但因為政治興趣一向很濃厚，他就覺得留居爲

隔岸觀火者，一天比一天困難，漸漸地他對政治屈服了。我可以看到拉甲並不滿意於他現有的職業，他亟想爲他的祖國出力，如果必需的話，他願爲自由大業而放棄他所有和所珍貴的一切。迄今爲止，拉甲的政治生涯從未爲個人野心或獲得所沾汗過，他向來願意退居爲幕後的靜默工作者，工作而不求吹噓，這幾年來，雖然有許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他却始終堅定地，不變地如此幹着。

像拉甲這類的人，不管他年紀多大，總是能夠維持他天真的純樸和對於某種理想的信念的，他很誠實，坦白，深信人性本善，待己甚嚴，但並不苛責性格不同的別人。像這種一心一意是理想家的人，一旦遇到失望，便非常苦痛。

許多人都以爲他太驕傲，自滿自得，這是很不對的，他的最大的短處——如果這算是短處的話——是他太敏感了，他少年老成，與別人不同，因此即易被人誤解，他這一種持重的態度，常爲人錯當作自滿自得，真正認識他的人，都喜歡他，倒不是因爲他的德行，（那也是很多的），而是因爲使他如此近情的那些短處和弱點。

第八章

「我們旅行者，是我們所行道路的製成品

我們也住下來，但却像插在時間巨流上的羽毛。」

——薛西爾·旦·呂依斯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生活上充滿了變化與不定，我從來不能預先知道接着會發生的事情。起初，我覺得很興奮，但這種不定的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繼續着，有時候使頗使人頭痛，對照起來，我結婚後的幾年就很不平，我曾希望他能繼續如此，然是有波折亦不多見，可是我却希望着達不到的事情。

在頭幾個月內，生活可真不容易。阿美達巴是一個大的工業中心，有着一切因工業革命與古遠傳統衝突而產生的矛盾，對於我，好像是連它的存在都不知道的一個另外世界，每一件事情似乎都與我所屬的世界不同，——如一個人對於革命的看法，他的習慣，禮俗和生活方式等。雖然我在我丈夫家裏所遇見的每一個人都很和善，我有時却仍感到寂寞和完全莫名其妙。若不是我對於拉甲的愛戀，深長如昔，我恐怕就要覺得這新生活很難過了，拉甲在我失望時候的撫愛和瞭解，和他全家所表示的體恤，把我拖過了那個緊要關頭，以後每次都是如此。也許我曾多次令拉甲失望，但他却從沒有使我失望過。

我婚後過了幾個月，接到甲瓦哈一封來信，這亦有助於我對於新環境的適應。他在信裏說：『在你結婚生活的新經驗中，你得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人生，並由是而獲得智識。可是智識的代價，常常很大，要化很多個逝而不返的年頭。那些曾幸度牢獄生活的人，至少知道忍耐的價值，如果他們真已受到監禁的益處，他們就是學會了適應環境，那即是一件大事。我希望你不久即能安定下來，祝你永遠快樂，小妹妹。』

說起來也許很奇怪，在我結婚生活的初幾個月內，吃飯是我最大的問題。我對於吃飯

向來是大大講究的，可是我和大多數喀什米爾人一樣，我喜歡肉和魚。在阿美達巴，我卻發現大家都是嚴格的素食主義者，沒有肉，沒有魚，沒有蛋，亦決不可能到旅館飯店去吃到一點，因為向來沒有人吃過葷。我很喜歡古甲拉底的食物，可是只吃素菜，總覺得不能滿足。我吃了三個月的素，這三個月內，我從來沒有吃飽過。其後我訓練自己不要太倚賴肉類，現在，我已可以自動戒葷，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了。

拉甲的家庭，是阿美達巴的大商家之一，他的父親已在多年前去世，那時拉甲等都還是很小的孩子。嗣後一切商務均由他母親負責，雖然困難甚多，但仍能安然渡過。她這樣維持了好多年，一直等到牠的兒女長大，才卸了責任。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她並沒有忽略她的兒女們，却以她的全部撫愛和關顧撫育他們，即對於他們最小的需求，亦不使失望，和一切做買賣的人一樣，拉甲家裏的人都很謹慎，幽靜，還有一點不大合羣的態度，從不對別人顯示他們的情感。起初，我對於這一點頗不能了解，常把他們的謹慎誤為缺乏情感。

拉甲家裏是一個大家庭，但家裏各人很少干涉他人願意過的生活。可是他們却是一個組織甚為密切的家庭，彼此都以深長的感情聯繫，而不是以商業利益結合在一起的。阿美達巴的商業幫為甚為狹窄，保守，抱殘守缺，要求合於它自身的評價，這就常是一種使人惱怒的，不需要的，對於一個人私生活之干涉，尤其是對於一個大家庭的一分子是如此。所以我們適應環境的過程，的確很困難，而且化了很長的時間。

我相信在過去，大家庭當然有它的用處，且甚適宜於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可是那種結

構現在已在迅速地崩潰，再也不能在它舊日的形式下復活了。有一種不斷的奮鬥，似乎在全印度各處開展着，個人在爭取他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而大家庭則在索取一個更一致的模範。當然，在這兩者之間，家庭的控制力，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它不但阻撓了私人生活，而且也阻撓了民族生活，不能與推動今日世界的力量相配，我相信大家庭必須漸漸地消滅，但印度既是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歷史又很悠久，就這消滅也得要很長的時間。

可是就家庭為社會的基礎單位而言，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小家庭，譬如我們在極樂軒的生活，我的父母，甲瓦哈和他的家庭，我姊姊和我，我們共同組織成一個單位。但我們之中任一人，都無須依任何鉄板死硬的規則，和其餘的人聯在一起。我們共住在一所房子裏，可是却過着我們各自的生活，彼此間的衝突，絕無僅有。除了感情以外，沒有別的束縛把我們集在一起，而感情却是比什麼都強的一種束縛，普通大家庭裏以經濟的束縛把人們拉在一起，便遲早間會成為真正的束縛，壓制個人，阻止他的成長和發展。

我這一種見解，當然不能與拉甲家裏的觀念相容，有時拉甲自己都不贊成。我們發現有許多事情，我們不能同意，有時候我們的見解便衝突起來，在那時候以及這些年來他所表示的忍耐與瞭解，真是一件偉大而不平凡的事情。這就助我渡過了頭幾個月，亦就是最困難的幾個月。

我們婚後有數月之久，我們與拉甲全家住在一起，其後，我們自己有了所房子。這房子不大，却是異常近代化，我很喜歡它。我以前只有很少理家的經驗，便覺得有點眼花撩亂

，有時候覺得很困難，可是就大體而論，管理自己的家，實在很有樂趣，尤其在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生活舒適的大家庭中渡過的人，現在住到一所小房子裏，過此較簡單的生活，實是一種新穎的經驗。

當我丈夫出去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日子過得頗為寂寞。在孟買，我認識的人不多，在我認識的人中，除了拉甲的朋友以外，多半是我父親的老朋友和他們的家屬，我却很能交朋友，不久就有了許多新知，有些即成了好朋友，生活快活而滿意。

一九三四年冬天，甲瓦哈又入獄了，他每年最好的幾個月都在獄中渡過的。我們有好幾個月沒有見到他，所以當珈瑪娜寫信來問我和拉甲想不想去看甲瓦哈時，我們就立刻接受了她的提議。辦好了會他的手續之後，我們決定與珈瑪娜同去德拉洞監獄。我們在約定的一天到了獄門邊，等了約有半個鐘頭，我們被帶到甲瓦哈的囚房。依習慣，會見犯人應在監牢辦公室，但因甲瓦哈的囚房在外面的一排，所以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拉甲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監牢，這是他的第一次訪問，德拉洞監獄，還沒有我所知道的別的監獄一半威風，但對於一個從來沒進過監牢的人，即是德拉洞監獄也是一個陰森的地方。我們坐在甲瓦哈的囚房裏，房裏傢具極少，只有一張鉄床，一隻桌子，一張椅子，桌上散亂地擺着幾本書，屋中一角，有一具紡紗機。那天天氣陰沉，寒冷，有風，囚房內顯得鬱抑寡歡。甲瓦哈雖以他一貫的高興和微笑來招呼我們，他却顯得瘦弱，身體不好。珈瑪娜和我曾探獄多次，見過我們的親人瘦了病了。對與拉甲，這一切都是新的，他覺得整個地方都是可怕的。在這一次會見中，他只

靜靜地坐着，講演的都是珈瑪娜和我。我們一回到家裏，他往他自己房裏一跑，對誰都沒有講話。過了很久，他還沒有轉來，我想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發現他躺在他的床上，樣子頗爲憂愁。自那時以後，拉甲曾去獄中探望甲瓦哈多次，但是直到現在，每次他往監獄，總使他憂鬱沮喪。看着親人年復一年地關在鐵門後面，原是很不愉快的，它將不可避免地使一個人感到一點憂愁，有時候還有一點企求有我們也許再也見不到的友人爲伴的渴望。可是它却不能使我們感到束手無策或懊喪，相反的，它使我們更決心繼續我們的奮鬥。今天，拉甲自己也已隨無數同志入獄，我們亦曾一年多沒有見面了。有時候當我爲寂寞和對於拉甲的想念所克服而他亦在我的信裏猜到這一點時，他會因此而責備我，常常使我爲洩露我的弱點而慚愧。

拉甲有好幾年避免積極參加政治，可是事情演變得很快，到了一個時候，他覺得繼續站在政治外面，實在不可能，慢慢地他就捲進去了。許多人以爲在這一方面，我的影響很大，使他放棄了律師生涯，但他們是完全錯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政治會帶來不安，變化，監牢和長期的分離，我有過十三年的經驗，決不願失去我所獲得的滿意與和平。我不願意積極參加政治，因爲我的子女都很幼小。我親見甲瓦哈和史瓦璐潑的子女會如何因爲沒有家庭生活，沒有安定的家或日常生活而徑小就受苦。可是我却不能對於週圍發生的事情，麻木不仁。所以我只做了我所能做的一點點，可是拉甲既然自己要全力參加奮鬥，我就覺得不該去把他硬拉回來。就這樣，過了很短的一段快樂生活之後，我又得爲由逮捕與監禁而產生的分離準

備了。

我們一直住在孟買，我很喜愛這個大城。我也喜歡阿拉哈巴，但只是因為我家在那裏，並無別的原因。我喜歡大城市，也許因為我的半生是在小城裏渡過的緣故。我喜歡孟買，因為它給我熱誠和友誼，因為它常有一種期待的神氣，那是很迷人的。海，對於我有一種新的東西，我頗為其所惑。我所對於海的知識，只是我在赴歐途中所見的一點。我從未長期在海濱住過，可是在孟買，我能如願以償，永遠看不厭波濤起伏，或憤怒地向着岩岸激沖。

因為日子好像過得太慢，我就參加一些社會工作，前身於各種婦女組織。我們到貧民區去工作，我覺得很有趣，但是看到那麼多的貧窮憂愁而不能除它，亦覺得很傷心。

一九三五年一月，母親來看我們。甲瓦哈是在牢裏，珈瑪娜則在加爾各答醫病。爸布曾請母親到華爾塔去住幾天，她就決定前去，因為她在阿拉哈巴亦很孤單，她旋即由華爾塔來到孟買，這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新家，我非常高興。她原想只住一個月的，可是不幸過了三個星期之後，她患上了癱瘓症，大病了好幾個月。我的姊姊和姨媽趕到孟買來，母親在死與生之間掙扎着，我們過了好多焦慮的日子。

在母親養病期內，我們的兒子哈夏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出世了。母親大為高興。她是她的第一個外孫，因為我大哥和姊姊，都只生女兒，沒生兒子。

母親漸漸地恢復健康了，可是那只是末日的開始，她再不能與以前的她相比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久病的珈瑪娜，病勢更劇了。醫生勸她身體好一點能夠旅行時，應該

馬上到瑞士去。那時候她住在聯合省一個小避着地，撲瓦里的療養院裏。拉甲和我決定去看她，在她出國之前，共住一些時候。所以我們就帶了那兩個月的嬰孩，到撲瓦里去。在她出國之前，我們陪她過了一個月，我們那時却不知道我們永遠不能再見她了，大約一年以後，珈瑪娜死了。

她的死訊傳來後第四天，我們的兒子阿齊出世了，他的誕生，向例應該快樂一場，但珈瑪娜的死，却在我們的生命上罩了一陣暗影，我們的心裏沉重，不能再為我們嬰兒的誕生而雀躍了，可是我認為他的出世，確有助於中和那個打擊，減少我們的悲哀。

第九章

『最美麗的物件，最迅速地消隕，

它們逝去之後，餘香猶存；

但對於愛玫瑰花的人，

玫瑰花的香味也使他傷心。

——弗蘭西斯·湯姆蓀

我第一次見到珈瑪娜，是在我父親在極樂軒舉行的一次要會中。我還是一個小女孩子，不許參加那宴會，可是我可以在洋臺上觀望。我想是我的一個姨母，指着珈瑪娜向我說道：『你看見那個姑娘嗎？你想你會不會喜歡她呢？她就要做你的嫂子了。』我向我姨母所指的

方向看去，只見一個瘦長而非常漂亮的姑娘，和另外幾個人圍着一張桌子座着。我不知道瘦子是什麼意思，但我猜她是要來和我們住在一起了。我想多一個姊妹也不錯，可是我希望她能再年輕一點，和我差不多的年紀。我迄今未曾忘記這第一次見到她的景像，以及在她十七歲時那種青春和新鮮的氣概。

過了幾個月，甲瓦哈在德里結了婚，珈瑪娜即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的父母會如何得意地給人看他們的漂亮媳婦。她不但美麗，而且很健康。見過她的人，決不會想到她的大部分生命，將在病床上渡過的，婚後生活，對於珈瑪娜和甲瓦哈似都很好。前途甚為光明，沒有雲翳遮蓋在天空，如此過了很快樂的幾年。然後突然之間起了變卦，政治把甲瓦哈和我父親拉了開去，接着發生了許多急遽的變化，因為一個瘦小，像是飯都沒有吃飽的人，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以及許多別人的生活，來改變一切事情的進展那個瘦小的人，即是甘地先生，和我家其餘的人一樣，珈瑪娜放棄了一切奢侈品，變成了一個他手下最忠實的信徒。他對她的愛護，也無微不至，她對他，以及他所尊貴的主張亦是如此。

珈瑪娜在娘家向來不知道艱苦憂愁，在她出嫁前後，她一直過着安定舒適的生活，從不必顧到明天會帶來些什麼。忽然之間，這一切都變了，生活變成了不安定，分離，心痛，以及許多物質上的不舒服。珈瑪娜却以不折不扣的勇氣，微笑地去面對一切。我從來聽她講過一句怨恨或不滿的話，當事情進展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時，我們多數人都要咕嚕一聲，而她卻是從來不這樣的。在甲瓦哈把他的生命獻給國家時，珈瑪娜毫不猶豫地追隨他而前進。如

果印度有一個超人的戰場。只爲國家而不爲自己着想，具是決不動搖的毅力和罕見的勇氣者，那個戰士就是珈瑪娜。珈瑪娜並不好名，正如我的一個朋友寫到她時所說的：『她的生命，像一盞油燈的光焰。它閃耀着，它明亮了，它的火焰一直在增大，然後，靜靜地，當油乾的時候，火焰一搖，死滅了。』據說『上帝所愛的人，要夭折。』這是一點不錯的，因爲沒有人能不愛珈瑪娜或不欽佩她的英勇的。她在生前，雖有她丈夫和公公的堅強人格籠罩一切，而她在政治上仍能有她自己的地位，如果死神不是如此殘酷地把她搶走，她也許可以享有更大的名譽哩。她的外表很脆弱，但她的性格却是堅強而真實。除了真正知道她的人以外，很少人知道在她那對柔和眼睛或幽靜儀容後面的力量。她有許多好德性，但也有許多缺點，她的一個缺點是稚氣，似乎永遠沒有走出她的姑娘時代。有時候她絲毫不管她的健康，無論怎麼勸告她，都不能使她多照顧自己一點。雖然生過多次病，好幾次都是險症，她却從不見年老一點。一直到她去世，她始終維持着那甜甜的，年青姑娘的面貌，和身材，正和她才結婚的時候一樣。健康的不良使她身體全部崩潰，但在外表上，就我認識她的這幾年而論，可說很少變化。

珈瑪娜婚後有好多個年頭，我很少看到她。她因是新娘，受到大家的寵愛，其後到天天忙於社交活動，因爲我的父親很好客，而母親到病的時候很多，珈瑪娜就得替他作主婦。一九二六年，當我們一起在歐洲時，我才真正認識珈瑪娜，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們對於生活中有關我們的各種問題，以及我們所讀和聽到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婦權，常常舉行很長而

有時候很熱烈的討論，可却終是歸宿到很愉快的結論。在歐洲時，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床上臥病，在她能夠旅行的幾個月，我們共同起居，實在值得追憶。她終是急於要看見新的事物，學一點新的東西。她充分享受野餐或宴會，從不煞風景，雖然也許她是感到很厭倦的。不管煩擾如何嚴重，她從不抱怨。我們自歐洲回來後，我們更加接近了。因為我們都積極地參加政治，共同工作。這裏我又為珈瑪娜的能力而驚愕了。我比她要健康得多，却常向疲勞或困乏屈服，留在家裏，但她就不然。即在寒冷的冬天，她亦常能在清晨五時起床，準備停當，因為我們要在那個時候訓練婦女義勇隊，其後自上午八時起，就開始做糾察洋布店的工作，在那寒冬數月之內，珈瑪娜繼續工作如常，鎮日操作不息。其後夏天到了，她依舊堅守崗位，不怕烈日和炎熱。我們很多人亦是這樣幹着，可是我們却常嚙嚙，感到疲乏和沮喪。珈瑪娜就不然，她的信念和精神，似乎永不動搖。可有這樣使她自己疲倦，她是在加速她的死亡，因為她的精神雖然堅強，她那病痛的身子却支持不了這重担，到最後，死亡就征服了她。珈瑪娜雖是一個幽靜細巧的人，却有很肯定的人生觀，一旦她下了決心之後，就必定要見之於行動，非不良的健康所能動搖。她當然受甲瓦哈的影響很大，但却不是唯命是聽的，因為她有她自己的個性。

珈瑪娜是一個熱誠的婦女運動者，她爲了婦女的權利，曾在她的友人和工作者中間作過多次奮鬥。她常與男人們發生爭執，因為他們說，他們的妻子聽了珈瑪娜先生的話，傳染了她的思想，那是對於她們根本不相宜的，珈瑪娜有一種最獨立的精神，苦難或疾病都不能加

以征服。她甚以能在她祖國爭取獨立時擔任一個小角色爲榮，很高興知道甲瓦哈受到千萬人的愛慕。她從不妬忌他的名譽和他的景仰者。

自一九三四年以後，珈瑪娜的健康加速地崩潰了。她住進了撲瓦里的療養院，我們過了許多焦心的日子，希望着並祈禱着最好的結果，可是她的情形却只有每況愈下，甲瓦哈又進了監獄，這一次他是在阿爾莫拉，特許在指定的日子去看珈瑪娜的病。她一定是天天盼望着他去看病的日子，而他們會面的時間，一定是過得飛快的。最後，醫生提議珈瑪娜應該到瑞士去，在她出國之前，拉甲與我曾去撲瓦里和她共處一些時候，我帶了一個才滿兩個月的兒子，珈瑪娜一見到他，比我母親還要高興，她那時威脅我說，如果我不好好地撫養他，在她回國時，他要把我的小兒子奪去，把他養大。

在她啓程的那天，甲瓦哈特許從阿爾莫拉監獄出來，送她的行。在那苦痛的一天，他的腦海裏轉着些什麼念頭，我不知道，可是一看他的臉色就使我心碎。他的眼睛，包容着一切他思以嚴肅表情掩飾而却掩飾不住的愁思。到了道別的一刻，他和珈瑪娜都說了再會，每人都帶着一個勇敢的微笑。然後她的汽車把她運下山，開到帶她去孟買的火車。甲瓦哈在擁抱了母親和我之後，帶着沒有流出來的眼淚，踏進了待在一邊的汽車，回到阿爾莫拉監獄去。當他離別我們轉身走開時，他好像突然失去了他走路的彈性，和他一向具有的活力。他像疲累不堪，比幾個鐘頭之前要老得多了。幾個月之後，甲瓦哈出獄了，即刻坐飛機往歐洲，因爲珈瑪娜的情形很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她在瑞士洛桑城的附郊長逝了，死時甲瓦

哈和印迪娜都在身邊。

第十章

『一些陰影，一些陽光，一些得意，一些眼淚，以及似水流年所積累的重寄。』

——伊登·斐力撥

珈瑪娜死後，甲瓦哈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回到印度，留下印迪娜在瑞士上學。我很想即去看他，但却過了些時，到我的嬰孩滿月時才能成行，這是一段痛苦的旅程，在珈瑪娜慘死以後，我真怕去見我大哥。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她，所以我知道甲瓦哈必定是如何地悲傷。我們到達極樂軒時，甲瓦哈出來接我們，他的臉，在幾個月之前顯得那末年青，現在却老了，滿面愁容。他像疲累已極，雖然竭力想掩飾他內心的痛苦，他那憂思鬱鬱的眼睛，却顯露着那種痛苦，使得所有常與他在一起的人難過。我們在阿哈拉巴住了幾個星期，然後隨全家去拉克瑙，出席在該處召開的國民大會。

那年甲瓦哈當選為國民大會主席，和向來一樣，政府上去了他的全部時間，個人的損失和悲傷，都擦在一邊了，雖然憂愁寂寞，甲瓦哈仍埋頭處理無數的會議和一切其他的工作。下年國民大會要在番慈坡開會，他又當選為主席。

番慈坡國民大會開過會以後，全國舉行大選，選舉各省省議員。甲瓦哈親自為國民大會

候選人旅行各地，走遍全國，在城市鄉村，演講數千次，終於藉此而使才自上次奮鬥復原的人民，重新鼓起熱誠。國民大會在七省之內，占絕對優勢，經過了多次討論之後，與總督成立協定，在各省接收省政府，幾乎所有的國民大會籍廳長，都曾在監牢中耽過。我姊姊史瓦璐潑也出任廳長——是印度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廳長。

自她童年開始，史瓦璐潑一向是一個很機伶的人，顯然宜于廳長的職位。她無論處理什麼事情，都不慌不忙，以冷靜穩當的態度，對付一切問題，有風韻，能克己而美麗，她極易贏服別人。所以她這廳長，大為成功。她所担任的是一樁頗為困難的工作，因為她從來沒有受過這一類的訓練，可是她做得很好，也很得人心。當史瓦璐潑開始積極參加政治時，她的演說天才，使我們都大吃一驚。她似乎天生是一個演說家，不管她的聽眾如何多，很少表示任何慌張之色的，用印度文或英文，她都能流利而安詳地講個滔滔不絕。

當她還很年輕的時候，史瓦璐潑的頭髮就開始花白了，這是祖傳的一個缺點，以後迅速地，白頭髮一天比一天多了。現在，她的頭髮，幾乎已成雪白，可是這却只有增加了她的妩媚。

她是一個能幹的母親和勤謹的主婦。雖然政治占去了很多時間，她却依舊能夠勻出功夫來照顧她的家和孩子。

甲瓦哈每年要來孟買兩三次，即住在我們家裏。我們很高興有他在家，但却很少見到他，因為他總是忙着有約會的。當他在我們家裏時，我們這個小家的靜靜的日常生活，便完全

變了。從清晨一直到深夜，不斷的客人來了又去，有的是約好的，有的却只想來見一見甲瓦哈。電話門鈴響個不停，我的大部分時間，即在電話上門鈴之間跑來跑去。規定的吃飯時間沒有了，家裏想僻靜一點也不行了。我永遠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進來吃中飯或晚飯，所以只好準備一個有伸縮性的廚房，隨時接到通知，便可爲一二十人開飯。

在這些時候，生活只是一段連呼吸都來不及的長期的衝鋒，除了我們陪他去開會外，甲瓦哈只在吃飯的時候才看得見。偶然只有我們和他在一起時，我們就能過幾個很愉快的鐘點，聽甲瓦哈講述有趣的軼事，擺龍門陣，開玩笑，泛論一切事情，有時也討論我們的家務。他如能靜靜地在家過一個黃昏，他常會向我們誦讀幾首詩，聽他讀詩是很愉快的，因爲他讀得很美麗。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母親突然因癱瘓症發作而死了。她死後二十四小時，她的姊妹，即我們的姨媽，亦因某種急病而去世了。這個雙重悲劇，對我們大家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幸運的是在出事的時候，我在阿拉哈巴。我回到孟買時，頗爲鬱鬱不歡，我知道沒有了母親，我家決不會與以前一樣了，因爲昔日的生活似已一去，不復返了。

那年的下半年，甲瓦哈啓程赴歐，去看印迪娜，拉甲和我也想去，但到最後的一刻，他却因工作纏身，走不開了。他提議我可以跟甲瓦哈同行，但我不高興離開拉甲和兩個小孩子而旅行。再則我一向就在計劃偕拉甲一同遊歷歐洲的，我事後很悔沒與我大哥同行，因爲他去西班牙時，內戰正在進行，他的旅行極其興奮而有趣。他回來時，帶了印迪娜到印度，

渡一個短短的假期。

一九三九年四月，印迪娜決定回到英國，繼續攻讀，拉甲瓦和我又計劃作環球旅行，先陪印迪娜赴英，可是我們的計劃又失敗了，因為拉甲不願意馬上放下他在全國計劃委員會中所擔任的工作。我們到最後一刻退了船票，當時戰雲雖瀰漫天空，我們希望以後仍能成行，可是我們却從未再有旅行的機會，因為戰爭不久爆發，便不能動身。

一九四〇年年底，印迪娜決定回國，她于重病之後，曾在瑞士過了些時，當我聽說她一買到飛機票就回國時，我很高興，但亦有點焦心，我就把我的過慮，轉告給甲瓦哈，那時他在德拉洞監獄。他以典型的不耐煩語調，責我太婆婆媽媽，像個老太婆。他在信裏說：「我很高興印杜已決定回國了。當然路上的危險很多，但冒險歸來，總要比孤獨和憂愁的感覺好些。如果她要回家，她就得冒險，不計結果。」

第十一章

『我們整夜守着她呼吸，』

她的呼吸柔軟而低，

好像生命的浪花，在她心裏——

不斷地上下伏起。

我們的希望驅走了我們的恐慌，

我們的恐慌又驅走了我們的希望，
當她睡時我們以為她已死亡，
當她死時却以為她在打烊。

因為當早晨陰鬱地降臨，
並帶着朝雨的寒冷，

她已闔起了靜靜的眼睛，

她有了一個與我們不同的早晨。』

——湯姆斯·胡德

我母親是一個很可愛的婦人，她是一個矮小，弱不禁風的人，身高還不到五呎。她是一個典型的喀希米爾人，儀態端正，像一個極漂亮的玩偶，但後來幾十年的事情證明，她一點都不像一個玩偶。

在她老家，她排行最低，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她的大姊比她大十歲，是把她撫育成人的人，兩個人感情最好。

因為在三姊妹中是最年青漂亮的一個，母親就受到全家的寵愛，大家都不當她是一個普通女孩子，而待她如一個脆弱不堪的玩偶一般。她在很年青時就結了婚，來到夫家，和許多陌生面孔相處——有些很和氣，有些就很凶，我的祖母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偉大的老太太，但却不能免除所有做婆婆的通病。母親的生活頗為不易，直到大家庭分立，她才成為自己家裏的主婦。然而就在她自己的家裏，她亦被視作一顆無價之寶，父親不吝巨資，為她置備所

有女人心中所願得到的奢侈和豪華，但是，有了一個人所能希望的一切之外，她却缺乏着一件對於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健康。

自甲瓦哈出世以後，母親的身體就一直沒有好過，且常罹重病。當然，每生一次病，她就更孱弱一點，不管是那種治療法，似乎都不能醫好她。父親陪她到歐洲，請教那邊最好的醫生，却依舊無效。就我回憶所及，母親很少有心情暢快，能吃能喝，過着和我們其餘人同樣正常生活的日子。我不知道有母親經常照顧着是什麼滋味，因為她自己都是始終要別人照應着的。

就這樣過去了好多個年頭，在我看來，母親像是一朵美麗稀罕的花，應該受人喜歡，珍愛，和保護，免除一切傷害和生活上的小麻煩。直至一九二〇年為止，母親享受着一切奢侈品，受到衆人愛護，像皇后一樣主持着她的小小園地，甚以她的顯赫的丈夫，出衆的兒子和她的家庭爲榮。悲傷很少接觸過她，煩惱亦從未襲擊過她，其後，不合作運動興起了，在短短的幾星期之內，放棄了一切畢生的習慣，在我們這個小小的家庭裏，發生了一個小小的革命。

對於我們其餘的人，要我們自己適應新環境，並不太困難，但對於母親和父親，那就是等于要改變他們對於生活的整個看法和他們的習慣。在一個已經過了五十而快到六十歲的人，這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可是我父母放棄舊生活，採取新生活的迅速，使得每一個人都目瞪口呆。父親向甚喜愛生活上的好東西，如漂亮的衣衫，好食物，奢侈的生活方式等等，母親

亦向來只穿最上等的紗麗，她從來沒有缺乏過她的需要的東西，他亦不知道艱難是什麼意思。可是毫不猶豫地，她改用了土布，穿上了粗而醜的紗麗，重得她幾乎負擔不起的紗麗。

心痛犧牲，和無限度的煩惱，是母親後半段生命的厄運。森嚴的獄牆隔絕了她最親愛的人兒。可是這個爲我們認作太孱弱，不能做事的小母親，却向我們認明她的弱軀擁有一種勇氣與決心，絕非任何艱苦或悲傷所能摧毀的。

其後數年，對她非常困難，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句話，抱怨或後悔這在她晚年所發生的變化，把安全和平有秩序的日常生活，碎成了不安定與苦難。真是很奇怪的，雖然發生了這許多變化，母親却仍能支持過去。父親死後，她傷心極了。因爲她是個虔誠的印度教徒，她相信她一定前世作了大孽，所以這一世丈夫就給搶走了。她一向孱弱多病，一向以爲她會先死，這便是一個印度教徒妻子應盡的本分。父親到從來沒生過病，完全是閉圈生活及其一切苦難，使他提前死了。

他們一起生活，甘苦共嘗，約有五十年之久，母親始終仰仗父親的精力，幫她渡過一切精神上和物質上危機。在所有他們得共同應付的快樂，或困難的歲月之中，他一直以他的眷愛和關顧保護着她。沒有了他，母親就會迷茫不知所措，她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使她適應于他死後的環境。在這段期間，甲瓦哈真是一個孝子，他雖然自己也感到極度的悲痛，他却仍能盡他力量所及，來減輕母親所受的打擊，他在那幾天內對於母親的溫順和孝敬，簡直是一件一個人無法描寫的事情，因爲那是太神聖了，不可能用談話表達出來的。

母親依然活着，却只是爲了她的兒女，尤其是爲了甲瓦哈。珈瑪娜的死去，是另一個對她的打擊，使她再也沒有力量來面對生活上的問題了。她的健康，乃一天不如一天。

一九三八年，我帶了孩子們去阿拉哈巴作一年一度的訪問，住了一個月，當我應該啓程返孟買時，母親堅持要我延期，延了好幾次，一天黃昏，我們都在一起，——甲瓦哈，史瓦璐潑，她丈夫，他們的子女，和我。前幾天母親似乎開心了一點，身體也好了一點，特別是那天黃昏，她顯得活潑。

在我們吃晚飯時，她和我們坐在一起，像在追憶過去，她講話比平常要多得多，我們很高興見她這個樣子。午餐以後，我們坐下談天，一直談到十點半鐘，史瓦璐潑原定午夜啓程赴拉克瑙，母親就對我們說，因爲她並無睡意，她想一直坐到史瓦璐潑去火車站的時候。我們勸她不要這樣，但她却不聽。於是我們只好坐下，陪同聊天。母親却漸漸地少講話了。

到十一點鐘，史瓦璐潑準備停當，就要走了，即去向她告別。母親在起身抱她的時候，却突然倒了下來，若不是甲瓦哈和我馬上去幫助史瓦璐潑，她也許就倒在地上了。我們扶她上了她的床，但在我們還沒把她放下時，她就已失去知覺了。母親以前發過兩次癱瘓症，這顯然是第三次，醫生請來了，但他搖搖頭，說沒有希望了。她在幾小時內就要死去。

我從未聽說一個人會這樣死去的，因此就非常驚奇，我的小母親怎麼能這樣突然永遠不返，連臨別的話或吻都沒有呢？這簡直好像是不可能的，我真不想接受醫生的斷語，而且我很惱怒，因爲他什麼也沒有幹，只像我們其餘的人那樣呆着。

我們在母親的床畔守了整整的一夜。甲瓦哈，史瓦璐潑，我，和我的姨媽都在，到清晨五時，母親的呼吸——本來已很艱難——突然中止了，她靜靜地和平地躺着，猶如睡熟了一般。甲瓦哈噙着眼淚，輕輕地耳語道：『她已經去了』。這時我所竭力抑制着的悲痛，一齊爆發，知道這可愛的，受大家敬仰的小母親，已經長睡，再也不會蘇醒了。我與別人圍站在她的床畔，沒有眼淚，並不敢呼吸，在母親去世的時候，我的姨媽不在房裏，所以甲瓦哈和史瓦璐潑即去告訴她這個消息，留我單獨站在母親身邊，忽然之間，淚水突眶而出，無法抑制了。我慢慢地屈膝跪在她身邊，靜靜的告別。然後我急急衝出了房間，怕我的嗚咽會驚擾了她。

成千成萬的人來參加母親的葬儀，我們在她身上堆了無數的花，她真是多麼美麗啊！她臉上的線條與皺紋消失了，留下光彩如生。一個人真不能相信她已經是個死人了。愁雲和悲哀又瀰漫着極樂軒，失去了它的女主人以後，它顯得憂鬱而荒蕪了。

第十一章

『有些人無人不知，名聞遠近，他們博學，強壯，而聰明，有些人則寡學，無名又窮困，一切均弱，却決無悲哀和惡行。』

威廉·莫理斯

我的姨母，我們都稱她爲「阿媽大姨」，從小就守了寡，因爲在生活上別無其他任何興趣，所以就獻身爲我母親服務，她們兩人性格上很有不同之處，大約因爲很年輕的時候就受了苦難，所以長成了一個靜靜的，却很勤謹的少年婦人，知道她的一生將很困難，她必須學習照顧自己，決不能倚賴別人，懷着這樣一個目標，她要在精神上鍛鍊她自己，俾能在一個艱苦殘酷的世界中生活，而不是搖尾乞憐。她是成功了，因爲她非常聰明，非常懂事。她不認識一個英文字，但却讀過梵文，頗有學問。她學習任何職業，都很迅速，父親常常說，如果阿媽大姨會受過必需的教育，機會又好，則她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好律師。她極其機警，伶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

她因是一個寡婦，就沒有自己的家（註十六），只輪流在各家親戚裏住。每年有大部分時間，就住在我家，我們也高興她來住。當她與我們在一起時，她常幫母親處理家務，或者如果母親罹病，她就日以繼夜地看護她，決不想到她自己。她的世界包括她的妹妹，她的外甥和外甥女兒。她很喜歡的一個弟弟，多年以前就死了。但是她一生運轉的主要樞紐，則是我的母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阿媽大姨對於她那樣的無限的服務。

我是她所寵愛的一個外甥女。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喜歡坐在她身畔，聽各種各樣的故事，有時是神話，有時是古印度的光榮及其英男子孫的故事。不知怎的，我總覺得阿

（註十六）印俗以寡婦爲不祥人，夫死後即不願其再居夫家。

媽大姨可以擔當我所讀到或聽到的那些名垂不朽的女英雄的任務，她似乎具有一種很稀罕的，很少女人具有的無畏精神和勇氣，我非常地喜愛她。

她雖然比母親大了十歲，而且過着極其嚴格的生活，阿媽大姨却比母親的心境要寬得多，她常常頗為不悅于我們這些摩登的行爲和思想，——母親亦是如此——但她很聰明地決不評論我們任何人的是非。她最不喜歡的是電燙頭髮和沒有袖子的緊身上衣，但當我們故意以此和她開玩笑，要她譴責我們時，她却只是一笑置之。母親就不然，她公開表示反對，對於許多事情都不贊成，其實這却並無補于事實。姨媽從不堅持要我們做任何我們所不喜歡的事情，但她願意我們稍爲正統一點，不要太摩登了。

特別是對於我，阿媽大姨却真不僅是一個可愛的姨媽，她亦是我的親信，有時候我不大敢去見母親，即去見她，知道她會努力瞭解我的立場的，雖然要她這樣做也許是很困難的。母親總要倚賴別人的指導，從來不會對任何事情作過決定。因此她常覺得很難給我們任何肯定的指示，再則我們全都把母親看作是一個脆弱可愛的人，我們應該加以保護，照顧，而不是一個來照顧我們指導我們的人，所以我凡是有小麻煩，或操心的事情，就常去找阿媽大姨，她也一次都沒有使我失望過。

母親死後，我們馬上去告訴她，她却驚愕得不能相信我們。她還好好地活着，而她的妹妹却在幾小時內就去世了，這怎麼可能的呢？漸漸地她的集中在這悲慘的事實上了。她那顆堅強勇敢的心，曾經經歷過那麼多的憂愁，這次却遭受到一次非人力所能減小的打擊。可是

，雖然她的心已粉碎，她的感覺已動搖，而卽在她如此苦痛的時節，她還是首先想到我們，竭力隱藏她自己的悲哀，以俾減少我們的悲哀。她知道我們不曉得怎樣舉行葬禮，所以她就親自出來主張一切必需的準備。她以自己的手，爲她所撫育長大照顧終生的小妹妹的最後儀節，預備停當。

出喪的儀仗離開了家，阿媽大姨像一個塑像似地站在洋臺上，不動，亦不流一滴眼淚，望着鮮花累積的屍床帶走了她所心愛的妹妹，一直望到望不見爲止。她乃迅速地轉過身子，走回母親房裏，我跟着她後面，見她站着，好像是在對一切她妹妹所愛的東西作最後的一瞥一般。我把兩臂圍抱着她，說道：『阿媽大姨，你願不願躺下來休息一下呢？』她望了望我，依舊沒有眼淚，也沒答覆我的問題，只說道：『去洗個澡下來，我會給你預備好茶的。』那時是正午兩點鐘。我不願和她爭辯，所以就走到我房裏，洗了澡，下來果然看見茶已煮好了。我却不能喝它，阿媽大姨的驚愕的臉色使我很擔心，我就走出去找她。我發現她躺在母親房裏，而且正躺在母親常睡的地方。我彎下身子呼喚她，她睜開眼睛。我說：『阿媽大姨，請喝一點茶吧，喝了可以好一點的。』沒有答覆。我又說：『阿媽大姨，你一向是我們大家的母親，現在你更是我們的母親了，我們只有你，我更是迫切需要你。』她伸出兩臂來抱住了我，兩眼第一次充滿了淚水，她說：『女孩子，在我心裏，你一向是我的心愛的女兒，可是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母親，而你的母親，已經與世永別了。我是決不能代替她的。再則，我活着原是爲了她，現在，我還要活着幹嗎？我的工作已了，我亦必須走了。』我說不出話

來，因爲我想抑制的眼淚却只是流下來，使我噎住了。我坐在她身邊，撫摸着她的頭。過了一些時候，她好像已經入睡了，我就悄悄地離開了她。其後我去看了她幾次，但每一次都見她睡着。最後我頗有點疑心了，就上去搖搖她，她却依舊沒有醒來。我向她屢次喚叫，她亦不稍動彈。我大哥送殯未回，所以我就跑去告訴我姊姊。她亦大爲驚慌，我們就請了醫生來，甲瓦哈到七點鐘左右才回家，醫生也到了。他一看阿媽大姨，就說她患的病，與母親的一模一樣。我們却不能相信，因爲她生平從未發過此症，她亦從未生過重病，她一向是很健壯的。可是，她現在却明明失去了知覺，沒有辦法救她醒來。每一個人都很沮喪，而以我爲最，因爲對於我，她比對於別人不知道要親愛寶貴到多少倍哩！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着看，再過一夜，猶如我們的上一夜一樣。我因有憂愁，不願移動，便坐在她身畔，追憶着一切她與我們在一起的歲月，一切她所給我們的撫愛和瞭解，以及她對於母親和我家的不移的忠心。我覺得我的心好像已碎成數千苦痛的小片了，可却毫無解救之方，我坐下來，注視她那恬靜的臉，懷疑着爲什麼要發生這類事情。

我們守望了整整一夜，到次晨五時，恰在母親死後二十四小時，阿媽大姨也去世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我母親和姨媽都會死去，留下我們茫然無依，孤苦伶仃，這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於是又舉行了一次葬儀，却與上一天舉行的那次完全不同。阿媽大姨是信奉「三義仙」（註十七）的，一切儀節，一概從免。我們讓她穿了一件橙黃色的紗麗，除她自己的紗麗以外

，別無其他裝飾。她的臉雖然上了年紀，有了皺紋，却忽然好像變得年青，皺紋也消失了。她的臉色是這樣安靜，別人簡直要想着她很快活，安詳，也許已與她的妹妹在一起了。——她們兩姊妹就是死亡也是拆不開的。

在母親出喪時，送殯的成千成萬。她像皇后一樣，抬到了火葬場，極爲鋪張揚厲。在阿媽大姨出喪時，也吸引了許多人，但最使我感動的是愈聚愈多的窮人，衣衫襤褸，年老衰弱之輩，他們成羣地來向他們認爲是一個「女神」的阿媽大姨致最後的敬禮。他們全都愛戴她。因爲在她生前無論是多麼貧窮或低賤的男女，都會毫不猶豫地向她請教或求助，而且從未失望過。阿媽大姨過的是很簡單的生活，與她所愛的人共享一切，對於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毫不吝嗇。她的死去，使他們感到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友人。她這樣在母親死後一天逝世，而外表則毫無病痛的象徵，便使人們把她當作一個聖人看待，因爲還有誰能這樣捐棄她的生命呢？

我看到我家院子裏擠滿了窮人，摩肩接踵地以求一睹他們所愛的女神臉色，大爲驚奇。那天，當那簡樸無飾的屍床靜靜地抬出去時，沒有一隻眼睛不流着淚水，沒有一顆心不悲哀。我就這樣悄悄地告別了我所愛的姨媽。我知道這樣結局，對她是最好的，因爲沒有了她妹妹的生活，她是受不了，可是我又真願意她沒有這樣突然地離開了我們，因爲這產生了一個雙重的空隙，甚至現在過了那末多年不曾能填寒的。

第十三章

『噢，停止！怨恨和死亡必須回來嗎？

停止！人們必須要殘殺而死去嗎？

停止！不安將盛着惡兆之甕排除得只好剩下渣滓啊！

世界已對過去厭倦，

噢，它也許會死亡或長期休息了。』

雪萊

一九三九年七月，甲瓦哈決定去錫蘭，要我陪他，我馬上就答應了。我一直在想着去錫蘭，但以前却從來沒有機會。

甲瓦哈是負有使命去的。最近在印度人與錫蘭人之間，曾發生了許多誤解，在這裏引起了很深的敵意，因此決定甲瓦哈應該去走一輪，親自調查實情，如果可能的話，即在兩個民族之間促成一種協調。

在一個陰沉大霧的早晨，甲瓦哈和我乘一小飛機，自浦那機場出發。雖然那時天亮未久，仍有大批民衆來送我們，——其中有國民大會職員，以及甲瓦哈的崇拜者和朋友們。我們路過海得拉巴時，曾與奈杜夫人及其家屬共進豐盛的午餐，然後飛往麻打拉斯和屈幾諾波利，於第二天到達哥倫布。在我們飛抵拉維尼亞峯機場上空時，望見下面已集合了很多人。我

們的駕駛員，一個聰明優秀的青年，却並不立刻降落。他駕着飛機打轉，在羣衆頭上盤旋，却是愈轉愈低。然後突然注高空騰升，再俯衝下去，彷彿在答禮一樣。我們一降落，羣衆便向飛機衝過來，很難加以控制。他們上前來歡迎甲瓦哈，至誠的握手和熱情的歡迎笑臉，使我們感到如在家裏與朋友相處一樣。

錫蘭人與印度人這樣肩並肩地站着，對我們表示好感，倒像是對於甲瓦哈來此的使命的一個祥兆。可是，我們那時雖以爲甲瓦哈的工作已經成功，消弭了一點似乎是在蔓延的敵對感，而未來却顯然指明事實上不能如此。我們訪問錫蘭之後一個月，錫蘭政府解雇了八百名印籍職員，把他們送返印度。

我喜歡錫蘭和在那裏所見的一切。甲瓦哈雖然每天都很忙，却常能抽暇遊玩名勝。我們看了幾個可愛的寺宇，花園，並深爲我們到處所遇到的好客招待所感。錫蘭人和印度人搶着來竭誠招待我們，我真懷疑這樣善良和氣的人民，怎麼會發生造成那麼多麻煩的爭執。

在錫蘭雖然沒有「帷幕制度」(註十八)或男女絕對分離之制，可是在我們抵達和接受花環(註十九)後的大多數集會上，我們的主人便只招待甲瓦哈，陪他去男人的集團，而主婦則帶我到女人的集團去。只有在進餐時，我們混雜了一個短時期，然後不知怎的，男女又分開

(註十八)印度回教徒嚴禁男女交際，故婦女出門時，均有帷幕將全身罩住。

(註十九)印俗歡迎佳賓時，均以獻花環爲表示。

在印度，婦女尙未發起爭取選舉權的運動，婦女團體是有幾個，却多半只注重社會改革，可是爭取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最大動力，却發源於民族運動，非暴力奮鬥的技巧，使婦女亦能與男人並肩負起她們的任務。甘地先生的主義很能吸引她們，給她們指出一條打破千年舊習和爲祖國服務之路。成千的婦女，走出了她們家庭的牢籠，來面對苦難與危險，監禁或死亡，且已發現了政治的和社會的解放。

在錫蘭時，不管我們到那裏去，總有成千的人集攏來看甲瓦哈，聽他講演他們大多是講答米爾語的苦工，（註二十）男女都有，是在茶莊和橡園中工作的。他們沿公路靜肅地站了幾個鐘頭，以求一睹甲瓦哈的丰采。當我坐在汽車裏看他們，或有時候下車站在我大哥身邊時，我望着週圍的臉孔——那是些發光的臉，帶着對於一個自祖國攜來希望與快樂信息的人的愛慕和信託。甲瓦哈在他們中間出現，似乎對他們保證：雖然他們離出生之地很遠，但他們却並未爲祖國的同胞忘掉。

我每次見甲瓦哈過了忙碌的一天疲乏不堪時，我心裏就問，這一切是不是有價值的，但當我看到我週圍的那些面孔時，我就毫無疑慮了，如果艱苦能帶來數百萬人的熱愛和信念，則任何艱苦都是有價值的。

過了無數次的集會，招待，遊覽和十天的無休止活動之後，我們的訪問完結了，實在只是甲瓦哈弄完了，因爲我又住了一個星期，然後再回到孟買。

（註二十）答米爾語爲印度南部麻打拉斯一帶通行之語言文字。

在他回國之後，甲瓦哈馬上要決定到中國去，拉甲，孩子們和我，到阿拉哈巴去送他。甲瓦哈一直在想着到中國去，因為他對於世界文明古國，一向甚為嚮往，我很高興他終於能夠滿足他的願望了。他的訪問很短，而且因為歐戰爆發之故，很不自然地縮短了。他回國後，對於中國人民及其偉大領袖蔣委員長的不惜一切地防衛中國自由的勇氣與決心，大為欽佩。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德兩國宣戰。印度雖未得人民的同意，却也向德國宣了戰。起初，我們很焦慮地觀望大局，希望帝國主義終於會壽終正寢了，在大戰一場之後，一個自由的印度便將代之而興。甘地先生與國民大會是完全同情英國人的，協助和友誼的呼籲，亦確是出於至誠。我們要求宣傳作戰之目的，但是什麼都沒見宣佈。漸漸地，在那些希望英國會在她這個歷史上的重要關頭變一變心的無數人的心裏，種下了一種動搖與失望之感。

到一九四〇年，甘地先生無路可走，只好實行個別不合作運動，這不過是代表全國的一個很小的道義上的抗議，為甘地先生首先舉中的志願兵是怕佛，他是最完善的不合作運動者，第二名志願兵即是甲瓦哈。但遠在甲瓦哈得致力於不合作運動之前，他就在自華爾塔返阿拉哈巴途中被捕，帶到高拉克坡去受審，判了四年徒刑。這是一個驚動了全印度的判決，可是也使印度更決心要奮鬥到底。

拉甲是首先自願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一人，但當他向甘地先生請求准許時，甘地先生問他我願意不願意。他說如果因為某些理由，我不願意，那末拉甲最好不要入獄。可是鑒於我們四周風起雲湧的騷亂紛擾，我知道如果拉甲不能做到他應做的事情，他是不會快活的，所以

我就同意了。拉甲被捕後一個月，我寫信給爸爸，請他許我也參加不合作運動，因為置身於鬥爭之外，頗為厭煩。可是他沒有答應我，因為我的孩子們很小，需要有人照顧，我沒有辦法，只好遵奉他的決定。

在這以前，拉甲和我從未分離到半個月或三星期以上，因此我就非常想他。我們准許每隔半月會面一次，並可依規定時間通信。我雖然附近還有許多好朋友，却常感到有一點寂寞。我的兒子也很想念拉甲，可是他們年紀雖小，却能瞭解，常以父親所做的事情為榮，某一次在我們會面之後，他們悲從中來眼淚流到面頰，雖然他們也曾想竭力不使其外流。這一次拉甲被捕後，一概不許接見賓客，所以甚至在小孩子的心裏，都已製成了怨懟與仇恨。

第十四章

『集全球各國武力之大成，亦不能摧殘真人之精神，這一位真人，必能永垂不朽。』

——忒命斯·麥克·荷內

甲瓦哈一直長到十一歲，尚無兄弟姊妹，所以我們的父母，尤其是母親，把他寵得不得了，他沒有進小學，在家庭教師學習，因當年沒有弟妹，所以是一個很寂寞的孩子。很幸運地，雖然父親寵愛着他，他却仍是一個嚴格的紀律主義者，這才使甲瓦哈不致自我意識太強。

甲瓦哈在還是很小的孩子的時候，就對父親非常欽慕，在他心裏，父親好像是一切善良

的、勇敢的、強壯的因素之象徵，他的野心之一，就是大來能像父親一樣。他雖這樣欽佩和深愛父親，他却也非常怕他。甲瓦哈很怕父親發脾氣，因為有一次他做過父親發脾氣的犧牲品，這種回憶是不易忘却的。但我們全都知道，父親決不會不公平地懲罰我們的。可是隨着歲月的推進，父親的脾氣亦顯得一年比一年地溫和，雖然他的脾氣並未失去，他却能完全控制它了。

這樣，甲瓦哈長成了一個害羞的，感覺敏銳的孩子，常與他的長輩在一起，因為他並無很多與他們同年紀的夥伴，他在十四歲去英國進哈羅中學，一九一二年讀完劍橋大學後才回到印度。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不過在一九〇八年放假回家時，已先見過我了。

我的大哥有好多年對我只是一個陌生人，一個我時而喜愛，時而欽佩，亦時而厭惡的人。幾年之後，不合作運動開展了，甲瓦哈投身政治，我見他的次數就多了，我認識他愈深，我對這個一度爲我誤認爲自鳴得意的大哥，亦愈爲欽佩。

甲瓦哈是一個最理想的哥哥。雖然比我姊姊和我要大得多，他却從未像許多哥哥一樣地要我們唯命是聽。如果他不同意於我們所做的某些事情，他總很溫和而旁敲側擊地談起這些事情來，使我們自動覺得我們是做錯了。如果我們不同意，他也許就很傷心，但他總竭力不表示出來，從不強迫我們和他同意。他對於史瓦璐潑和我，不但是一個可愛的大哥，而且是一個偉大的友人和伴侶，由他的情感和瞭解，使他對於我們非常可貴。我們知道他像父親一樣，總是一根有力的棟樑，當我們遇到生活上的問題和小煩惱時，必可倚仗他而獲得幫助。

他從不下命令，但隨時願意在需要幫助與指導的時候伸過手來。他亦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不必怕被譏笑或申斥。他因為自己是如此近情的一個人，他就從來不會瞭解別人的弱點了。

父親死過以後，甲瓦哈就非常關心母親和我，史瓦璐潑已經出嫁了，有了她自己的家，現在，甲瓦哈是我們這個小家的家長，他就不願母親或我感到我們是倚賴他的，因為印度家庭的常規是女的仰仗男的。我們並沒想到這一點，他倒想到了，父親沒有留下任何遺囑，我們亦知道他不會的，因為他不像是留遺囑的人。可是有幾件事情却很使甲瓦哈發愁，他以為我不能感到父親在生前那樣自由，我也許不喜歡向他要錢，等等。所以他就寫了封信給我，說他願意母親和我把自己看作是極樂軒和父親所遺下一切財產的真正主人，他呢，只是一個看管我們和我們事務的委託者，我們亦應該把他這樣看待。他自己和他一家所需要的東西很少，所以我們應毫不遲疑地生活如舊，把他當作只是在需要時來協助指導的人！我想沒有別的哥哥會這樣幹的，這真可以十足代表為實現自己理想而永不動搖的甲瓦哈。

和父親一樣，甲瓦哈亦有脾氣。在我十四歲時，甲瓦哈自願來補習我的數學，那是我最不行的一門功課，我知道我在這一方面毫無前途，但我却又不能不學。那時候我對甲瓦哈還有一點懼怕，很不願他向我發脾氣。可是頭幾課却有很大的成功，我頗為甲瓦哈的教授法所迷，我一向痛恨的課目，變成了對我最有興趣的一個，我確是在每天翹望與甲瓦哈共處的一小時了，可是正當我開始感到自信，少怕甲瓦哈的時候，事情就不對了。有一天，我一定有一點遲鈍，因為我不能集中或記憶事情，這就惱了甲瓦哈（我倒不怪他），他開始發怒了。這

只幫助掃空我腦中的一切思想，我變成完全麻木不靈了。他向我吆喝了幾聲，把我嚇得要命。我在驚愕之餘，委屈地轉身走開了。我想，不管怎麼樣，忘了一課書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過失，我感到不快活，傷心，我竭力想掩飾的眼淚，也在我慢慢地收集書本時流出來了。他看見了我的眼淚，他的怒意馬上消失了，後悔得不得了，他把兩臂抱着我，道歉不止，但經過這次事情以後，他無論怎樣勸我，都不能使我再繼續我的功課了。

那些認識甲瓦哈不深的人，以為除了政治，讀書，寫作之外，他對於生活，就無其他興趣。那三樣事情，確實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但他的興趣却很廣泛，消遣甚多，只是他不能隨心所欲地多化時間在那些事情上面罷了。他如能在政治活動中勻出一點時間，他多半拿來讀書，有時用以寫作，不過他的大部分寫作是在獄中完成的。他喜歡騎馬，而且騎得很好，他很喜歡游泳，但却很少有機會游泳。除非我們強請，他從不去電影院或戲院，如果影片真是好，他亦很高興的。可是他最開心的時候，是他與一羣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起時。他很喜歡他們，他們亦崇拜他，因為不管他是如何忙，或如何疲乏，如果一個孩子走到他那裏，一定要他解釋這個那個，他是決不會把他推開去的，他只有立刻停止他的一切工作，來滿足那小孩子的好奇心。

看他一天勞作之後，休息下來和他的外甥男女或別的孩子們玩耍，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他所有的關顧和憂慮，似乎都脫離了他，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小孩子，像孩子們一樣地嬉戲，玩耍，高興。我們大多數人都做不到這樣，因為我們的自我意識太重，沒有忘掉我們是

成人。甲瓦哈却做得到，因為他很純樸，近情，這就是孩子們衷心地認為他是一個玩友的原因。

甲瓦哈還有一個為他人所不及的長處，不問他在那裏，在獄中或獄外，不問他是如何疲乏，忙碌，困累，他很少會忘掉別人的生日，週年紀念或任何其他重要日子。他就是由於這些思想週到的舉動，使他為認識他的人如此深深地愛戴。有一次，我的生日依印曆推算，應是西曆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九日。甲瓦哈在那天被捕後，仍記得這一天。幾天之後，他寫信給我：『我最近發現英國政府在根據第一四四條向我發拘票，並在十月十九日逮捕我以後，却忘記了那天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應該給我可愛的小妹妹的美麗而藝術化的禮物，亦沒有實現，我這一點力不從心，是最不幸的。但我要馬上來補償它。所以，你自己到書舖子去，選幾本載有古人名言，中古信仰，近代懷疑主義，和未來光榮欲見的書，付了帳，拿回家，把它們當作是一個有些心不在焉的大哥——他却常想着他的小妹妹的——送來的遲到而可愛的禮物。你要讀這些書，並以書中材料，築成一座仙城，充滿着夢想，碉堡，百花盛放的公園，和流水淙淙的小溪，在那裏，住着美麗和快樂，而我們這個憂愁世界所因而受罪的萬惡，則都不能進去。然後，生活將成爲一種漫長快樂的奮鬥，一種無休止的冒險，來建立起這一個仙城，驅走一切在我們回國的醜惡和愁苦。』

當甲瓦哈自英倫歸來時，他是一個很知禮悅人的青年，但頗爲驕傲，有點寵壞了，這是富家子弟所難免的。其後幾年之內，他所經歷的事情很多，有失望也有悲哀，但這一切都只

有幫着調和他，現在，他是比以前可愛得多了。他的西方教育，對他的影響當然很大。有人且以爲就外表而言，他像歐洲人而不像印度人。可是在這作戰和飢荒的幾個年頭中，世界上道德的與政治的混亂，已把我們許多人，尤其是甲瓦哈，驅回到遠古啓發中印民族理想的深遠源泉去了。今天，他的人格，在古代的泥土上長了更深長的根，從豐富的過去抽取更多的精髓。雖然失望多次，而他仍有和平的心地，決不怨天尤人，這是道地的印度傳統。在他身上，東西文化已經會流，東方文化向他指引生活之路，西方文化使他對於轉移人類命運的動力，有更廣闊的瞭解。所以他那熱誠的民族主義，已經長成爲一種堅定的信念，相信我們民族的真正自由，是與其他國家的暴政和壓迫不能並存的。他那感覺敏銳的心，對於在歐洲，亞洲，或印度任何部分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一視同仁。他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戰士，不問何時何地，如果「自由」有了危險，他總會馬上以他的全力去保衛它的。

有些人以爲甲瓦哈傲慢性躁，他們很討厭這一點。有時候他確也如此，但就性格而論，他是絲毫不驕傲不欺侮人的。他很願意名氣小一點，我可以說如果這是可能的話，他也許心頭可以更安靜一些，可是那是辦不到的。他有一點像夢想家，常常在工在疲倦之後，休息下來注視遠處，他的眼睛夢意甚深，他好像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人了。有時候他的眼睛變得極其憂愁，他的臉，雖在五十三歲之年仍富青年氣，却會忽然好像老了許多年。生活對於甲瓦哈，一直就不容易，苦難和犧牲，已在他和其他許多採取同一途徑的人的身上留下了記號。

有些人以爲抓到了甲瓦哈的錯處，就批評他，然而他們却只是不瞭解他，或者是不能懂

得他的方法，他和我們其餘的人一樣，也是一個人，也有大多數人類所具有的弱點。只有在大多數人屈服的場合，他獨不然，這就是他偉大的地方。如果今天印度把甲瓦哈當作偶像崇拜，那就不是只爲了他的道德，力量與勇氣，而也是爲了他的人性。他並未自認爲英雄或殉道者，他只自認是一個幸能在國家需要之時爲國服務的人，一個願如牛繼續奮鬥到底的人。他並不認爲入獄是一個人的大犧牲，亦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雖然他幾乎有半生已在獄中耗去了。在我們爲自由而向外國統治者戰爭時，入獄乃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有一次自獄中寫信給我：『在今日這個連根動搖着的世界中，入獄是一件很微細的事情，我把它當作一件例行慣事，覺得也有一些價值，對一個人也有益處，但除非內心願意如此做，那種價值是不大的。如果有內心的願望，別的事情就不大要緊，因爲那就已代表了一種重要的東西。』

可是一再入獄，實在不是件易事。監獄亦不是一個好地方，大家會喜歡常去休養的。有些人以爲那些曾多次入獄的人，弄慣了，就不大在乎。可是在獄中稍住幾個月就會把這種誤見一掃而空。物質上的難過，是永遠在那裏的，當一個人入獄時，他也預期着這些。最困難的還是精神上的調整，一個人得應付獄中日常生活上各種的小虐政。

隔離了自己的親人，只在當局高興的時候才能見到他們，這都使人感到懊惱，有時候憤怒，在獄中居住相當長的時期而不怨天尤人，那真是一件偉大的成就，而甲瓦哈就已做到了這一點。

正如甲瓦哈給我的信中所說的，如果內心願意做某一件事情，一個人才能經受任何苦難或犧牲以達到他的目的。每次甲瓦哈又被逮捕時，我們常常很不放心，但他却總以漠視他自己的案情，來給我們力量和勇氣去面對他可能遭遇的一切。

一九四〇年，甲瓦哈被判四年徒刑。此項判決的復仇性，使每一個讀到判決書的人都驚愕不置。對於我們，這也是個大打擊，我們雖曾屢見政府方面的古怪而出乎意料的律令，這一次却比任何以前甲瓦哈所受的罪都更使我們難過。我大為沮喪，並在給甲瓦哈的一封信內提起這一點，信中我並問他，拉甲和我可不可以到他所在的德拉洞監獄探望他，甲瓦哈在覆我的信中說，『不論你們何時來，拉甲和你當然都會受到歡迎的。我很想見拉甲，尤其是因為以後恐怕要很久我才能有這個機會。（因為過後不久，拉甲亦要獻身於不合作運動了），聽說他在聞悉我被判後，頗為沮喪，你亦如此，這使我很不快活。我很少有像近幾天那樣心曠神怡的，這實在是我們這個瘋狂世界中的一件大事，由於某種練習我已學到了克己功夫，收起了各種有關警告停止的諸項活動的分心事情。你絕對不要無緣無故地牽掛我，生活對於我們全都變得更困難了，當年溫柔的日子，已經是屬於一個過去了的時代。這些日子什麼時候才能再來？或者它們真能再來嗎？沒有人知道。我們必須使自己適應現實的環境，不要企求烏托邦。物質上的危險與苦難，如與心中的擾亂和風暴比較起來，終究微小得多。不管生活是容易或困難，一個人總可以得到一點收穫，但如要真正享受生活，一個人必須決不計較成本。』

自童年時起，父親就教我們不要害怕冒險。「安全第一」從來沒有做過我們的格言，我也不希望它會成爲我們孩子們的格言。我們每個人都曾多次被迫擔任牽涉到危險的工作，可是這却從來沒有阻止我們貫徹我們的主張。就甲瓦哈而論，如果任何工作附有危險的嫌疑，對他倒反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必定要拿過來辦。也許有時候這樣做是有點稚氣，但有這一種處世的精神，比終身在恐懼中生活總要好些，因爲人生在世，那一天沒有危險！

有一次，甲瓦哈關在加爾各答的阿里坡獄中，自他被逮以後，我們就沒接到過他的信，當然有一點着急。很久，我才接到他的一封信，也是很能代表他個性的。我親愛的：我希望你和別人都沒有爲我而着急，我在此很好，正可以休息。我要讀許多書，因爲事實上並無別事可作，只好讀書，思索，過例行的生活。所以當我出來時——那要過很久以後——也許我會比現在聰明一些，也許不會。智慧是一種很閃爍的東西，很難提摸的，但有時候它却會突然地，偷偷地來到。同時我將是一個忠實的崇拜者，在寬取他的好意。總有一天，她會對她表示好感的。可是，監牢亦不見得卽是一個不宜向地獄般勤的地方。在這裏，日常生活的營養擾擾，似乎遙遠得很，不會使我分心，這樣稍爲遠一點，超然地觀察每個人的生活，也是很好的。

甲瓦哈很喜歡戶外生活。他最愛冬令運動，當我們都在瑞士時，他化了很多時間去滑雪或滑冰，他喜歡大自然的完全新鮮，和樸素美，因本人也實在是一個大自然的孩子。

甲瓦哈希望人人做事做得好，有效率，不管是玩樂或工作，都是如此。他本人卽是苦幹

着的榜樣。一九三一年，我做他的秘書，約有六個月之久，雖然我對這工作很有興趣，但我却永遠在怕着犯了錯誤，惹他發怒。很幸運地，我順利地渡過了這段時期，我至今還不知道這是由於我做事情快，或只是一時僥倖。鬆懈，閒散，懶惰，在甲瓦哈看來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孽。某次在瑞士時，他要教我滑雪，他選中開講第一課的日子，却甚不宜滑雪，已經有幾天沒有下雪，以前所下的雪則已硬化成溜滑的冰了。我每一次站起身，就會很不愉快地倒下去。我就是不能維持我全身的平衡，這却使甲瓦哈大為懊惱，他以為我害怕，所以很不高興。我竭我所能，想滑行幾步，却每一次都倒了下來，且常倒得很不雅觀，甲瓦哈就對我痛斥一頓，說我過一百萬年都學不會的。我在傷心和驚慌之餘，求我們的一個瑞士友人教我，三天之後，我就可以單獨滑雪了，我大哥的預言完全無效。

若有人生病，甲瓦哈便是一個理想的看護。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他的溫存和瞭解是無限的，他的忍耐性也無止境。他最偉大的個性，是他常能使自己適應環境，在他周圍的小事物中覓取舒適與美麗，那是一件很大的成就。有一次他從德拉洞監牢寫信給我：「下午熾熱的太陽，已溶化了很多雪，只山頂上還留着一點。正在北印度下雨之後，白雲已經飄遠，這裏那裏，露出那深藍的天空，多麼引人入勝的景色啊！你在孟買能不能看到這些呢？也許你那裏是有的，只是沒有人注意罷了。今天的黃昏特別美麗，白雲似想頑皮，它們抓住了微笑着的陽光，好像要無情地播弄它們。五顏六色，在天際來了又去，各種不同的形態的雲塊，出現了又消失了，而在這一切上面的，還有色彩的紛擾。禿禿山頂，放着紅光，使我記起了幽

伯爾區（註二十一）的瘦山。塊塊的積雪，偶然也泛出光芒，然後又黯淡了，不久，幾乎已經圓了的月亮，來加入了這個局面。」

甲瓦哈雖然常常微笑，好像很快活，他却已經歷了過分的心痛和悲傷。當他最需要年青太太的撫愛和伴侶時，却失去了她，這對他實是一齣可怕的悲劇。在外表上，則他是不顯出他的悲哀的。甲瓦哈不能控制自己的時間頂多只有幾秒鐘，馬上就會回到平靜不亂的臉色。甲瓦哈在很年青的時候，就投身政治，那時還不知道這會成爲他的終身工作的。漸漸地，時局的演變逼他上了這條路，他就身不由主了。可是如果他的一生能夠重新經過，他亦會這樣做的。頂多在處理事情方面有一點不同罷了。許多人說他理想太多，專門做夢，狂談大事，不去應付在他眼前的工作。這些批評也許沒有道理，但有一件事情是不容否認的，即甲瓦哈是一個偉大的夢想家。他夢想着未來的大事情，那些也許不是他而是別人來實現的夢想。可是他的夢想，卻從不是爲他私人的。它們都與印度的前途有關，因爲對於印度未來的偉大，甲瓦哈從未置疑，而爲了她的前途，甲瓦哈是樂於貢獻他的生命的。

第十五章

『我像一個鬼一樣，繞着我幼時常去之處散步，

（註二十一）開伯爾區爲印度西北邊境邊防要隘，歷來外患均由此入，故英人來印後，即積極設防，我將委員長訪印時，曾奉邀參觀。

地下似乎是我必需經過的一塊沙漠，
我是在尋覓當年面熟的朋友。」

X X

X X

X X

怎麼有些人已經死了，有些已經離開了我，
有些給人帶走，大家都離開了，

大家，所有當年面熟的朋友，都已走了。」

——查爾斯·藍姆

一年多以前，我帶了我的兩個小兒子，哈夏和阿齊去阿拉哈巴，拉甲不能和我們同行，不過後來也來了。我們去的目的吃印迪娜的喜酒，這段路我已走得很熟，我幾乎可以背出每一站的名字，在過去九年半之內，我在這條路上旅行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每一次我都感到有點不安，不知道在我抵達目的地的時候，我會聽到些什麼消息，因為常常發生一些意想不到和不愉快的事情，不是母親突然病了，就是甲瓦哈又被捕了等等。可是這一次，我却對於我的訪問寄着歡樂的希望，因為我在參加的盛會，是一個快樂的集會，我那更可愛的內姪女，行將出嫁了。

我們深夜到達阿拉哈巴車站，即乘了派來接我們的汽車回家。車行一刻鐘之後，我們遠遠地望見了極樂軒，和通常一樣，我心中又浮起了對於我老家的愛戀。雖然時間已經很晚，但極樂軒中燈火輝煌，好像裏面還很熱鬧一樣。人們來了又去，進進出出，傭人則忙着到處

張羅。每個房間裏都傳出談笑之聲，過了那麼多年之後，極樂軒又入了歡樂的狀態了。

車子慢慢地轉進了莊嚴的大門，一直開到二門口。車子一停，我把孩子們都忘記了，跳下來就找我的大哥，但是我還沒有走前幾步，他就從一間房裏搶出來，擁抱我和孩子們。回到當年熟識的環境中，再見到甲瓦哈，我姊姊和別人，我覺得很高興。我每一次回到極樂軒，我就大為興奮一次，但却為時甚短。現實立刻會告訴我，這可愛的家，已經與以前不同了，那麼多親愛的人，已經不在，而新的劇烈的變化，尚在繼續不斷地發生。想到這裏，眼淚就會湧上眼眶，但却沒有外流。這一次，我可決不許自己表示出任何憂傷的記號，因為這是我們大家都應快活的一個盛會。

雖然多年以來，我們這會滿足懽樂與和平的家，已發生過許多災難，然而我還是很想回家，因為可以感到一個大哥愛護和一個大姊照顧的熱情，可以再有萬事不管的十八歲大姑娘的感覺。

結婚那天，清朗美麗。從一大早起，人們就在忙着要看那結婚禮節的一切準備。許多堂姊妹和朋友，擠到新娘房裏去和她開玩笑，——年青女郎都喜歡這樣子的——陪她很久。新娘穿着很細的，手紡手織的土布禮服，那是她自己的父親在某次監禁時親手織的。她雖然假裝得很安靜，却仍有一點臉紅，有一點興奮，為人們和無數的不斷送進來的禮物包圍着。她原來就長得可愛，在這特別的場合，她更顯得空前地可愛了。嬌瘦如仙女，她笑着與她周圍的人聊天，但有時候她的一對大黑眼睛，會變得更黑，顯出一種遙遠的憂愁的神色。有什麼

黑雲能夠遮掩這一天的歡樂呢？那是爲了想念已經不在的年青母親麼？——因她去世而產生的空隙，直到這一天都還不曾填補。或者是想到要離開她父親了！——因爲她卽是他的生命，她一出嫁，就留下他去過空前寂寞的生活了。也許是因爲脫離一切老關係，開始要渡新生活之故，這年青新娘的眼中乃出現了一點憂鬱之感，因爲誰能預言未來將帶給她些什麼呢？——快樂抑是悲傷？滿足抑是失望？那對黑色的眼睛變得更黑了，但只是一霎那間，它們又回復到自然狀態，就神祕莫測了。

吉時愈來愈近了，印迪娜由甲瓦哈陪着到涼亭裏，婚禮便將在這裏舉行，新郎亦在那裡等她，婚禮簡單而短，並無不必需的繁文縟節，新娘新郎並排坐着，新娘的父親坐在對面。在他身畔有一個空位置，原應是他太太坐的。她雖已不在，那天却使他追念不已，因爲她簡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望着那個如此充滿了悲劇意味的空位置，我也想起了她，不覺喉中如有梗塊。如果她亦能在此，她將感到多麼快活，我幾乎可以想像到她，年青微笑，眼睛裏發着歡樂逾恆的光芒，樣子只比新娘略爲老一點。但我竭力擺脫了這一切愁人的，也許怎樣的念頭，因爲如果只管想下去，它們就會越來越多，可能弄得我鎮日不歡的。

婚後的熱鬧，照樣繼續了好幾天，老家好像氣色好得多了。然後，客人們一個一個地離去了，過了幾個星期之後，我也回到了孟買。

一年容易又秋風，我又踏上了赴阿拉哈巴的旅程。這一次是去與我姊姊史瓦璐潑同住短短的一星期，因爲她過了幾個月的監禁之後，現在才得覓保出獄兩星期，我在深夜到達了那

熟悉的車站，這車站也好像比上次來時朽敗得多了。一個朋友和一個年青的外甥女，史瓦璐潑的女兒，來接我。我們回家時沒有坐汽車，因為家裏已經沒有汽車了，所以我們坐的是一部頗為古老的馬車，走在壞路上，簡直如爬行一般。

我們終於轉進了極樂軒的大門。我抬頭一看，與我一年前所見的景色，已經完全不同了。沒有燦爛的燈光，亦看不見傭人東西亂跑。除了二門口和一間屋內各有一盞昏暗的電燈以外，全屋子都是黑的，我們的家好像很黝黯，荒蕪，而靜悄悄地。我有一種奇怪的恐怖與沮喪之感，彷彿我是在陌生的地上行走，不知道轉角上會遇見些什麼一樣。我帶着一顆沉重的心，走出馬車去找史瓦璐潑。在我踏進她房門時，她起來招呼我，擁抱我。我把兩手繞着她，想不讓她看到我對於她已經大變的面容是多麼地感動。一年以前，我見她比她的年齡要年青十歲，她在獄中已經過了九個月，現在只出來過幾個禮拜。監牢又一次來斫傷了一個可愛的人，把它的記號顯明地留在她的臉上，幾月之內就老了不少。

我住了一個星期，然後回到了我自己的家，我的孩子，和那種沒有親人的生活。史瓦璐潑得回到獄中去，什麼時候再能出來，沒有一定，留下三個年青女兒在外面，在那仇恨和動搖已代替希望與快樂的世界中，去設法防衛她們自己。

坐在把我帶回孟買的火車中，我懷疑着何時再能訪問極樂軒，那時我又會見到些什麼變化。它會像老家那樣，再充滿着歡笑與快樂麼？或者它依舊是一處寂寞荒蕪的地方，失去了一切高興與愉快呢？我希望它不會是後者，我就默禱上蒼，願極樂軒再成爲「歡樂之家」，

當父親取這個名字的時候，原是有這個意思的。

我回到了我的小屋，心情頗為憂鬱。我們的小家也不再是一個家了，因為拉甲沒與我們在一起，生活雖然必須繼續下去，却是既不快樂亦不滿意的，因為甲瓦哈和成千成萬的別人，都還在鐵門裏面。最近四年的世界大戰，吞嚥了整個人類，我們這些被剝奪了自由的人，連形式上的同意都沒向我們徵求，即被騙入殺場。我們聽說這是一場要帶和平自由給全人類的戰爭，可是在這四年之中，我們每一舉步就不許有自由，甚至不許有在我們自己的領袖領導之下，動員我們自己的廣大人力物力資源的自由。我們的人們，處在同情聯合國和仇恨帝國主義之間，不知所從。所以我們要求明晰地宣佈作戰目的，保證人人都有自由，可是我們連答覆都沒有得到。在一九四二年，經過了多次疑慮之後，政府向我們提供了戰後自由的諾言，這個諾言却附帶着許多條件，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踐的。再則，在過去，我們已經有了太多的這一類的諾言了，却從來沒有一次實踐過。爲了不許我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却要我們流血，要我們的人民挨餓和受一切的苦難，這真是多麼滑稽！

今天，我們是在我們自己爲自由和控制我們自己命運之權而奮鬥着。我們要消滅帝國主義，不但是與我們有直接關係的帝國主義，而且包括全世界各種帝國主義在內。我們的自由，只能象徵那種力量，那種要使世界其餘各國和我們一樣地擺脫外國統治和榨取的願望。一九四一年的個別不合作運動，可以代表我們要英國宣佈作戰目的要求。這是對於世界良心的一種呼籲，但却是白費精力。我們的呼籲只好更堅持，我們所受的苦難，亦只有更大。雖然

嚴重的危險已經降臨到我們的邊疆，國民大會仍只得呼籲人民準備更大的犧牲，因為這問題不光是全人類的和平與自由，而且亦是防衛我們國家以抗法西斯侵略者。所以目前的鬥爭，必須爆發，但實際却並無人有計劃地發動，因為領袖們在與政府談判尚未結束之時就都被捕了。我們今天為印度獨立的奮鬥，決不僅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發洩，而是對於一種更寬大的，更真實的人類自由觀念的要求。印度人民，一向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並曾伸出他們微弱的手，盡其所能地援助中國，西班牙和別的國家。在他們無能作物質上援助的時候，他們一再申述他們對於全世界民族奮鬥的同情和信念。

今天，在我們面前的目標，事實上也即是全世界的目標，就是在作戰期內，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應有根本的變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動員我們的民衆，防衛我們自己，抵抗日本侵略，將印度導上進步之路，阻止我們國家的墮落。全世界都在擾攘之中，我們的任務是恢復一點和平與秩序。也許我們在印度的人，並無權力做到這樣，但只要我們注視勿懈，高擎火炬，則別人也許就可達到我們所不能及的目標了。在實現我們共同目標的途中，也許有許多小顛躓，大阻礙，但只要我們的步子帶我們往正當的方向走，而我們的眼睛不霎眼地望着前方，則這又有什麼關係？

◎ 在我們全世界多數人，特別是我們在印度的人看來，不惜任何代價，自由必須獲得，而在未獲得以前，即不會有休息與和平。如果苦難與艱辛是終身的數運，我們亦必須忍受一切，繼續我們的工作，只希望創造一個快樂一點的世界，讓我們的孩子們好好地過活，即使

我們自己得不到快樂與滿足，亦在所不顧。正如彼爾·房·巴生在他「只有那一天」一書中所說的：

「這一天一定會降臨的，那時候人們已經厭惡單獨走路，便會轉向他的兄弟。在我們已經學得感覺別人悲傷與歡樂，苦難與希望如身受一般的時候，那個仁愛公正的世界秩序，那個全世界企盼着的，以萬籟無聲之夜的行星爲華麗而却缺陷的象徵的秩序，就已經接近我們了。」

自我出生以至一九一九年，生活是順利，安靜和快樂的。在我恬靜生活上的第一個擾亂因素，乃是甲梁窪拉壩的大屠殺，它使我縈想着一些我以前從未關心過的事情，這是第一個波浪。其後就愈來愈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自一九二〇年以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沒有正常過，可是我家人丁無缺，這却是一件大事。一九三一年父親的死去，不但在我們的生活上留下了一個大空隙，而且好像是更多不幸的開端。一九三六年，珈瑪娜死了。兩年以後，母親亦棄世長逝。在經濟方面，我們亦每况愈下了。我們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快樂，不順利，可是我想因爲這一個緣故，我們的下一代，却比我們更要受苦。經常的分離和其他大大小小的不幸，有時候實在使人難過，幾乎使我要灰心了。幫我不完全失去勇氣或放棄希望的，乃是對於我們事業的堅強信念。這不但是我們的奮鬥，實在亦是全世界老百姓的奮鬥。就是這個思想在推動我，我知道對於別人也是如此。這才使人忍得下一切死離生別，不發怨語，不懷仇恨。

像我家和我所經歷，所繼續與我們無數同胞共受了那麼多年的那種生活不安定，實在使人痛苦萬分。我却仍然希望並期待着正常的時代，快活的團圓，和我們國家的和平與富庶，可是未來好像並不如世光明。然而不管一切已經要我遭受的不幸——也許它們多於一個人所期待的，不管一切過去的苦難和未來的艱辛，不管跟了我一生的紛亂，我依舊能在回顧這過去一切的時候，決不後悔。

『我的弟兄們，不必慚愧，

當你們站在驕傲者與強橫者之前時，

你却只有樸實的白衣裳。

讓你的冠冕以人道製成，

你的自由乃是靈魂的自由，

每天建造上帝的寶座，

以你貧窮的寬廣淡素為基礎，

還得知道龐大的東西不一定偉大，

驕傲決不能持久。』

——泰戈爾

兩姊妹和回憶是後來發展爲決不後悔一書的主題。本書已至此爲止，但主題却未完，我附錄在這裏，因爲這兩篇文章裏寫的是天天使我想起的回憶。

兩姊妹

那個十歲的女孩子，站在她母親的床畔下，望着新來者，是一個小妹妹，那末小，可又是那末完整！她雖年幼，却很聰明，她沒有發笨拙的問題，譬如這小孩子是怎麼樣和從那裏出生的等等，她對於這些事情已有一個模糊的觀念，她只站着對這個自然造物出神，懷疑着是否有一天她亦會生出一個像這小傢伙一樣甜蜜的嬰孩，陪她玩耍。她的心完全貫注在這小東西身上了，倒不僅是姊妹之間的愛，而且還帶着有過於此的溫存和保護之意。

好多年過去了，一個高貴的家庭裏舉行一次盛會，到處都是歡樂之象。這古老的家，裝飾得喜氣洋洋地，從裏面傳出音樂與笑聲。原來全家最年輕的女兒，要在那天出嫁了，她坐在一間屋子裏，才不過十幾歲，穿着淡紅色的紗麗，看起來比黎明女神都要可愛，她却不大了解這一天的重要性。在她旁邊，坐着她的姊姊，也很年青美麗，穿着一件潔白的紗麗，沒有首飾來裝飾她，因爲她從小就守着寡。當她出嫁時，她也只有十幾歲，結婚不到一年，她就丟了她的丈夫，她還沒有十分認識他呢！但今天，她心中却並無憂傷或自憐的餘地，實際上由她撫育長大的小妹妹，就要出嫁了，所以這是一天很高興的日子。她的一切虔誠，都是爲了這個妹妹。爲她自己呢，她什麼也不想，沒有好衣服，沒有可愛的珠寶，也沒有奢侈

品。她每天，尤其是今天，所祈禱着的，乃是不願有憂愁或痛苦降臨到她所愛的妹妹身上。當她坐在那童年新娘身邊的時候，她的一對棕色眼睛愛憐地望着她，她的內心頗以她面前的可愛景色而自喜。

又過了好幾年。這位小妹妹已經長成了一個漂亮的婦人，一個有幾個孩子的母親，也是一個快樂奢侈家庭的主婦。這樣，和平而滿意地過了好多年。

然後，這個偉大家庭裏起了變化。主人不再能有空裝飾它了，女主人憂愁而寂寞了，這一度充滿歡笑的家，變得靜肅而悲哀了，一切陽光與快樂，似乎已經跟着以前是它生命的人而離去了。

在花園的一角，坐着兩個年老婦人——但高齡却只有增添了她們青年時的可愛處。其中年長的一個，依舊像是身體好一點。她簡直沒有白髮，她那憂愁的臉，有一種無從描寫的可愛，似乎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年青的一個依舊小巧伶俐，却很孱弱。她那幾乎白如雪的頭髮，在她那帶有憂慮和苦難記號的臉上，罩上了一層光彩。微風從遠處給她們吹來了外孫兒女的聲音，在她們聽到這些童音時，不時有一個微笑來照亮了這兩張臉。

她靠床站着，似石像一般地轉過身，向下望着她妹妹的平靜而甜蜜的臉。床上的人，雖然死了，仍很可愛，正如她生前一樣。可是她怎麼能獨行而把她，姊姊留下，怎麼能要她在生命的工作已經告終之時再活下去呢？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能叫她這一直是膽小害怕的人，單獨從這漫長的旅程而走入不可知的世界呢？她不能讓她獨行。她必須追上去和她同行，抓

住她的手，給她勇氣……

他們已經把她搶走，沒有什麼留下來給姊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顆破碎淌血的心。她靜靜地躺在一隻角裏，昏了，倦了。她閉起眼睛，各種圖畫在她心眼之前一一出現，——一個新生的妹妹那樣沒有辦法地躺在她母親身邊——一個那樣天真那樣可愛的年青新娘。一個與孩子們在一起的快樂的母親——一個上了年紀的衰弱的妹妹，——然後，然後是一個那樣像她所愛的妹妹而又那樣不像的一個人，那樣臉無血色而却依然彷彿她本無生死地躺在那裏。但，不，她沒有死！——這一切都弄錯了，因為她在那裏求她的姊姊幫她渡過一條溪流呢。一個微笑浮上了姊姊的臉，一個無比溫存的微笑，那時她就伸出她的手來，抓住了她妹妹的手，幫她踏進了另一個世界。

這樣，她們見她臉上罩着無限的和平，和平而快樂。因為她不已在分手幾小時之後，即與小妹妹攜手，跟她同去黃泉極域了麼？她的全部生命，乃是獻身於這個妹妹的一種長期無私的行爲。死亡的力量，還不夠使他們分開。

回憶

有一個詩人說：『回憶像是十二月裏的玫瑰。』當它們把美麗花朵的香味帶給一個孤獨的靈魂時，這句話是不錯的，然而回憶亦並不都是美麗的。有些沾着憂愁，有些帶着懺悔，有些則附有非時間或環境所能改變或減輕的一種苦痛。人們有愉快日子，光明歡笑日子的回

憶。也有憂愁日子的回憶，當太陽似乎爲烏雲蓋住，當生命似乎空虛無用的時候。可是它們都過去了，因爲它們是必須過去的，有些只稍爲留下了一點痕跡，有些則是忘不掉的。

所以每一次我回到我童年的家裏，回憶就襲擊着我。有美麗童年的快樂的回憶，亦有後來幾年的憂愁的回憶，都是屬於我無法拉回頭的日子的事。那些是使內心憂愁到快樂破裂的回憶，因爲老家已全非舊觀，每一次我回到老家，總已發生一次新的變動了。

我坐在昔年熟悉的花園裏，這是在一個永遠變動着的世界中，唯一沒有變化的地方。在我面前，矗立那莊嚴的屋子，就是以前的家，當我以視而不見的眼睛望着它時，我的思想已經不知飄往何處，我原想閱讀的那本書，擺在我的腿上，翻都沒有翻開。在我的腳下和周圍，可愛的蝴蝶在翩翩飛舞。草地的新鮮氣味很好，微風向我吹來了玫瑰的芬芳。我向後躺下，嘆了口氣，因爲雖然在我周圍，每一件東西都顯得那樣美麗，那樣和平，而在我的心中，却爲着某些非我所能控制的東西而有着一種麻木的痛苦，那是些我已失去而不能再找回的東西。所以當我的思想毫無連繫地飄蕩着時，我瞌睡了，去夢見業已過去而現在成爲回憶的日子。

我看見一所擠滿了人的屋子，一間廣大，散射，古老的屋子，充滿了一切趣味與金錢所能選購的奢侈品。它的主人是一個相貌堂堂，人格高尚的人，似乎在屋內到處看見，聽得見他的笑聲，感得到他對於全家的愛護。他好像是一個具有力量的高塔，站在他所愛的人和一切毒害之間。這家的女主人，美麗得無法形容，却是一個微弱，文雅的小巧婦人，以一種

人們很不能相信這樣微弱的人所能具有的精力，忙於照顧着全家。到處都是生命與活動，快樂與滿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三個孩子長大了。

幾年過去了。那屋子依然故我，但一切富麗堂皇，都已完了，樸素已經代替了數年以前的奢侈豪華。但裏面的人沒有變動，主人的洪亮笑聲，依舊響遍全家，振起了許多不然要灰心的人的精神。因為變化已經開始，倒不是由於什麼厄運，却是因為一種不同的觀念和政治信念。

又過了幾年。在老屋子旁邊，另外建起了一所大房子，那所房子像一個夢，原是一個慈愛的父親替可愛的兒子造的，但它却沒有帶快樂給它的房主，反帶來了許多愁思。

在一間寬廣的房間裏，坐着一個老人，頭髮雪白，俯着頭在思想。他病得很重，剛剛旅行了幾百里路回到家裏，他的兒子即因為他所主張的某種政治意見而被捕入獄了。這老人亦曾因為同樣的意見而在監牢裏度過了許多歲月，他還準備再度入獄。他沒有遲到，正好趕上在他兒子被捕之前，握一握手。在他身邊，坐着那會如此英勇地共享他的生活，以及一切勝利與悲哀的小婦人。她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瘦弱過，但却很古怪地，她才是給他勇氣去忍受每一下打擊的人，雖然她一直是那樣膽小瘦弱，而他則一直是那樣無畏而健壯的。

在屋子的一角，坐着這家人家的大女兒。她已結了婚，生了孩子，完全知道她的父母一定是感到如何痛苦。她的眼睛焦急地釘着他們的臉，看着他們沉默地受苦而又無法援助，她的心裏悲痛極了。在屋子的另一部分，靠牆站着那青年的女兒，頭則轉向另一邊。在她的心

裏，也有一種痛苦，在她眼眶裏有未曾淌出的眼淚，她的腦子裏則起伏着反叛的念頭。別人似乎都準備聽天由命——但她却不是這樣。有時候她覺得爲了從事像他們那樣偉大的奮鬥，這一切的苦難都是必需的，有時候她一看到她父母負着焦心與寂寞的重擔，腦中便又湧滿了疑慮與不安。他們很可以隨心所欲地過舒適的生活，用不到操心掛念，但他們却選了那艱難的責任之路，畢全生精力來服務人羣和他們的國家。她站着，受着這些矛盾思想的襲擊，不敢望她的父母，因爲她無法減輕他們的痛苦。屋子裏因爲可愛的兒子不在，靜得古怪，然而就是這老家也好像站得更加直了，彷彿極以它會以它的高情保護的兒子爲榮一般！父親坐着忘記了時間，却想念着這住在幾里路外一間寒冷囚房內的他。他們坐在天堂似的家裏，反而恨這些周圍的舒適了。

他們這樣坐了一會兒，各人浸沉在各人自己的思想中，這些思想却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這只是一忽兒的時間，然後，父親縮住了一口嘆出來的氣，站起身來，他的堅定的下頷，表示出嚴正的決心。他必須起來繼續政府不許他兒子做的工作，所以挺一挺他那寬廣的肩膀，他走開了。那小婦人，一個偉大兒子的母親，亦帶着一個勇敢的微笑和一顆痛苦的心站了起來，繼續日常工作如舊。

幾年過去了，成千成萬的人民，沿馬路站了幾哩長。沒有一隻眼睛是乾的，沒有一顆心不在發痛，彷彿那顆心失去了它自己的東西一樣。他們是在向那偉大的死者致敬，因爲主人也不再和他們一起了。他終身是一個戰士，甚至與死亡也作戰了幾天幾夜，想能多活幾年，

以俾看到他一生工作的結果。可是「死亡」勝利了，因為到最後，死亡是一定勝利的，他完了。在那一度歡樂的屋子的一間房裏，坐着已經一去不返者的寡婦，甚三眼淚都流不出來，因為死別的打擊實在太大了。近着她，坐的是她的兒子，兩臂圍繞着她，眼中滿是淚水，因為他也曾深愛他的父親，他不知道怎麼樣來安慰他的母親，反而是她來安慰他，這年青的兒子了，她溫和地捏着他的手。

時輪向前推轉着，老家已經見過許多變化，而未來的變化還更多呢！汽車沿車道停着，警察佈滿了我的院子。這一切的準備，只是爲了逮捕兩個女人。她們這些年來並未懶散度過，却在工作，踏着她們父親的足跡前進，支撐起她們家裏的傳統。爲了這個，她們亦得如父兄一樣地進入監牢。警官彬彬有禮地遞了拘票過來，兩個女孩子微笑着接受了，轉身進內，整理行裝。恰在這時候，那小母親來了，儘她微弱的兩腿的力量，快跑過來。她問：「這究竟是怎麼會事啊？爲什麼有那麼多汽車，那麼多人？」大女兒輕輕地把她的手臂圍到母親身上，告訴了她。有一刻功夫，她軟了下來，眼淚盈眶，抱着她的女兒，低聲說道：「沒有你們，我將是多麼寂寞啊！」但這只有一刻功夫，她馬上就挺起她小巧的身軀，已如一頭受欺的女獅那樣的勇氣，來面對新的厄運。她說：「我很以你們爲榮，非常引以爲榮。」她的眼睛放出光芒，她又說道：「我並未太老，我也可以跟蹤入獄的。」她又擁抱了她的女兒，伸出她的手來，給她們祝福。可是那個脆弱的身軀，所見的痛苦困難太多了，再也不能繼續忍受了，當她舉起她的手來時，她昏厥了。女孩子們給汽車載往她們的目的地去了，……

生活一切如常進行。

一間囚房，牆壁黝黑森嚴，裏面坐着兩姊妹，現在，她們給一根共同的鐵鍊牽在一起，成爲空前的至友了。她們背靠背地坐着，望着鐵柵外面的美麗紅色的天，那是說太陽已在獄門外某處光輝萬丈下山了，她們坐着沉思無言，一個在想着她自己的家，她所留下的丈夫和孩子們！另外一個在滿想聽到她父親的有傳染性的笑聲，因爲這笑聲永遠會給人勇氣和希望，她也想感到慈愛母親的手臂圍繞着她，——那個單獨留在一間憂鬱大屋子裏的母親！

某天傳來了鐵鍊琅瑯和牢門開闔的聲音，犯人們在懷疑着，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獄卒向着兩姊妹走來，她的手裏拿着一封電報。她們害怕地拿了過來，然後，過了一秒鐘，她們彼此微笑。她們的勇敢的小母親的確守信不渝，她亦進了遠地一個監牢了。她真是多麼勇敢，而抓她的那些人又是多麼無情啊！——她已是一個六十五歲的老婦人了。

又過了幾年，在那見過那麼多快樂與悲哀的家裏，又聚集了大批羣衆。原來那小巧的母親某天晚上嘆了口氣，放棄了她的生命，靜靜地一句話也沒有說。她一生都是爲別人活着的，她死時也沒有麻煩任何人。在那邊，她躺在她的床上，可愛，栩栩如生，像皇后一樣，埋在鮮花堆裏，因爲她真是一個皇后，一直至死未變。

我看見一座寂寞的房子，奪去了它所有的歡笑和快樂，站在一個再也無人看顧的花園中，裏面，在一間屋子內坐着那兒子，工作，永遠在他的桌子上工作。他從未有過閒散的生活，他亦不會在未來有多少舒服或閒暇，因爲他已爲自己選擇了一條直而狹的路，不能再回頭

了。當他不時抬起他那疲倦的眼睛時，人們可在那裏面看到一種形容不出的愁思，因為他是一個很寂寞的人。可是在別人面前，他却隱藏着他的寂寞，他以他的微笑和永不失禮的文雅態度，贏取了千萬人的心。

我在睡夢中很艱難地轉了個身，我的心重得像鉛一樣。這幾十個年頭，已向我所深愛的家帶來了許多變化！然而如果我來此探望的大哥依然逍遙獄外，那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因為沒有了他，家就不成爲家了。我睜開我的眼睛，想上樓跑進他的房間，和他講演。我檢起了我的書，幾乎像奔一樣地向屋子跑過去，我一進門，聽到電話鈴響。我拿起聽筒，一個陌生的聲音說道：「這是通知你，你大哥的審訊，將在明天舉行。」「明天的審訊？什麼審訊？」我懷疑着，我不能使我那帶睡意的腦袋，去適應這個消息。然後，像電光一閃似地，一切都回過來了。樓上沒有大哥在等着我，我是在做夢，因爲他在兩天之前就被捕了……

我疲倦地上去，走進我的房間，沒有大哥作我的伴侶，我却只有回憶，——昔年的又酸又甜的回憶。（完）

美國各大報紙對於本書之批評

一、紐約時報「每週美國新聞」欄作者W. G. 洛吉斯：

「克列茜娜·尼赫魯這本短短的，非正式的自傳，對於從事印度非武力抵抗的第一個家庭，作了一個很親切的介紹。」……「決不後悔」並不是對於複雜紛紜的印度政治的一本指南，它亦不是甘地的宣傳品。英國的帝國主義者也可以讀這一本書，而不致有量厥的危險。但是對於大多數西方人，這樣溫和的回憶，也許能幫着解釋那感覺敏銳，生活於夢想和行動中的苦行者。」

二、支加哥論壇報書評：作者菲洛·M·白克

「印度尼赫魯家裏任何人所寫的東西都是歷史文件，胡其信夫人短短地敘述了她的一生和背景，但最重要的是尼赫魯全家的親切寫照……這本書也許可以目為一個全家罹難的故事。」

三、紐約先鋒論壇報：厄納斯丁·伊凡斯

「決不後悔」是尼赫魯妹妹的貢獻，佈局有一點業餘作風，而對於大事却有如局外人的樣子，可是也許就因為這些缺點而這本書才有價值呢！這本紀事，親切而不落俗，不但詳細地描述着尼赫魯家的每個人，而且還寫到許多別的印度要人和朋友，……在很多章

的開端，克列茜娜·尼赫魯引得有西方詩集的章句，但她的寫作方式却是源自東方詩集的。所以此書不但是一本介紹印度的頭等作品，而且是一種新穎的註腳。』

獄
中
日
記

尻赫魯長妹班迪特夫人著

小序

我寫這一本日記，並不想記載我在上次受監禁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但因為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以迄目前這一段時期，真相未白，很多人亦不知道牢獄生活究竟是什麼滋味，所以本書，對於介紹在聯合省內管理較善的一所牢獄內的情形，或能有點幫助。

依獄中的標準而言，我與同屋諸犯所受的待遇，是很優裕的。所以讀者必不能以為別的犯人都能受到同樣的待遇。當那一段時期的真相大白之時，我們將能知道許多可怕的故事，但這個時候還遠得很。

因為很顯然的理由，有幾頁日記和某些事情只好刪去不提，我謹將此書貢獻給那些願知道獄中生活的朋友。

維賈牙·拉克希米·班迪特

尼赫魯的家庭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

我突然給驚醒了，開亮電燈一看，秉達站在我的床邊，他告訴我，警察已經來了，並想見我。那時是午夜二時。我的心已給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所發生的事情弄亂了。向學生遊行隊伍放射的槍聲，仍在我的耳際盤繞；在我的眼前，我只能看到那些年青人的面龐，——我會幫着扶起他們，送進醫院。我的心身都已疲累不堪，不消說是異常惶恐的了。

女孩子們都在洋臺上睡覺，我不願意驚醒她們。蕾珈和達娜都是昨天累了一天，弄到精疲力盡才上床的。他們曾親眼看到許多不會輕易忘却的事情，所以有些精神恍惚，而且不快樂。

我走到了門口，在黑暗中，我看見縣長，副警察局長和六名武裝的警察，站着等我。我把電燈開亮之後，更吃了一驚，因為院子裏站滿了便衣偵探，有幾個且已走上洋臺。這就使我很高興，所以我還沒與縣長講話之前，我就首先要他們退到花園裏去。縣長的態度有些踟躕不安，說他是奉命來逮捕我。我就問：『爲什麼爲了逮捕一個沒有武器的女人，而且是在這深夜，必需派來那麼多的武裝警察？』他又告訴我，他們要搜查我的住宅，我讓他們進行搜查，一面我自己就整理什物，以備入獄。

我並未預料會被逮捕，所以事先毫無準備。沒有人可以陪伴女孩子們，亦無法作滿意的安排。印迪娜（註一）適於數小時前自孟買來此，她已很倦，所以我就上樓向他告別，我吻

了她，又匆匆地闔照了幾句話之後，便喚醒女孩子們，告訴她們這不幸的消息。她們一向是很勇敢的，馬上就能掌握局勢，不發無用的問題，亦不忙亂。她們三人都來幫我整理行裝，蕭珊且匆匆地拿了幾冊書來讓我帶走。麗姐的一對大眼睛，直瞪着我，還有睡意；我看見了她，我的勇氣就開始減少了。她是那末幼小，而世界是那末廣大，誰來照應她呢？她彷彿能敏感到我的思想，便向我微笑道：「媽，現在做一個人，真是多麼有趣，我願意我亦能進監牢去。」我忽然覺得我並無放心不下之處，心裏便輕鬆得多，我彎下身子吻她。達娜說：「媽，讓我們到了外面再向您告別吧，我要警察看看，我們在這種分離場合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她們跟我出來，到了門口，我們互相道別。蕭珊一邊很快地把我緊緊地一抱，一邊說道：「親愛的，不要擔心，一切都曾好轉的，我會照顧妹妹的。」達娜也說：「再見了，親愛的媽媽，我們一定會繼續您的工作的。」她的眼睛炯炯發光，她的頭舉得很高。麗姐在我身上偎依了一分鐘，但她的聲音是很鎮定的。她說：「親愛的母親，您自己要小心，在您入獄的時候，我們將繼續在外面打擊英國人。」

到這個時候，有幾個傭人已經來了，（註二）我亦向他們道別。她們却沒有孩子們那末勇敢，有幾個連眼淚都淌出來了。我沿着院子裏的車道走到大門口，却發見大門仍如平常一樣地，這時候還上着鎖。然則那些警察是怎麼進來的呢？顯然是由兩邊的便門進來的，我們

（註一）印度迪爲尼赫魯之女，班夫人之內姪女。

（註二）印俗傭人均不與主人同居，而住自己家裏，晨來晚去。

亦就由便門走出去。

在外面的路上，一排停着三四輛警車，在黑暗中，我却看不清究竟共有幾輛，只見有更多的武裝人物從影子裏走出來。他們要我坐上第一輛警車，副警察局長親自開車，縣長和另外幾個人坐在後面，我們就出發了。

全城自爲軍事當局接管後，已有數小時之久，雖未下令戒嚴，而一切均已入戒嚴狀態。我們的車子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中前進，當我們沿着那熟悉的馬路而向奈尼監獄行進時，我的心中萬感交集，我如置身電影院中，眼前湧出前幾次在這條路上驅車疾馳的影片，——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已不知道有幾十次之多了。我們行到穹姆那橋，橋畔戒備甚嚴，哨兵上來盤查，這邊雖大喊「自己人」，「警車」，而那精幹的衛兵還是遲疑着讓我們前進——英國人真能使他們的手下人忠心！

到了奈尼監牢，却有人告訴我，獄方當局並不知道我即將來到的消息，顯然地，因爲逮捕令是在深夜發至警局的，所以獄方人員並不以爲我可以到達的，等了半個鐘頭之後，女牢的門開了，女牢頭——像世界的一切女牢頭一樣——急急地迎上來，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她把我帶到我以前住過的老房子，那時是清晨三點四十五分。我把舖蓋在地上打開，門外已上了鎖，一段新的牢獄生活，便這樣開始了，我頭痛得很凶，太陽穴邊的筋抽得厲害，睡不着覺，我躺着想起前兩天內的事情，我放不下蒂珈，覺得她亦會入獄的。前一個晚上，在她入睡時，我和她聊天，想知道她對於時局的反應，她的語氣很激烈。「媽，我永遠不會

忘記這兩天我親眼目睹的事情，我更不會消除現在在我心中積累的仇恨。我們已再不能依正常的生活來思索，我們已無後退的餘地了，不論結果如何，我們必須一直走到底。『當然，她是對的，我們必須繼續前進，一直到底，最後，我終於入睡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

我醒來的第一個思想，是想到那些女孩子們，我的頭還是痛，我躺在床上，一直到掃地的來說要掃我的房子，我才起來。

以前常見的老犯人，所餘已無幾了。新犯人望着我，猶如看一樣從博物院裏出來的東西。屋裏沒有水，沒有廁所——什麼也沒有，我在院子裏散步了半小時，然後由囚犯沐浴水管取了一點水，洗了臉。到七點鐘光景，女牢頭來了，說她要去她家裏取茶來給我，因為獄中的囚糧，要到十點鐘才能分發。我並不想白受女牢頭的茶，但我的頭還是痛，我想也許喝了茶可以好一點。可是喝了却無效，這一天過得很憂愁。

中午時分，發下了一些生的囚糧，但沒有煤，便不能煮。其後，由一個犯人的幫忙，我以樹枝生了一個小火，想煮飯了，可是沒有成功，因為小火燃不起來。我讀書、睡覺、到下午四點鐘終於又爬了起來，開始寫這本日記。六點鐘了，幾分鐘之內，房門又要上鎖了。

女牢頭來了，後面照常跟着一批女牢卒，一一來把各房門鎖上，這樣就結束了我第三次監禁的第一天。

鎖了門以後，過了半個鐘頭，女牢頭又來了，說她奉命打開我的房門，如果我高興，也

可以睡到外面來，對於這一點優待，我很高興。她在離去之前，問我晚飯吃些什麼，我說什麼也沒有吃，她大吃一驚，她要送點食物給我，但我拒絕了。

我在院子裏走了一會兒，天氣相當涼快，我的頭痛就好得多了，我在散步的時候，幾乎忘了我自離開這地方以來，已有一年半之久，却覺得這次不過是上次監禁的繼續而已。我把床搬到院子裏，躺下來看書，可是我有點心不在焉，我不能集中在書上。「國民大會萬歲」和其他口號的喊聲，不時由牆外傳進來，其後我就不大感到孤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比較高興了。星都出來了，我躺着望了一會兒天，然後又回頭看書。到九點卅分，我熄了燈，因為青蟲成羣，爬了我滿身，還爬進我的頭髮，弄得我極不舒服。

我在十一點鐘醒來，身上很濕，原來已在下大雨了。等我把床搬進來時，我已渾身濕透，必須換衣服了。雨後甚涼，我過了很安靜的一夜。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我早晨醒來，精神很爽快，準備今天很文雅的，但到了八點三十分尚無煤和茶時，我就耐不住了。我想飢餓與發脾氣亦有關係，女牢頭尚未來過，我於是寫信給獄長，說我自進了獄以來，沒有人給過食物，如果不是女牢頭好意地從她家裏送了些茶給我，我早已餓得不能動彈了。我又說如果獄中沒有生的囚糧，我亦可以吃一般犯人所食的熟糧。（註三）這一封

（註三）印度教中之婆羅門階級，不能食低階級廚子所煮之食物，故在無適當廚子時，只有自煮，班夫人即屬此階級。

僧却又使女牢頭奔跑得喘不出氣來，連聲爲疎忽了我的囚糧而道歉。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

食物是一件常被估價太高的東西，一個人在獄中更覺得如此，如果一個人的環境很愉快，和正常的人士在一起，食物煮得很好，吃得也舒服，那就無所謂。在這樣的場合中，當然可以享受一餐。但當一個人非得以最原始的方法自煮食物，而天氣却熱得使人發昏，再加上囚糧又是發霉了的，吃一頓飯就不見得是享受了。我已決定不再煮飯，試着只吃點麵包和茶充飢。

監牢裏的茶真是要親眼看見過，才能相信的！我的喝茶經驗相當廣泛從蔣夫人送我的芬芳馥郁的精緻茶葉起，到在大選期中不得不飲的沒有名目的壞茶葉止，我都喝過，却從未見過或嚐過像獄中那樣的茶。我相信這是一種特別要命的茶葉，專爲獄中那些可憐的不幸者而生的。我因爲喝不到我自己的茶，就拿這茶喝了一口，却幾乎嘔了出來。如「」能使獄方人員全體吃一個星期的囚糧，那我真會感到無比的痛快，我們應該少談那些「營養充分餽饌豐盛」的鬼話了。我懷疑何以我們常能爲他人設計營養充分的食物，而爲我們自己呢，通常我們只想獲得味道最好的，却完全忘掉了營養那一部分。

我現在要讀印杜（註四）借給我的一本引人入勝的書，是「世界偉人書函選集」。我在期待一個很有趣味的黃昏。我要使我自己在這一個鐘頭格外忙碌一點，因爲這一點鐘最能使

（註四）印杜爲尼赫魯家內長輩對印迪娜之親密稱呼。

我回憶過去，引起家思。我不知道這次監禁又將遷延多少日月。我最好是克服這種弱態，安心下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

今天早晨我所得到的第一個消息，是昨天城裏會開槍兩次。消息的來源，我雖認為不大可靠，但却使我很不安靜。當別人每天都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我被關在這裏，實在定不下心。我的沉思給女牢頭打斷了，她似乎很想來聊天。我因對她無話可說，就靜坐無言，由她對我講述她的生平。談話中她也品評到曾為她上司的一些獄長們，以及見過她，和她談過話的總獄長們。幾個女牢頭對於監獄管理都有不同的見解，互相比較起來是很有趣的。我將來想寫一冊書，題為「監牢及我所知道的女牢頭。」這一定是一冊很有趣的讀物。如果我的監禁期間很長，我就能熟諳獄中的政治，——雖然我現在似乎已經知道得不少了。對於一個想稍稍瞭解人心活動的人，它也並不怎麼複雜。

昨天晚上我化了一小時讀「書函選集。」有幾封寫得真美。伏爾泰曾經說過：「書信是百讀不厭的——尤其是別人的書信。郵件乃是生命的安慰。」另外有一個人加了一句：「只要世界上有郵差，生活就有意味。」在一生之中，總有一個時期，每個人都得承認上面這兩句話的真理。我們都曾引頸翹望着郵差，他會帶來我們最需要的一封信，那封信也許傳來一個遠離我們的孩子的消息，也許來自一位和我們久別的朋友，或者正是一封情書，——一封所有熱戀者都曾寫過的傻信，充滿了愉快而空洞無物的句子，是被愛的她所朝夕企盼着而認

爲是她所專有的信，却忘了這同樣的言詞和情感，是會爲有史以來所有戀愛中人所共享的。

今天女牢頭准許一個女犯人過來幫我清理房間和煮飯。她名叫杜姬，屬於僕傭階級。從她的身份證上，我知道她已二十六歲，進獄的罪名是謀殺親夫，她已在獄裏度過了八個年頭，她長得很黑，但輪廓很好，舉止亦甚悅人。和所有別的犯人一樣，她穿着一條窄小的褲子，和一件叫不出名字的上衣。獄中的制服是「緊身」和長裙，但在夏天穿着便太厚太熱，所以只在檢查的日子穿用。杜姬手脚伶俐，在她穿着那短小的衣衫時，就更顯得靈活，我想她和我會成爲好朋友的。

今天下過了一陣急雨之後，就涼快得多了。天空佈滿着黑雲，今夜一定還要下雨。獄房瀟得很厲害，我的床簡直就不能找到一塊乾燥的地方擺下。我後來選了一塊地方，我的頭是安全了，可是我的脚却在沐浴！青蟲愈來愈多，簡直就非把電燈熄滅不可，但是我並不欲讓它們勝利得如此容易，那時才七點三十分，我上床也總是睡不着，所以我決定要在書本中尋求萬念皆息之境，我開始讀赫洛絲給阿倍拉的美麗信件。

在獄中的社交規矩，亦和外面一樣嚴格，因爲偷漢私奔而入獄的女人，社會地位最低，依次而上，有偽造錢幣者和小偷，最後即是那批謀殺親夫的女人，這幾個是頭子，頗爲她們的地位而自傲。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常常可以聽到一個女人說：『你敢把我當作一個普通的小偷——我不能忍受這種侮辱——我是因謀殺親夫而進來的。』一九三二年，在我首次受監禁的時候，我起初很怕這一類人。可是一個人馬上得承認我們之中任何人都會在發怒的一

刺，或完全由於情感的衝動，而作出用暴力的罪行，這當然不一定就把我們降低到和那些每天犯着偷竊，淫奔等等冷血罪行的人同等。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

自昨夜以來，狂雨未停。我的囚房裏汪洋一片，床舖成了孤島，——這是一個人可以感到相當安全的唯一地點。可是不知道怎麼樣，天氣亦幫了我，它正與我的心境相合，所以我並不介意。我想如果今天晴朗終日，那我一定要感到更憂愁的。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我毫無心緒工作，我要杜姬替我弄點吃的東西，不經意地以為要她這樣做該是很簡單的事情。她拿給我的飯像是飢饉不堪的爛飯，味道則更壞。

前兩天送來的木炭，今天沒有送來，燃燒濕柴所生的烟，便使烹飪非常困難。囚糧是質地最差的一種，且雜有灰塵，小石乃至一兩隻蜘蛛，都丟進去以增加其重量的。清出了豆和米之後，囚糧的分量已經去了大半了。我現在把囚糧裏的灰沙積起來，預備在檢查那天拿出來給醫生看。送來的「奇油」（註五）呈棕黑色，且有一股怪味。量又少得可憐，似乎更不必過問其質地了。

最使人懊惱的是消息的隔閡，當然，謠言多得很，監牢原是一個交頭接耳的場所，道聽塗說的消息，你傳給我，我傳給他，傳來傳去，不能不聽，但謠言總不能使我們滿足，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時候，一個人更渴望知道些正確的消息，結果我發現自己在無端地暴躁，發脾氣。

（註五）奇油係自牛油中煉出，為印度家庭烹飪必需。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

今天星期一，是檢查的日子。從清晨起，照例是一陣忙碌、叫喊、咒罵，人們匆匆地來去，壓軸戲是獄長的來臨。多謝老天，他耽得很短。我毫無心緒聽他的短短演講，他先曾把他的一端有皮片的手杖送給我，作為蒼蠅拍子，問它有沒有用，我說：『雖然我未能殺死很多蒼蠅，它亦可助我改進我的情緒！』他又問：『你滿意嗎？』我想他的真意是『你舒服嗎？』所以我答稱：『如果以前我很舒服，我在監牢中亦會舒服嗎？』這就結束了獄長的訪問。獄長的話引起了我很多感想——滿意、舒服、快樂、自由，這些名詞已變成多麼沒有意思。我很同意蕭伯訥所說的：『人類只在紙上成就了光榮、美麗、真理、智慧、道德，和忠心的愛情。』但那是很消極的態度，像我們這樣忙於為自由而奮鬥的人，即在我們沮喪的時刻，亦不該採取這樣一種哲學的……我必須要謹防它。

我剛剛寫完上面那句話，獄門邊一陣喧囂帶來了另一個訪問者。這次來者是行政督察專員。他一直走到我的房門口，咳嗽了一聲之後，問我舒服不舒服。這裏似乎不必給他一個明白的答覆，我想他亦不望我那樣答他，所以我沒有開口，只笑了一下。他匆匆地在囚房週圍看了一下，便優閒地回去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孩子們送了一包書來，但這筆禮物帶來的愉快却是很短暫的。獄長來告訴我，他已接到一批新的法令，即將開始對我們實施。我們將被稱為「第二號」犯人，關到二等囚房去……我們不許讀書報信件或家裏送來的任何東西，亦不許見客。我們都得着

囚服，房門又要加鎖，我們每天的伙食費，則自十二安減至九安。（註六）

上面這些規定，其實除了對於通信的限制以外，我都不大在乎。獄長問我：『沒有了你，你的孩子們怎麼辦？』我說：『她們知道怎樣照顧她們自己的。』他聽了我的答語，頗有點驚訝，但終同意地說：『是的，她們都是非常能幹的年青人。』

德賽先生（註七）因心臟病於十五日在獄中逝世的不幸消息，似給我當頭一棒，使我感到無限的悲痛。我心中湧現着他的像片，他是一個大好人，是上帝所賜給世界的善人之一。他的隕折，使我們成了更可憐的人。我不知道可憐的杜珈（註八）和她的孩子在什麼地方。現在「爸布」（註九）又在獄中，他們就無家可歸了。我真願我能向杜珈說幾句安慰的話。自我獲悉德賽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後，我的精神即異常沮喪。昨夜我一夜沒有合眼，和他有關的許多事情，一件一件地在我腦際出現。好像只在幾天之前，他還到極樂軒（註十）來看我，要我讀一篇他的「好朋友」在「近代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他描寫作者是一個「最漂亮又很可愛」的年青人。那年是一九三〇年，該文題為「在老師的座右」，作者著名為郎吉特。班迪特。現在，我為這個「最漂亮又可愛」者的妻子，亦已二十二年了。郎吉特和德賽先生

（註六）：印度幣制以盧比為單位，一定比等於十六安

（註七）：德氏為甘地之私人祕書

（註八）：德賽之妻

（註九）：「爸布」原意「父親」，國民大會會員尊甘地如慈父，故常不呼其名，而稱「爸布」

（註十）：即尼赫魯之家

是大學同學，同年畢業，雖然他們很少通信，但彼此間有很深的同情友愛的聯繫。德賽先生去世的消息一定會使郎吉特難過的。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一般人對於監牢的觀念，總以為它是一個極其寂寞的地方。一個人的確感到寂寞，因為沒有人可以談得來，但却不是孤獨。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從沒有像我入獄一週後那樣盼望能夠孤獨一些時的。從清晨到黃昏，沒有一分鐘我可以清靜一點。每一個人都對我有興趣，每一個人都喜歡對我傾訴她的煩惱故事，希望我能幫她早離此地。喧鬧，互相的咒詛，口角，打架，——更不用提到彼此間的辱罵，使我大傷腦筋。甚至晚上都有各種聲音，——不是一個人在外而常聽到的突然小聲音，而是來回重複的單調的燥音，使我的神經發痛。托勒氏曾在一封信中說到監牢：『一天復一天，無休止而不協調的聲音在絞着你。』只有曾為囚犯的人，才能完全了解這句話的意思。當然，喧鬧和無法靜居，似乎在起初最難忍受，過了一些時候，一個人也能決心不理那些喧鬧了。我曾能使我自己完全隔離一屋子滿是聊天和爭論的女人，而繼續寫我的書，猶如我是一個人一樣。但這需要時間，且必須有相當程度的鎮靜功夫，——我在目前還沒有具備這個條件。

這地方在晚上看起來好像很大。我的獄燈發着閃動的小光，射出頗長古怪的影子，像鬼魔一樣。我坐起來，望着它們，編幾個故事，自己高興高興。

我住的那間囚房，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原欲容納十二個以上的犯人。四邊牆上都有密

密的鐵柵，有一邊開了扇門，到晚上便加門加鎖。房內有一邊比地面高四步，鎖門以後便作為廁所。在白天，則可使用附在營房外的一間小浴室兼廁所。這原是我上次入牢時特地為我而添置的，當然大有用處。整個地方處處都需大加修理，屋頂的瓦片更需要換新的了。我房裏只有一隻獄用帆布床和一隻擺不穩的小鐵桌，我把床擺在離廁所最遠的一端，——以前的經驗告訴我，我應在其他囚犯來到之前，儘先佔取優勢的地位。我的床靠着一扇鐵柵窗，望出去是院子，也可看到外面的大門。有時開大門的女牢卒動作慢，則我就能瞥見青草和一段馬路。這一警真可以使我精神大大地一振。我們被高牆包圍着，甚至連樹都看不到。這院子是人類所能想像的最可厭的地方，只有一棵小樹，如果我在這裏要住一個長時期，那我想把它改建成一個花園。

我的院子那邊還有一所囚房，現在是空着。犯人現在住在和我們院子不連接的另一個院子裏。統共囚犯僅有四十四個女人，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監牢。她們都是一犯再犯的老犯人，有幾個是在我上次入獄時亦曾在這裏的老朋友。她們除非有特別事故，不許到我這院子來。可是當兩個院子之間的門一開，我們就互相道好，她們向我們友善地微笑，並偶然問起孩子們——她們以前曾聽我講到過孩子們。在那個院子裏也有單人的囚房，我看到這些囚房就難過，它們是不宜用作監禁人類的。現在有一個女人關在裏面，我還不知道她所犯何罪，但我可以聽到她晝夜不停地哭泣，這是一種可怕的聲音，一個已經失去一切希望而恐懼的犯人的哭聲。

杜姬這一向常對我講述她的一生。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故事，她殺了她的丈夫，因為他不管她，虐待了她，而且不給她東西吃。她向我詳細描述可怕的謀殺經過，講完以後，似乎很滿意的樣子。其後我試着分析她的情緒。得出的結論是：她所以滿意的主要原因，乃是殺了她的丈夫，她即是給了她婆婆一大打擊，她到現在還恨她婆婆。她在家裏有一個兩歲的小男孩，入獄時帶了一個出生才六星期的女孩，最近已經死了。杜姬很喜歡小孩子，那個女孩子死了之後，她很悲痛，她以為那女孩是給人咒死的，我無論怎麼解釋，她都不相信，她有時候哭着要見她的十一歲大孩子，她自入獄後就沒有見過他。

這個院子裏的青蛙簡直多到不可思議。它們直是無所不在，既大又醜，樣子又愚蠢透了，它們使我想起了那些發國難財者，——這批氣量狹小的人物，自鳴得意地在小圈子裏打轉，完全忘記了外面還有一個大世界哩！晚上，當青蛙開始噪叫時，我就厭煩極了。有時候只有孤伶伶地一隻青蛙，有時候衆蛙齊唱，愈唱愈響，會把一個人弄得頭昏腦脹。昨天我匆匆地起床時，因為沒有低頭先看一看，竟踏着一隻蝦蟆，這真有點尷尬，但他沒有死，跳到院子裏去了。

在一九四一年常到我房裏來的那隻小貓，已經長成了一隻其醜無比的大貓。如有任何食物隨便放着，她就要來偷吃，因為她實在餓得要命，所以沒有辦法把她趕走。我可也不能對她客氣，因為我對於貓向來不大喜歡，和它們在一起，便有點不舒服。迄今為止，大小老鼠都還沒曾侵略過這個房間，但我知道它們一定會來的。在一九四一年，因為有一家老鼠來佔

據了這個地方，弄得我終年皺着眉頭。

在兩個院子之間的門開着的時候，我瞥了幾隻熟悉的面龐。夏巴蒂還是在這裏，却比我上次見她時更瘦更病了。她告訴我，她依舊患着老病，這一向在嘔血。那蘭妮亦在這裏，和約翰妮一樣，她倒是日見強健。我聽說去年有一天，她爬到院子裏的尼姆樹上，頸子裏擊了帶子，帶子的另一端紮在樹枝上，說要自殺了。於是立刻引起了一陣紛擾，別的犯人求她不要遽萌短見，她則堅持如果她的罪名不減輕，她就要自殺。女牢頭的哀求和威脅，亦都無用，後來把獄長請來了。我不知道他用了什麼魔術，但他竟把她勸了下來。結尾也是很富於戲劇意味的，她跳下來，折斷了一根肋骨，一隻膀子也脫臼了。她很自豪地給我看她膀子上的傷痕。

我有一點怕那蘭妮。這是她第十一次犯罪，她因為偷了一匹布，判禁七年。她的樣子簡直不像女人，長得極黑，頭髮剪得又短，牙齒也斷了好幾個，看上去極不順眼。她的身體倒很結實，雖然已近五十歲，但爬起樹來，還如貓一般地迅速和輕捷。她不願身上有衣服的負擔，所以只穿着不能再少的內衣。她愛好鮮艷的顏色，常常眉飛色舞地談起她以前有過的各色各樣的衣服。她在心平氣和的時候，行為還不出軌，但如她一發怒，那就幾乎不像個人了。她會使用極難堪的罵人的話，通常她發過脾氣以後，總要大哭一場。

此外還有我所熟悉的面孔，我却記不得她們的名字了。我想過一些時候以後，我一定想得起的。

這裏的獄卒是很有趣的一羣，一共五個，——茹拉，才娜，維奴德，夏媽，和所羅門太太。

茹拉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她本人和她的習慣，都醜得不像樣，她是一個天生的諂媚者，一副不可靠的相貌，我想我們是不會成爲朋友的。才娜是一個溫和的胖婦人，很喜歡講話，一談就談到她過去的事情，獄中的工作並沒有使她變成乖戾，她的幽默感是很能悅人的。維奴德長得高大強壯，就她的身材體格而論，她是最理想的獄卒，穿了制服就很神氣。她比較文靜，不大講話。夏媽有一個完全否定的個性，是一個人很少注意到的一類人。所羅門太太似乎是其中最好的一人，她是比其餘那幾個都高出一等的人，態度亦很文雅，她是一個基督徒，自己認爲是在一個和別人不同的階級中，和一切自印度教改信基督教的人一樣，她的生活程度已經提高到非她現實生活地位所能供給的階段，所以她經常感覺到財政的困難。我已經知道了她的家庭問題，——問題有那末多，這可憐的婦人只好以常常談談它們來稍自解慰，她的臉長得很端正，有柔和的眼睛和灰色的頭髮，她真不該在獄中工作。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

今天我醒得很早，門上的鎖都沒有開，我就躺着望屋頂出神。這囚房比以前更破敗了。天花板每天總有幾塊落下來，弄得我的床上和地上一塌糊塗。瓦又鋪得不好，遮不了太陽亦遮不了雨。這幾天陽光很強烈，我差不多整天都得戴着太陽鏡。地面高低不平，晚上如在囚房裏走動，準得跌交。蝙蝠和老鼠，出沒無常，我就在它們的恐怖之中住着。

我在午夜以後才寫今天的日記，因為這好像是唯一安靜的一刻。今天白天特別喧鬧，但夜是清靜和平的，雖然我們在晚上亦斷續地聽得見點查犯人的聲音。

我坐在鐵柵窗邊，望着星星閃耀。它們予一個人以安全的感覺，它們總是那樣兒，靜靜地，安詳地，並不關心人們的擾攘。有時候一絲月光偷射進來，躺在地上像一道銀河，偶然我亦聽到飛機在頭上飛，——這聲音使我有點躁踏不安。我要鑿毀鐵柵，高飛遠走。把人類這樣關起來是極端不合理的，這不能解決什麼問題，只會製造新的困難。世界的轉動是一個循環，我們常常回到出發點來。進步只是一句話，我真懷疑它有什麼意義。

今天有一次大騷亂。有一個犯人，應能接見一個親戚，那可憐的客人來自很遠的地方，路費都是極困難地籌措來的。到了這裏以後，獄卒却告訴他，除非他給她（獄卒）錢，他就不能見那犯人。這是此地的老規矩，一般犯人的親戚亦都知道的。那人先請求豁免，因為他很窮，後來就拿了兩個盧比出來，這已是他口袋裏僅有的錢了。但在獄卒去帶那女人出來時，却藉口她犯了一點小過失，和她口角起來，令她回到獄中去，不許見她的親戚。當然，我們都知道真正的理由。那可憐的女人哭了一整天，她的朋友們則痛罵獄方的官吏。

這一類的賄賂，常常數量大得驚人。賄賂也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時是很公開的，明歇爾曾說過：「監牢是把人活埋的坟墓，在這個地方，一個人住了半年以後，所能學得的法律，比在西寺（註十一）化了一百鎊而學得的更多。這是世界的縮影，一個可怕的小世界，一

（註十一）西寺一譯威斯特朗斯特寺，為英國國會所在地。

張憂愁的地圖，在這裏，如果一個年青人願意耽上半年，則他所學到的壞花樣，要比在二十家滾球場，娼寮及茶館中所學得爲多；如果他是一個老年人，則所能學到的機謀，要比當馬奇維利的學生還要多。這地方疾病傳染之迅速，比瘟疫流行時期的傳染病室還要厲害，而它的氣味，則比八月裏倫敦市長的狗屋還要難聞。」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昨夜我沒法入睡，在囚房內來回散步，然後又讀了一點書，雖然我的眼睛已經疲倦得很，睡神却依舊是在遙遠的地方。我躺下來，合攏眼睛，希望能朦朧過去，可是沒有這種福氣，——十二點，一點，兩點，三點，我從這一邊翻到那一邊，數着鐘點。最後，過了三點鐘，我入睡了，做了一個奇怪的夢，無疑地是由於前晚關於牢獄生活的思想所引起的。

我夢見我在一間單身囚房內，房子很低，我站都站不直，又小，兩臂一伸，便碰到了兩邊的牆壁。屋頂漏了，大雨如注，落在我的頭上，雨點一觸到我便變成了盧比，擊傷了我的頭，我喊着要走出屋子。可是房門却上了鎖，沒有地方可以出去。銀雨繼續下降，把我頭上打了一個洞，痛苦異常，我覺得我非死不可了，正在這時候，我突然醒了。我躺在囚房裏的床上，雨在外面浙瀝不停，大點子水由屋頂的漏洞下到我的前額，在雨聲嘈嘈之外，還有值班獄卒的聲音，在吆喝隔院裏的一個不幸的犯人。

夢醒之後，我就不能再睡了，於是就躺着望天亮，不久號聲起來，已是開鎖的時候了。可是我在床上，感到很疲倦，不想起來，很久以前讀過的一首詩，却在我腦際浮現了出來：

「當他走過那冰冷的浴場時，他看見了一個寂寞的地窖，魔鬼是高興了，因為這給他一個暗號，

去改善地獄裏的監牢。」

我當然不知道地獄裏的監牢是個什麼樣子，但我如果最後能夠到達黃泉，則我定可向魔鬼提示，如何依我在英屬印度監牢裏的經驗而改善地獄裏的監牢，我或者亦能向他介紹一批確很勤快的獄吏，女牢頭，獄卒等等。無論怎麼樣，她們總是要找工作的，那當然沒有比他們已經熟悉的工作更好的事情。

我今天早晨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看一間毗連着那邊院子的小房子，去年我已把它改成了——一個托兒所，為犯人的嬰孩服務，我發現它現在已成了一半貯藏室，一半辦公室，牆上漆着的嵌線幾乎已經駁落了，我特地手捏的泥玩具，都已破碎成片，散在一隻架子上，孩子們坐在地上的草蓆，已經不知道那裏去了，黑板亦已打破，靠在一隻角落裏，蓋滿了灰塵。這一切已都使人不快，但更使人不快的是那些孩子們。有幾個已經走了，因為他們的母親們出獄了，有幾個却仍舊在這裏。他們又成了野孩子，完全無人管束教養。去年我們教他們的一點東西，早記得乾乾淨淨，所有的壞習慣，似乎都回來了，我看見姜在嚼烟葉，她的母親（在過去數月內曾經出獄一次，後又因偷竊而入獄了）告訴我。她已一天不能無烟葉了。蒙西在這十五個月中，似乎連一時都沒有長高。他的門牙已經磕掉，瘦得多了，一點力氣都沒有。只有他那美麗的眼睛，依然故我。很難相信他已經有七歲了。

有一個新孩子，是個很好玩的嬰孩，名叫夏葛，她才兩歲半，有一對灰色眼睛，皮膚是可愛的金色，頭髮的顏色則像蜂蜜。她的母親是一個屢犯，進獄是爲了偷竊，現在這次是第七次，却是一個可怕得像女巫一般的人。我想像不到她怎麼能生出夏葛這樣端正的孩子。除了這三個小孩以外，還有一個似乎長得很異樣的小孩子。

我又發現今年犯人們已經沒有定期上課學印地語和烏度語（註十二）了。教員薄塔如太太，早晨在男獄卒宿舍爲他們的子女開了一班，女犯人的子女可以出去一同聽講。在下午，薄塔如太太應該來教女人，但我始終沒見她來過。女孩子們不喜歡學習，教員亦就樂得睡一個午覺，在檢查的日子，常常看得見書本和石板，可是檢查員們似乎從來沒有想到出些問題，親自測驗一下有了進步沒有。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二日

今天下午兩點鐘，忽然大雨滂沱，幾分鐘之後，囚房開始漏水，我化了半個鐘頭把床拖來拖去，拖到了一個安全地點。雨水從鐵柵窗飄進來，又自屋頂成大點子落下來，我就索性躺下來，讓床腳浸濕，却把我的腳蜷曲起來，以免受涼。這陣雨下得快，停得也快，現在天已晴朗，空氣則甚潮濕。

我所有的衣服和那些吃的東西，都發霉了。包括我所穿的衣服在內，每一件東西都有可怕的氣味。我不知道到囚衣發下來的時候，它已成了個什麼樣子。幸好我們是慣穿土布的！

（註十二）印度最通行的兩種文字，講話則差不多，可能合而爲一成爲印度國語。

我很關心我的書籍。依新的法令，書報進獄，要經縣長的許可，那就是說，有一半書籍是永遠到不了我們這兒的；即那些能到我們手中的書，也要經過許多星期之後，才能來到。我頂怕是沒有東西可讀，在獄中，白晝已經是度日如年，晚上時間當然更長了。時間過得極慢，「一天如一月，一月如一年」，直到一個人好像已經活了一個世紀。獄長在我生日那天問我有多大了，我說：『我不知道，我好像我已活了好幾百年。』後來我想起了一本書上的幾句話：『沒有鐘錶，沒有日記能夠爲你估計時間的整個內容，充實時間的乃是靈魂，如果靈魂睡着了，則時間是空虛的；如果靈魂醒着，則在遲疑，悲傷，或希望之際，你在一小時內的所獲，也許比你在打一打空虛生命中所得還要多。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更長的時間，我們所要的是貫穿我們這小生命上每一個小孔的，無所不包的靈魂。』所以現在正是這無所不包的靈魂，使我感到彷彿活了幾百年一樣。

今天獄中的口角特別多，現在鎖門的時間都已過了，也還是沒有太平。夜的美麗，被罵人的聲音弄得反而可憎了。每到黃昏，我總喜歡坐在我的鐵柵窗邊，望着雲絮在天空流動，等着星兒出來，看着它們閃爍，是很使人嚮往的，月亮到現在還沒有出來，但我盼望她就會來訪問我的。她不是一個靠得住的姑娘，她是一個妖嬈的少女，脾氣很大。監牢不會取悅她，但有時候我看她和雲絮在捉迷藏，把一道銀光送進囚房來問候，表示她依舊記得我。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三日

昨夜我又不能入睡，今晨起來，就很疲乏，更壞的是同時我還渾身酸痛，精神沮喪。整

個上午我懶得要命，不想讀書，不信寫信，不信作任何事情。因為天雨我亦不能到院子裏去，只在房內來回走了一個鐘頭，只覺得像籠中之鳥，甚為不安。最後我躺了下來。下午，女牢頭帶來了一個朋友送我的四冊書，「噢，怎麼不多幾本，真是多麼好啊！」我的沮喪一下就消失了。有人已經想到了我，這一點和外界的小小接觸，使環境都好轉了，這幾本書好像都是有趣味的，我不再怕沒法在晚上消遣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四日

監牢裏亦有謠言。昨天女牢頭對我說：「你知道嗎？每天早晨我開你門上的鎖的時候，我總避免驚擾你，因為我知道你晚上沒有睡好。可是我那時在想，我應該照規矩把你喊醒，因為，假如你在晚上死了，我怎麼會知道……」我想她即是普通所謂「工作的安慰者」，我會在晚上死掉，真是奇想，可是我却期待着更壞的死法！

我讀完了女孩子們在我過生日時送來的一本書，題為「逃出自由。」寫得很好，能夠吸引住讀書的興趣。我藏好一本戲劇，準備在不快樂的日子消遣。上帝不許它們（不快樂的日子）即刻來到，我剛過了我分內應有的一點黑暗的日子，正開始漸漸轉變成灰色，可是我在希望它們馬上都會轉成玫瑰色的。很幸運地，我是一個天生的樂觀派。

昨天下午四點鐘又進來了一個女政治犯，她是R. N. S.的太太，她的丈夫和公公，早就入了監牢，她雖然並未從事任何政治工作，却亦被捕了。她有一個七歲的女兒，沒有人照顧，所以很不快樂。後來經過一陣更大的喧嚷，進來的却是布妮媽！我見了她很高興，一談就談

到深夜。後來我雖躺着，一直到兩三點鐘還未入睡。院子裏月光如水，極爲美麗，可是就是美麗，亦使得獄中人不能安枕。

今天又是檢查日，照例有一陣忙亂。加登納先生告訴我們，烏蜜拉的進來，罪名和我們不同（第一「二」種罪人），而是爲了放火及搶掠，所以或將作爲一個普通刑事犯處理。這是完全不通的，因爲那女孩子根本不能作出任何需要力氣或身體便捷的事情。她是一個恬靜溫和的女人，除了家庭以外，對什麼事情都不發生興趣，而且毫無政治知識。

今天熱得可怕，整個下午，太陽一直晒到囚房裏來。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五日

昨夜很悶熱，但院子裏却終夜月色如畫。

今天上午依舊很熱，而且很潮濕。我們似乎已開始了很壞的一天，我起身以後就一直頭痛，雖然吃了一顆「阿司潑羅」，頭痛有增無減，我怕今天對於我不會是很快樂的一天！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六日

布妮媽帶來了一份日曆。我起初看到這東西很高興，可是現在，我覺得它反會引起我心頭的紛擾。除非一個人有所期望——有一個與衆不同的日子，則日曆有什麼用處？我們這種人，頂好是不看日期，不算日數。

昨天下午，恰在鎖門之前，又有一個女犯進來，名叫祥姬，罪名是在本縣一個小火車站上放火搶掠。她一直被帶過我們的院子，關到了一間單人囚房裏。我們向女牢頭打聽，爲什

麼她要關到那邊去，她說這是依照警察局的命令。我們覺得理由不充分，要女牢頭去翻翻「監獄手冊」，並去詢問獄長。爲什麼因同樣罪名被捕的兩個女人，要受到不同的待遇，簡直沒有道理。鎖門以後，過了一小時，女牢頭回來了，把祥姬轉押到烏蜜拉那間囚房裏去。這使布妮媽和我也很快慰。

今天上午我去看祥姬，和她聊天。她是一個寡婦，被捕時正在阿拉哈巴師範學校念書。她好像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人。

天熱依舊，囚房猶如蒸饅。我臉上身上，汗出如瀉，頭痛不已。我很爲自己知道這些週而復始的疼痛慚愧。前幾次入獄時，我總能在一兩天之內，使自己適應獄中起居，每一分鐘都能找些事做。有時候雖亦不免沮喪，偶然想起了孩子們，尤其使我寢食不安，但和現在的情緒是很不同的，現在我根本不能定下心來做什麼事情。望望屋子的那一邊，我見布妮媽也是這種心情。說雖如此說，我想以後我們總會適應環境的。

人家告訴我，今天是姊弟節。獄中教員薄塔茹太太，上午來時帶了一個黃色燦爛的花手鐲，套在她的手腕上，襯着她的紫色皮膚，頗爲美麗，這是我們獄中人意識到這個美麗節期的唯一的記號。

大雨終於下降了，熱度亦暫時退了些。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七日

『請賜給我毅力，使我的心能夠超然於日常瑣事之上。』

又開始了一天，但和昨天以及牢中的每一天完全一樣，恐怕不會有什麼變化。一個人感到有些麻木，彷彿感覺和思想的力量，都已完了。「我頭痛，腦子裏沒有思想，只想瞌睡。……」

才娜今天帶了一些顏色鮮艷的花手鐲來給女牢頭，她生下來時原是印度教徒，但在很年青的時候就被人從她的丈夫家裏拐走，改依了回教，結了婚，這幾年她一直跟着丈夫，並努力工作，以求丈夫舒服。她却遵守着印度教的節氣，甚至還到恆河裏去洗澡，（註十三）她很有禮貌，口角的次數也比別人爲少，通常很能開玩笑，亦很文靜，事實上，這種文靜已使她幾度發胖，直到遠遠地看起來，她像一個由各色破布做成的大皮球，走起路來使像一隻老鴨似的滿意地搖擺。

我們的監禁，經常使她不安。她常常去神前禱告，爲我們的家處祝福。我的飲食是另一個使她煩惱的因素——她想勸我吃她的所謂「正當食物」——她最傷心者人家只吃麵包牛油，又喝那末多茶。當我請她注意她自己的身材，並說我不希望也胖到像她那樣子時，她舉起兩眼向天，說道：「那與食物毫無關係——那是命運。」現在，她常想到日本可能打進印度，頗爲不安，因爲她覺得她這樣胖，恐怕跑不掉，而她又聽到日本人是吃人肉的！真是可怕的思想！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八日

又是很悶熱的一天。囚房裏滿是蒼蠅，蚊蚋，螞蟻和別的小蟲。汗水在我們的臉上和身

（註十三）印度教迷信，入恆河沐浴者，可滌去一切罪惡，因彼等認恆河爲最神聖之河流。

上直流，好像我們一直在洗蒸汽浴一般。雷聲曾經響過，但始終沒有下雨。

前幾天，蒂珈送來了幾冊「生活」雜誌和「時代」週刊。它們使我消磨了好幾個無聊的鐘點，其中的廣告尤其興趣橫溢，它們使我想到了「麗都」。

自郎吉特（註十四）在三星期前赴孟買後，一直沒有來信，我開始掛念他了。我願意能和他通訊，告訴他要當心他自己的健康，不知道大哥在什麼地方，也使我牽記不已，我希望他身體很好，並不缺乏什麼東西。

天氣熱得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只好躺在床上喘氣。從我躺着的的地方，由鐵柵窗望到院子裏的出口，自己為那出口處的小鐵門編了許多故事，可總名之為，「鐵門後面的悲劇。」

今天下午，女牢頭又要出去了，穿戴停當以後，先進來一趟，她穿着一身淡粉紅色衣服，她告訴我，這是她特地爲了開會送別前任獄長而定製的。爲什麼所有的女牢頭都要染頭髮呢？這是一個我百思不解的問題。我想總有一天，我會自己任性去把我的頭髮染成大紅色的，這當是一種解放哩！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九日

昨夜還是悶熱，囚房似乎在收縮，在窒息我們，蚊子越來越多，嗡嗡之聲在這萬籟俱寂的靜夜，簡直有點不能忍受，我們整夜都在床上翻來覆去，到四點三分時，剛剛涼快一點，號聲也響了，只好告別一切入睡的希望。

從囚房開鎖的一刻起，一切的雜亂聲音不斷增加，直到過了約莫一小時以後，聲音鬧到一個人只能聽到自己的思想了。當然，在這種環境之下，不管一個人怎麼感到疲倦，亦是沒有辦法躺在床上的。其後，事情慢慢地定下來了，到八點鐘左右，獄中略見平靜，亦是到這時候，再回到床上去就太遲了，一個人只好盼望能好好地睡一個午覺。然而一到下午，蒼蠅就增加了，陽光和炎熱，使人感到頭暈眼花，無數的小黑蟲佈滿了屋子，隨時準備來打擾人們。因為太熱，亦不能把臉蓋起來，若不蓋起來，則又免不了受蒼蠅和蟲子的襲擊。所以大家只好躺在床上，用扇子趕掉蒼蠅，想涼快一點。其後睡魔襲上身來，幾分鐘之內，扇子從手裏溜下了地，於是蒼蠅就膽子更大了，開始在一個人臉上賽跑，一個人就又一下醒了，很快的又拿起扇子來趕蒼蠅。

一九四二年八月卅日

今晨我醒來時，感到非常疲倦，本不想起床的，但因為掃院子時的噪鬧和灰沙，我非起身不可。九點鐘左右喝了一點茶，剛剛要安定下來看書時，布妯媽的一聲大喊，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鐵柵窗邊。原來是蕾珈來了，真使我喜出望外，她帶了一串一串的花，跟着女牢頭跨進了院子。

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到這裏來？先以為她只是來看我的，那末，為什麼要這樣多的花？後來想到也許我們可以被釋出獄了。正在這樣想的時候，蕾珈已經在囚房裏面，以勝利者的口吻宣佈她亦被捕了。這簡直給了我一個不可思議的打擊。蕾珈被捕了！怎麼，蕾珈當然還只

是一個孩子，依她的年齡，還不能瞭解政治是何物啊？

當我站着聽她興致冲冲地向布妮媽訴述被捕經過時，我簡直不能講話，只見着她在這十八年內的影象，一幕一幕地呈現出來。

最初是一個肥胖的嬰兒，躺在裘呼沙灘上，其後學習走路與講話。蕾珈大了，進第一個學校——蒙忒索里學校，接着是那可怕的病災，和幾乎奇跡式的復原，——簡直就是起死回魂。一九三二年，恰在郎吉特和我被捕之前，蕾珈在火車站上候車去捕那上學。——她靜靜地坐着，眼睛張得很大，是一個才十八歲的小人兒，却很嚴肅，揩乾了眼淚，緊握着一面大三色旗（註十五）我先曾說過：『親愛的，不要帶着這面大旗；』她就答道：『我要用這旗子把警察嚇退！』

此後出現的是一張她很高興的像片，穿着緊身的運動衣和漂亮的馬褲，剛剛從拉其高的騎術學校聽講回來，眼睛發亮，興致很高，『噢，媽，先生說我也許就可以學跳障礙物了，這不是很有趣嗎？』蕾珈下了游泳池。漸漸地出現了一個長大的蕾珈，依舊很純潔，但富於『生命的愉快』，有了對於人生的新的瞭解。蕾珈在她十八歲做生日的時候，那麼高興，每一分鐘都沒有輕易放過。最後一幕上演了，在我被捕的那天晚上，蕾珈站在極樂軒的台階上，向我道別。又是一個新的蕾珈，眼睛裏含着一個新的目標，更有決心了，一個靠得住的年青人。

（註十五）橙白綠三色旗，為國民大會所定之印度國旗

現在，她已在牢裏，這真是一個什麼時代啊！在她，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一想到達娜與麗妲孤伶伶地留在極樂軒，而那房子又給警察及特務人員所包圍時，我就很感到痛苦。

逮捕的故事照例是一齣喜劇的場面。——昨天下午九時左右，警察，軍隊，特務等等到了極樂軒，孩子們那時與朋友去郎姆壩野餐未歸，巡官要捉蕾珈，得悉她不在家，便等了一下。同時取出搜查她房間的公事，搜查以後，並未發現任何違禁品，蕾珈則當未回來，他們就走了。今天早晨八點鐘，再來抓她。蕾珈告訴我們，雖然她當時很緊張，但決心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真的在進早餐時故意多吃了一塊麵包，就是要讓警察等一下，並且表示她把這種事情看得一點都不重要。顯然的，她是在學她的舅舅（尼赫魯）。

一九四二年八月卅一日

蕾珈帶來一個消息，說丹格兒（孩子們的愛犬）病得很厲害。我請獄長打電話到家裏去，就說如果這可憐的小東西已經病入膏肓的話，索性把它結果了，免得它受罪，我整夜都夢見它在痛苦地悲鳴，甚以無人服侍它爲念。

獄長的回話來了，說他又打了一次電話到我家裏去，那邊接話的是達娜，說獸醫已經來過，給丹格兒吃了一點藥，已經好得多了。他正在盡力醫治，希望救它的命。

蕾珈着了涼了，我希望它不會惡化，監牢不是一個生病的好地方。

我們很興奮地聽說堂嫂（R. 尼赫魯太太）已在拉合爾被捕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從今天起，我們的時鐘撥快了一小時。這對於我們很不好，因為鎖門的時間還是六點鐘！現在實際上就是五點鐘，我們又失去了一小時的自由。——這却是最好的一小時，因為是在清涼的黃昏時分。

昨夜，空氣很清新，蚊子讓我們安靜地睡了一覺。我們很久沒有過這樣舒服的晚上。在我們這院子與普通犯人所住的院子間之鐵柵，已被封閉了。我們是危險份子，所以不許去帶壞了屢犯者的「善良」心地。

蕭珈和我同讀蕭伯納的著作，頗為欣賞。下過一點雨之後，清涼得多了，讀完蕭翁戲劇，門上了鎖，我們就讀勃朗所著的一本近代喜劇——「會客室」，此書所描寫的一家人家，頗與我們自己的家庭相似，所以我們讀到得意處，常常大笑不置。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日

很涼快的一夜。上午下了雨，但只是一陣潮頭雨，現在看來，似乎今天的天氣一定要很悶熱的。

丹格兒已經死了。這刻有人帶來消息，說昨夜打一針，終止了它的受苦。可憐的小東西！

一九四二年九月四日

獄中官吏的意響，是和天道一樣地不可捉摸的！我們的伙食津貼，現在是每天九安，在我入獄後的第一個星期內，新法令尙未頒下來，則每天是十二安，可是我每天的囚糧從未起

過七安。我問他們，短少的兩安可否記在我的帳上，每星期買一次水菓給我，獄方說：『這可以的』。我就想着：『我真該感謝他們。』可是我所知道的真是太少了！第一個星期，水菓的確送來了，其後，不管怎麼樣和他們講或寫條子，都沒有用處。欠我們的錢一天一天多起來，水菓却不來了，我們又學了一個忍耐的好教訓！

似乎自我入獄以來，我就踏上了挑戰的途徑，以前我並不常去麻煩獄方當局，可是這一次的事情，卻實在忍耐不住了，如果我要水菓，就一定要過了十天或十二天才見送來，送來的又是六隻已經爛了的香蕉，當然我馬上把它們退了回去，第二天早晨，辦公室裏來了條子，『誰該付香蕉的錢？』我答道：『當然是獄方當局。』辦公室裏來了更多的條子，我也發出了更多要香蕉的請求，而同時我每天九安的餘款却在累積。當我指出水菓根本沒有送來過，而所欠我的餘款幾已積至兩個盧比時，獄方竟說辦貨的在市場上找不到任何水菓！

我在失望之餘寫信給獄長說，如果辦貨者是個不誠實的流氓，那也毫無要我作爲他犧牲品的理由，如果我的水菓不送來，我要向最高當局提出正式的抗議。結果，獄吏室內引起了一陣騷擾，兩隻佳美的喀什米爾蘋果來了！價錢亦不高，事實上有沒有水菓，或有任何東西，對我都沒有關係，但獄方決沒有理由因爲我吃不完我的伙食津貼，就可以揩油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五日

今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脾氣很大。昨天下午大雨滂沱，晚上亦不放晴。囚房裏滿是水

，簡直連可以坐下來乾燥地方都沒有。昨天晚上，我的床有一部分淋濕了，奮珈更淋得如一隻落湯鷄。今天白天又暗又愁，每一樣東西都使神經作痛。木柴已經濕得燃不起來了，雖然已經九點鐘，牛奶却仍沒有送來。我想在天晴之前，恐怕連囚糧都不會送來了。如果一天下了雨就會把一個中央監獄的組織顛倒成這個樣子，那我真不敢想到一旦敵人侵來時會成個什麼樣子！依此，我們不難想像在犯人和瘋子都突然出獄的時候，緬甸是個什麼樣子了。

布妮媽在竭力設法用從廚房裏救出來的一點煤，生一隻爐子。她和掃地的白珈旺德，拚命地想用扇子把火扇旺，結果却只是瀰漫着全囚房的煙，還一點火的記號都沒有。

牛奶到九點二十分才來！却依舊不見囚糧。其後才見陸續送來，到下午才送齊。因為女牢頭去過週末例假了，所以獄中大家都興奮。

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

昨夜大雨未停，到天亮時。小了些，現在總算晴了。現在牛奶總是來得很晚，要到九點鐘，在牛奶未來之前，我們就只好捱冷。囚糧到十點半送來，蔬菜十一點鐘，麵包下午四點鐘，如果我們運氣好，則下午的牛奶恰可在我們鎖門時送到。

在獄中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糊塗的，沒有人對任何事情負責，做事情常不取正當的途徑，而採擇錯誤的方法，我們就這樣過了一天又一天。

發給我們的囚糧，一天不如一天。有些東西，壞得我們簡直無法使用，沒有洋山芋，因為市價很高，辦貨者所索的回扣更高，我們的津貼就不夠開銷了。監獄自己的菜園裏有很多

蔬菜，可是我們吃的却都向市上去買來。獄園中的產品，先孝敬給高級官員，再配給他們的下屬，下屬又分給下屬，到末了，當然沒有什麼留給政治犯了。

給一般犯人吃的已經煮好的東西，樣子和味道都壞得嚇人，以前我也曾經吃過煮好的囚糧，雖然可以改進的地方很多，却從沒有像現在給他們的那樣壞的。豆羹只是一碟沸水，頂上浮着幾片紅辣椒而已，蔬菜永遠只有一種，看上去似乎入鍋之前，連洗都沒有洗過，一個人簡直不敢很仔細地看一下，否則恐怕會發現裏面有別的東西。數量更少，麵餅亦滿是砂礫。食物是在男牢中煮成的，然後用大桶送到我們這邊來，這一轉手之間，每天總要損失很多，結果，有些女人所拿到的比她應得的爲少，每隔幾天，便有一陣大鬧。

我與獄方的感情很壞。幾天之前，我問能不能把我囚糧中的茶，改爲咖啡。他們說在監獄手冊中，沒有提到咖啡，只提到茶。若要咖啡，必須得政府的特許。獄長並說他可以替我去問一問。過了三個星期之後，他告訴我，如果我不要因糧裏的茶，就可以買一罐頭咖啡，我要了半磅，市上原只值十四安，獄方辦貨者却敲了我一個盧比四安。每天的津貼是九安，所以我一共付了兩天的津貼，外加兩安。又因爲這一點咖啡只能供我用兩星期，所以算起來每兩星期之中，我有兩天不能得到囚糧，經過了幾次絕食之後，我的健康當然會增進了！無論如何，我是喜歡咖啡，不喜歡囚糧，所以實際上我還是有所獲的，只是獄中辦法的無理，常常使人如此煩惱。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又是禮拜一了！檢查日似乎週而復始地來得很快，但看看日曆，則一個人似乎覺得並沒有過了幾天！

今天下午在鎖門之前，女牢頭陪我在院子裏散步，向我描述一個年青蘇聯女郎的英勇，她是打游擊的。女牢頭很佩服她切電綫，斷鐵軌和焚燒小火車站等等行爲。她講完故事之後，我禁不住冷冷地說道：『這些就是祥姬的罪名，只有統治我國的外國政府，才把它們呼作搶掠和叛變，而不是英勇。雖然並未獲得足夠的證據，我們却因此而得了七年監禁。』當然，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

昨夜，天花板上掉了許多東西下來，使我不能安睡。我起來好幾次，清理被褥。在兩點三十分左右，雷珈大喊一聲，跳下床來，原來一隻大蝙蝠從屋頂掉下來，一直就掉在她的胸部。我們把它從床上趕走了，但它在屋內盤旋了似乎有數小時之久，其後我們怎麼樣也不敢安睡了。誰說獄中生活毫無驚心動魄的場面呢？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

今天有人送了一束百日草進來。真想不到幾朵鮮艷的花，亦會使這個黯淡的地方改頭換面。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

昨天鎖門以後半個鐘頭，外面大門上叩門之聲甚急，女牢頭很緊張地進來說道：『印迪

娜太太來了！」過了一分鐘，印杜真的來了，後面還跟着另外五個婦人，她們是郎珈莉，瑪哈黛薇，拉克茜咪帕和兩個很年青的女郎；維迪伐蒂及高紋蒂。好像他們幾個人本來想開一個會，會還沒有開，警察就來了，想逮捕印杜和另外幾個在場的婦人，立即發生警察與羣衆之間的衝突，印杜給他們拖來拖去，還吃了幾拳，衣服也撕破了，最後，她們就給帶到了這裏。菲洛茲（印地娜的丈夫）也被捕了。我們的囚房裏興奮得很，印杜關在這裏了，其餘的關在對面的囚房裏。在我們大家安靜下來之後，她們興致沖沖地談了很久。

印杜沒有大哥的消息，這是很使人不安的。她所知道的一點關於爸爸的消息，亦不很好。

郎吉特身體很不好，不能離開孟買。他在返阿拉哈巴之前，想去卡里住十天，我非常掛念郎吉特，他需要有人很小心地照顧他。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

那個自馬拉他區來的老婦人，必將弄得我們大家都感到頭痛。在一九三二年我就認識了她，可是很幸運地，那時候我們是分道揚鑠，各不相涉。我在經過審判之後押到了拉克瑞，她則調到了法德伽，這一次，好像我們非和他共過這一段監禁期間不可了。願上帝保佑我們！她每天早晚兩次，要以洪亮粗躁的聲音背誦聖薄伽梵歌（註十六）各一小時，其餘的時間，她用來講述摩訶拉斯拉特及她祖先輩的光榮事蹟。她已有六十多歲了。

（註十六） 印度教之聖經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

今天又是很熱的一天，也許是我們最熱的日子之一。我洗三次澡，毫無用處，這兩天來，我吃东西吃得很少，真有點討厭，我又不願在一個月內天天吃藥，印杜在發燒，她的樣子很使人着急，我們已經發現維迪伐蒂是有孕了，而高紋蒂却只有十二歲。我想這兩個人都應該放出去，把一個年青的孕婦關在牢裏，而她的罪名又只是她參加了一個集會，這是很可笑的，把一個幾乎尙是乳臭未乾小孩子關在牢裏，亦不近情理，這個政府管的是些什麼事情。

今晚新月上升，掛在天上，像一把銀色的鐮刀，剛剛在囚房的上面，頗爲精緻可愛。印杜蕃珈和我，商定了一個計劃，我煮中飯，她們煮晚飯，早晨因爲我們只喝茶，所以並無多少事情要做。

兩個孩子打算多讀幾本書，印杜還將幫助蕃珈學習法文，蕃珈並已請求准許她把書帶進來，便可繼續攻讀，準備放試。可是因爲我們既無椅子，亦無桌子，所以要讀書也很不容易。前幾天我曾請求發一隻椅子，但獄方說儲藏室裏已經沒有椅子，在我們，比椅子更急需的是一隻廚櫃，我們可用以擺囚糧，否則糖會給螞蟻吃掉，牛奶亦會給貓兒喝光。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我這幾天讀豪斯曼的自傳——「意想不到的幾年」。在描述他的學生時代時，他說：「爲我那時的公立學校制度辯護並很希望其能繼續照樣辦下去的人說：威嚇小孩是對於他們有好處的，因爲對於他們的性格，會有健康而堅強的影響。這也許是如此，但它對於威嚇者的

影響又是怎樣呢？我總覺得強者欺侮弱者，乃是一件怯懦可鄙的事情，我認爲帝國主義在世界上海視闊步的神怪權利，爲他們自己所謂利益而榨取被壓迫民族，其起因應歸咎於我們學校裏所姑容的對低年級生的威嚇和欺侮。」

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我進學校的經驗，很早就告訴我那句刻在德爾斐廟中的希臘名言：『如果你要知道一個人，給他權力。』」不管是什麼地方，我如看到他運用權力，我就能看到他的好處和壞處；這種權力，它的贊美者常喜稱之爲「開明專制」，它的影響却總是很清晰地表明了那個人的真正性格。我簡直沒有見過一個人的理性能夠支撐這負擔，而同時又不致在運用權力者及被權力支配者雙方引起道德上及知識上的退化的。殘酷的隔代遺傳，深植於每一人的心中，就是對於聖人，亦不能付託以無限控制他人生命的權力！……」

這兩段話當不需要任何解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我漸漸覺得我是一個反社會的人。我遇見我親友的次數愈多，我就愈想要能夠孤獨一點！在我一個人在這裏的兩個星期中，我有時候的確覺得寂寞，這是不容否認的，我又尙未使自己適應獄中環境，便常掛念外面所發生的事情和孩子們。但這些憂慮漸漸地就會消失了，我以前曾在獄中單身住過幾個月，從未感到有同伴的需要。

最近這幾天，喧鬧得特別厲害，一個人要聽到自己的思想都很難。讀書是絕對不可能，我的神經已散成片片了。可是，好像這還不夠一樣，獄中新令規定夜間每隔十五分鐘，所有

的囚犯需依常例點名一次，那就是說，要終夜不斷地有粗雜的亂聲音，不許我們睡覺。真的獄中官吏的辦法是出乎思想和理性之外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今晨六時，郎吉特在極樂軒被捕。他於前天晚上自孟買返此，可憐的達娜和麗姐！我希望她們至少可與父親同住一星期，可是在這些日子，一個人想這樣做，英國政府就偏要那樣做。

菲洛茲判了一年徒刑，罰款兩百盧比，就我自己而言，我亦很願知道究竟判了幾年，不願像現在這樣吊在半空中。我自己的判期，一向我都是不大在乎的。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今天上午，獄長突然來說：他沒有權力給我咖啡。他又引了許多法令條文，目的是向我暗示：雖然這是為法令所不許的事情，而他們仍來遷就我。我馬上發了脾氣，我說我不要受人的恩惠。咖啡可以拿回去，我把咖啡罐一丟就丟在獄長腳邊。其後有人告訴我，我可以買咖啡，不買茶，亦不會有什麼困難。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蕾珈昨夜很不舒服，她身上的小瘡，似乎和昨天一樣，不會破口，好像痛得很厲害，她有點筋疲力盡的樣子，她的體溫總是在九十九度與一百度之間。印杜昨夜獲得許可，睡在外面，雖然如此，她依舊沒有睡好，因為她的床是在洋臺上，而晚上的風則從反對的方向吹過

來的。我們不知道這種情形，等到知道時，要把床移動，已經太晚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不知道什麼緣故，昨天下午我突然感到非常吃力。到八點鐘時，我已坐都坐不起了，我用綁帶綁好蕾珈的手臂以後，馬上躺下來，熟睡了約莫四十五分鐘。晚上雖然涼快，蚊子亦少，我却沒有睡好，今天我感覺好了一點，我並沒有完全復原。

蕾珈的瘡，似乎已經蔓延開來，表面的皮膚，已經破了，下面現出了一個小頭，可是這種樣子以前亦曾有過，瘡依舊沒有到破口的時候，我都討厭了，可憐的蕾珈必定澈底的厭煩了；可是她却非常有耐心。

印杜昨晚睡得還算好，她睡在裏面，因為很涼快，所以她睡得還舒服。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切都如常。每天都是那麼一套，以致時間幾乎是不動的一樣。甚至蕾珈的瘡都似乎受了獄中空氣的影響，好像已經中止成長了！自昨天以來，印杜精神好得多了，樣子也漂亮了一點。她的體溫早晨是九十九度二，晚上若逢她疲倦的日子，則偶然也增加十分之二或四度。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們聽說菲洛茲已從馬拉加押到這裏來了，列為三等囚犯，同來的還有另外一百多人。這是個很令人焦急的消息，我們聽說獄方已代為印杜請求以健康的理由釋放。她的體溫始終

不退。

我已決定從今天起，恢復每星期絕食的習慣，自昨天以來，我總覺得體力太差，所以我想最好還是等一等。

每個人似乎都着了涼，我受着噴嚏和咳嗽的包圍，我不知道我幾時亦要屈服，和他們一樣，這間囚房在冬天很冷，夏天則又熱得如鍋鏟，真是一個好地方。是誰造的監獄？

晚上漆黑一片，我甚至看不出外牆的輪廓，在晚上，它顯得巨大可怕。彷彿一個極大的天鵝絨幃帳，掛起來阻止我們望那院子。

每天到男牢中去的政治犯，愈來愈多了。

我們聽着警車在外面停下了，接着是一陣呼口號的聲音，我們知道又有一批我們自己的人進了牢了。有時候，我們可以聽到我們院子那一邊打孩子的聲音。稍為仔細問了幾個問題之後，我們就知道這種事情是很通常的。

學生大批被捕，許多被打之後，釋放去了。有些學生還小得很，因為參加遊行或出席會議，就被捕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

今天早晨清爽。可愛！我昨夜睡得還好，今天就覺得比前好幾天都要精神抖擻。

蒙茜和小夏高已經病了快有十天了，今天大家多次商討之後，我們要女牢頭去請正醫官來看她們。

顯然的，她們患的是流行性感冒，並有一點氣管炎，但什麼醫藥都沒有，夏高情形很壞，而且營養又不行，犯人及其子女所受的那種無情的待遇，要親眼看見過的才能相信，在獄中真的生病，那恐怕是我所能爲人類想到的最壞的刑罰了。

那個從馬拉他區來的老婦人——拉克茜咪帕又回來了，這次却是一個待審的三等犯人，上帝救了我們！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

爸布的七十四歲生日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

現在早晚都已很涼快了，今天甚至到上午十一點鐘，還是不怎麼熱。

蓄珈的瘡似乎已經快好了，留下一個小孔，現在用碘膏敷着，不大疼痛，所以她多少已能重過她讀書練習的正規生活了。

兩天之前，房門正要上鎖時，一個年青姑娘關了進來，懷裏還有一個兩個月大的小嬰孩。她是一個待審的三等囚犯，顯然地，她的唯一罪名是拿了一面國旗在路上走。她的丈夫，十天之前因散發國民大會傳單而被捕了，她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糊塗的。她完全不知道週圍發生的是些什麼事情，甚至不能照顧她的嬰孩——這是她的第三個案，我有時候覺得生命真是無法解釋的，恰像是一個巨大的「爲什麼」，沒有人可以給出答案。

一九四二年十月四日

昨天醫生告訴我，印迪娜，蕾珈和我，已改爲頭等囚犯，以後我們可以每天有十二安的伙食費了。郎占特及賈特茹博士，亦是這一類的犯人。他沒有別的消息，所以我們不知道這新的分類法是根據什麼理由來的，亦不知道它另外還有什麼好處。就我自己而論，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在我知道詳情之前，我不能接受那多加的伙食費，因此，我就依這意思寫信給獄長，也許明天在檢閱的時候，我可以得到一點消息。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昨夜有一陣大騷亂，我在午夜兩點鐘時給驚醒了，若娜隔着鐵柵大喊控制站旁邊有一條蛇，她無法通過那個地方。起初我不想起床，但若娜的緊張弄得我也緊張起來，就起了床。我開亮電筒，照見了一條灰色瘦小的毒蛇，約有一碼長，靠在囚房外面的牆上，正對着我的床。我們建議通知值班的衛兵，他就可以進來殺了這蛇，但兩個獄卒的努力都無結果，他不願去報告女牢頭，亦不擬採取任何行動，那蛇自三點鐘起，在那地方躺了三刻鐘之久，獄卒們不敢去殺死它，怕天譴，而衛兵則認爲不值得殺死它。我們因爲被鎖在屋內，所以不能有所作爲。最後，這條蛇不見了，我不知道它到那裏去了，因爲我從鐵柵窗望出去的視線很有限。我不知道如果有人不幸被咬一口，會發生什麼結果。

到獄卒和衛兵決定發警報，把女牢頭喊醒，等她穿妥停當，取來大門的鑰匙，打開女牢的時候，如果有人被咬，恐怕早已命歸九天了。這是頗堪慰人的想法。

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

今天上午，清新涼爽的空氣很使人愉快，很早的時候，我得穿上溫暖的呢睡衣。

自昨天以來，我把大部分時間化在清潔那個「嬰孩政治犯」，和替他縫衣服。他身上的骯髒簡直有數層之多，一個女人會讓她的孩子弄成這個樣子，真是令人不能置信之事。

郎吉特送了我們一些花子和剪報，去年他在囚房裏所佈置的花園，依舊花木茂盛，我們上次會面時，他送了我一束可愛的蕓菜，我們這院子的土壤，石子很多，所以女牢頭說要給我們幾隻花盆，讓我們播種植花，女孩子們都很高興。

近幾天來，流行着一種極沮喪的空氣，且常有哭泣之聲，原因是女牢頭先對這個擔任傳信的囚犯好一點，後來又對另一個傳信的囚犯好一點，弄得囚犯之間吃起醋來，這類事情常常使我很驚異，一個囚犯擔任傳信的，在幾個月內可以使女牢頭言聽計從，以致他所有關於犯人的話，便是法律，她本人好像是女牢頭的奸細，女牢頭就給她例外的食物，菸葉、零星衣料，乃至金錢。（雖然在表面上，這些事情是不讓我們知道的），然後，忽然間不知道爲了什麼理由，這個女人失寵了，她的競爭者起而代之。這不但會引起口角與不快，而且是獄中陰謀的主要原因。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天亮時涼極了，我們都蓋上了毯子。我的薄羊毛巾似乎都不夠，只好把身子蜷成一團，以免腳趾受涼。

今天是大掃除的日子，準備總獄長來作一年一度的檢閱，總獄長在獄中混名「強得利」，因有別的事情，明天要來阿拉哈巴，如果有興緻，隨時都會進來，所以今天必須要有準備。實際上，這地方亦需要清除一下，我從來沒見這地方有現在那樣髒過。

前任女牢頭有一個好處，是她對於骯髒的態度。每樣東西都是潔淨無瑕，甚至我們的囚房，很快在破敗了，最不易保持潔淨的，亦在環境所許可的範圍內弄得乾乾淨淨，鐵柵都擦過，屋頂的椽子也每星期揩拭兩次。

現在，這些東西却聽其塵封，顯然是誰也不在乎這一點。我有一次要老好人那蘭妮爬到屋頂上，把所有的蜘蛛網和積累的灰塵都清理了，但在幾天之後，一切又都恢復舊態了。

囚房裏的老鼠一天比一天多，討厭極了，但青蛙終於是離去了。

今天上午，小祥妮自學校歸來，急急地衝向她母親那裏去，獄卒問是什麼事情，原來她是來要菸葉！這孩子已經上了癮，和還有幾個比她更小的孩子一樣，她已一日不能無菸葉了！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女牢頭似乎亦不能阻止她，這些孩子自三歲起始，就都已把牙齒弄掉，像是吸毒的壞人。

這是一件極可恥的事情。

基本原因在獄中毫無紀律。女牢頭知道每個女人都私藏着一些錢，請牢卒們代買菸葉和別的東西，她亦知道女犯用油及肥皂來換取菸葉、檳榔，等等，可是只裝不知道。

囚犯亦知道沒有人會管這些事，膽子就更大了。甚至對於獄中常有的不正當的性行爲，

官方的態度亦使人驚異。在這一方面，獄卒們是最壞的犯法者，因為她們想盡方法來支助並煽動這類事情。除非用公正的女人來充獄卒，而女牢頭亦能完全稱職，則決不會有真的改進。

從家裏送來了三本書：林語堂的新小說『暴風雨中的一葉』和兩本別的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

今天下午三點鐘，總獄長來了，在我們的囚房裏一共耽了十足三分半鐘，他似乎很高興，兩次加重語氣地說：『我很高興知道你們都很好！』他走了以後，獄中就鬆懈下來了，女牢頭精疲力盡地躺在我的床上，那南非洲將軍的親戚——薄塔茹太太，肚子很餓，憶起往事，便把她過去生活和征討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後得了一杯茶和一塊麵包為酬。

監牢的牛奶場出了事情，所以牛奶一直到了下午六點半才送來，因此鎖門的時間也移後了。白晝現在很短，所以在鎖門以前的半個鐘頭，是很舒服的。

這幾天來，美國飛機常在監牢上空翱翔，據說他們日常巡邏的範圍，一直遠至伽雅。他們晚上看起來很美麗，好像是彗星中的流星，即在那麼遠的高空，小小的紅綠燈都發亮得如寶石一樣。

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

昨夜睡得甚安。女牢頭告訴我，蕾珈和我准予明天會見郎吉特。我聽了異常高興，他是在孟買動身之前就已申請要來見我的，政府機構似乎絲毫沒有幽默感，可是我們總得為明天

的見面而向他們感謝。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

蕾珈和我會見了郎吉特，覺得他的脚疾雖仍未癒，精神却甚煥發。再見他一次，當然很好，但在監牢裏的會見是多麼的不滿意啊！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

昨夜，在那邊囚房裏，白格旺德與那蘭妮大起衝突，開始是爲了一件很微細的事情，馬上就擴大了，不但噪鬧的聲音都已高到不能再高，並且因是最下流卑辱的謾罵而連空氣都變得齷齪了。

這一類事情，常常發生，是最使人不快的，我很勉強地促使女牢頭注意，並且要求在政治犯的囚房裏，只關一個慣犯。白格旺德是一個慣犯，所以像那蘭妮那樣的普通犯人，便不該亦在那裏面！通常總是那蘭妮發動這類爭執，但到後來，亦總是她最吃虧。

昨夜，男牢中曾有人企圖越獄脫逃。

那可憐的傢伙原判五年徒刑，關得已經差不多了，兩個月內就可出獄的，他又患着肺病。現在，我想經過審訊之後，他又要多關一年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今天因是回教的伊德節，沒有檢閱。

昨夜，白蟻咬穿了我們的水菓籃，咬掉了半個蘋果，和一隻梨子的一部分。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

那嬰孩政治犯長得一天比一天好看，她在獄中掙執生存，已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在她的母親出獄以後，我們一定要掛念她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送了幾本書去給郎吉特，他是在蕭牆那一邊的某間房裏，而却是那麼遙遠。我渴望着能見到他，和他談話。

我因為患神經痛，精神甚為頹喪，我有兩件紗麗（註十七）送給了獄中洗衣去，已有十天了，我現在穿的兩件，都已成了咖啡色，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還是不能使其仍為白色。我在獄中所最討厭的事情，是沒有潔淨的衣服。不管我用多少肥皂，衣服總是洗不乾淨，所以我的格言是：莫在獄中穿白衣！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生活如常。

可憐的蕾珈，她右面的腋下，腫了五根淋巴線。它們迄今尙未發生大麻煩，但也許會擴大的。我現在不相信獄中的醫療，從來沒有醫好過什麼病。皮拉嫂建議以按摩大腿陰面各部來治療淋巴腺，蕾珈答應了，她就來按摩，是否這就能見效，我不知道，但皮拉嫂的確熟悉按摩之道。皮拉嫂是一個頗為特殊的老太太。她是一名獄卒，在這裏已經幹了八年，她的

（註十七）印度婦女服飾之專稱，爲六碼或九碼長之縐或布，裹身成衣。

臉長得很甜；白髮鑲邊，髮後她梳着一個髻，她給人的印象，性靜和悅，但我曾聽她對她所喜歡的人，活潑地談話。她是這裏最受人愛戴的一個婦人，樂於助人，有一顆慷慨的心。我常見她邀請比她較為不幸的人，共享她的食物和她所有的任何東西，她喜歡動物，常捉些小鸚鵡小松鼠來養着玩。

郎吉特送了我幾本新書，樣子很好看。

我們今天稱了一稱體重，自入獄以來，蕾珈輕了四磅我則輕了六磅！印杜沒有減輕，但那不算好現象，因為她已經在水準以下，不能再多丟一磅的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我的減輕體重，頗使我吃了一驚。從今天起，我決定晚上要吃一點東西，我不能喝牛奶，因為我已經用完了我的伙食費（每天九安）這點錢還得應付另外一個囚房的各種需要，所以就週轉不靈了。女牢頭告訴我，又有三個人晉升到十二安的地位即頭等犯人了，他們是鄧當先生、阿馬那、及布妮媽。

昨夜在討論林語堂的新書的時候，蕾珈說在她很小的時候，她曾經信過佛教，但現在她雖仍舊尊敬佛教的教義，却已回到她祖先的宗教中來了。我的孩子們當然不是愚笨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

郎珈的小兒子出獄了，他才十六歲，這個消息使她如釋重負，她原來是很牽記他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

我們過燈節，請那邊囚房裏的人來午餐。辦得很滿意，那老太太也變年青了，當我拿出一點酸牛奶來給她時，她特別高興。她馬上宣稱說我之預知她喜歡酸牛奶，是因為我嫁了一個貢岡階級的人之故，她自己也說是貢岡階級的後裔，但，天知道她怎麼會知道郎吉特的祖先的！

囚犯們請求准予慶祝燈節，女牢頭便許她們唱歌、跳舞。我真不知道這裏有那麼多的天才，大部分歌詞和舞姿，都帶一點鄉村氣，這是在此難免的，但許多女孩子均有很好的嗓子。當有人要皮拉嫂跳舞時，我可有點很不自然了，她已五十多歲，別人看來，似乎對於人生輕鬆的一方面，並無多大興趣的了，可是她跳了一場非常好的土風舞，她年輕的時候，一定跳得還要更好，顯然的，她是應該登台表演的人物，她在獄中是浪費時間！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警官今天來看印迪娜。獄方會請他來看她，並將她的健康情形向政府報告。

下午又來了一個「政治犯」。她是巴洛卡區一個國民大會工作人員的妻子，該區亦是郎吉特的選舉區之一部份。她以前曾在這裏關過，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屬於賤民階級，名叫杜杞茜。

正在鎖門之前，一個嚴重的局面出現了，因為那「老婦人」發現新來者是個賤民，而且她就睡在隔壁的床上！（註十八）她那時原形異露，樣子很難堪，我倒很高興，因為別人終

（註十八）賤民為印度教中最低之階級，高階級之印度教徒，認為與賤民在一起即倒楣，故均趨避不及。

於有機會看到她的本性，而不僅是看到她在戴了假面具，掩藏她自己時候的樣子了。每一個人都把她好好地斥責了一陣，結果是鎖門以後，那邊囚房裏肅靜無聲，這簡直是個意想不到的好結果，我怕它不會持久，她明天早晨一定會照常喃喃不絕地背經詞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麗妲的十三歲生日，這是第三次她做生日的時候，我沒有和她在一起，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她過三週歲，她在浦那，我則在拉克瑙中央監獄。第二次是一九三八年，我在倫敦。今天我們是在一個城裏面，而却相距如此之遠。

那老婦人和珈拉伐蒂今天審過了，各判了三個月的徒刑。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關於獄中夫婦定期會見的問題，獄長尚沒有給我答覆。自我上次與郎吉特會面以來，已有兩星期了，我現在又想要見他一面。

監獄生活的最苦痛處，是必需和一些連談天都談不上的人住在一起……『因為烏合之衆不是友羣，臉孔只是一屋子照片，談天只是饒鏞在響，在這種場合，是沒有感情可言的。』我要把『感情』這兩個字改成『瞭解』。近幾星期來，我深深地敬佩倍根的名言至理，談天和有人瞭解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和郎吉特會面的時間不問怎麼短，對我總有好處，可是獄中當局對於此事爲什麼要着急呢！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檢查。當我向獄長問起我能否會見郎吉特的時候，他照例敷衍，回答不着邊際。最後他說：『我將讓你和蕾珈每星期會見郎吉特，即每人每隔兩星期見他一次。』好了，這終究也是個辦法。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打聽結果，我發現獄長還是把會客的問題轉呈給縣長去審核了。這就是獄中辦事的情形，前後不對頭，一個人永遠不知道究竟是站在什麼地方。

生活上的一切，都無變化。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

蕾珈現在身體好了一點，精神亦好了一點，雖然淋巴線的腫勢依舊。

今天祥姬到縣獄裏去受審，明天還要續審。昨夜，飛機在監獄上空盤旋，從黃昏起，一直弄到午夜三點鐘。最後一批成隊飛來，我特地起床仰看。好像一共是五架，但在黑暗中看不清確實的數目，我懷疑這種軍事行動究竟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是否與最近日機轟炸吉大港之事有關。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天上午八點半鐘，我們正在喝茶的時候，女牢頭寫了一張條子來說：蕾珈與我可以在九點半時會見郎吉特，同時印迪娜則可以會見菲洛茲。這次會見對於蕾珈很好，我討厭在許多人前面會見郎吉特，我忘掉了一切我打算和郎吉特講的話，不能私談這一點亦使我大為掃

與。

我們有了幾盆花，種是不大好，但總算也是花了。真奇怪，它們使我們的脾氣和環境都變了，牆那邊郎吉特的花園，已經枝葉茂盛，對他有甚大的幫助。他的囚房如獄中的其餘各處一樣，很擠，亦不是一個愉快的地方。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

昨夜十一點二十分左右，我剛熄了燈，忽聽大門外敲門之聲甚急，接着，女牢頭揚聲說：「又有一人入獄了，我們都醒了，布妮媽和印杜尤其興奮。竟起了床，新來者乃是錦姐，她來了之後，緊張地大談起來，又說她有一個朋友亦被補了，就要進來。同時，獄方替她搬來了一張床，女牢頭也就走了。」

十分鐘之後，女牢頭又帶了一個女孩子進來，她是紋娜。新來的兩人都是大學生，這是她們生命史上最偉大的經驗。今天，她們在獄裏到處亂走，並想與慣犯攀談，可是一發現她們大多是殺人犯時，就怕得要命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日

今晨檢查時，獄長告訴我，所有在同獄中的夫妻，將可每兩週見面一次，每次半小時。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我很想念孩子們。

布妮媽以紅玻璃手鐲，分給全囚房的人，我們都很高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

昨夜在鎖門之前，我們在外面院子裏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燈節祭，在囚房內，和外面的牆上，也都放了小燈。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獄長就來檢閱了。他每一次都是早來，弄得我們感到很不方便。六個人只有一間廁所，一根水管，要都在破曉時整備停當是不可能的。我已要求以後檢閱應該過了八點半再舉行。

這幾天的天氣真有點變幻莫測，從晚上十點半起，到清晨七八點鐘這一段是很冷的，然後便慢慢地熱起來。我們這囚房，一向都是風雨不蔽，陽光從頂上晒下來的，却忽然罩上了厚蔭的帳幕，日夜都不捲起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

今天是兄弟節。

有多少年的今天，我都不能和大哥在一起。因為在獄中，一個人的時間太多，常易憶起往事，這一兩天來，我就一直在回想着我們的兒時，乃至後來自青年以至成年，大哥對於我一生的影響是太大了。

在我誕生的時候，命運之神所賜給我的許多好東西裏面，最好的一件當然就是我的大哥。我現在能夠瞭解他、敬愛他、親近他，實在也就不虛我在他家裏的誕生了。再過幾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又是一個生日在獄中悄悄地度過。當我想起他不得不身受的一切苦難時，

我的血都沸騰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把許多事都想一想，覺得日子也過得比我所想像的爲快。我想這是因爲我有蕾珈和印杜和我在一起之故。她們之在這裏，在道義上給我很大的支持。但大哥那邊沒有信來，很使人焦慮。戰事和其他政治消息的稀少，也使我很懊惱。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好幾天沒寫日記，我今天才有興致再提起筆來。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是這樣一個多愁易感的人。我見那些和我在一起的別的婦女，不問是什麼樣的生活，都是逆來順受，如果事與願違，他們就歸咎於自己運氣不好，取着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可是我就不能這樣想法。我內心似乎有一座火山，動不動就要爆裂，而且爆裂的次數，比所需要的還要多。對於環境不滿意，我要發怒，對於監獄生活各種不便的沒有辦法，我亦要發脾氣。我決不能遷就這裏的現狀，我亦不能頹喪地安靜下來聽天由命。真是沒有辦法。

我會迫切地期待着在十四日會見郎吉特，那天又是大哥的生日，所以我很快樂。我們應在上午九點鐘會見，但由於監獄官吏的例行疏忽，郎吉特所接的通知是八點三十五分，所以就寫了個條子來說他在十點鐘以前，不能來到辦公室。

九點十五分左右，一個謠言傳來說麗妲已經到牢裏來了，希望見我，因爲家裏發生了一

件嚴重的事情，需要我作個主。我只盼望在獄門口看一看她，却從沒想到這也需要特別申請的。

到了辦公室以後，我問獄長，我能不能見她。他打電話給縣長請示，結果是不許。

同時，我的情感却已到了我所不能控制的程度。想見麗姐和在懷裏抱他一抱的希望盤繞我的腦際不去，我一想到那可憐的孩子，懷着一夥破碎的心，走了那麼遠的路到獄中來，却只好空手而返，我就發恨，我正要放聲大哭的時候，郎吉特一脚跨了前來，很高興，精神亦很好。一進門就說：『哈囉，大女孩子！怎麼啦——家裏有不好的消息嗎？』他走近來伸出兩臂，抱着我，我一下就倒在他身上了。可是我在一分鐘之後就掙扎起來，告訴他剛才發生的事情，他就發作起來：『你是說你真的請求會見麗姐嗎？我不屢次對你說過，我們是不能向這些狐假虎威的小嘍囉求恩惠的。你決不能讓情感蓋過了你的理智。你並不是一個不足道的小人物，決不能向任何人去乞恩惠。在這種奮鬥場合，沒有求舒服或恩惠的餘地。要振作起來』。他還講了許多無須在這裏記下來的話，獄中官吏在辦公室裏進進出出，都聽到的，心裏常亦很不高興。

對於自由偉業的同情，甚至在我們最不希望能找到的圈子裏，亦能發現，這確是頗足以令人驚異的。這次會見，並未產生它應該有的結果，我精神很壞，並很爲一時的示弱而慚愧，郎吉特很不高興，雖然他對我還是很體貼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女牢頭因爲丈夫在醫院開刀，自星期六請假至星期二。薄塔如太太的肥胖身體，依舊在各處搖晃。這個女人是一條不折不扣的蛇，當她向政治犯需索東西的時候，便真是用肚皮來爬行的。然後，她又忽然會造我們一些謠言，以在女牢頭前面討好。如果我恐嚇她，我就倒在我的腳下，如果我試着把她當作一個人看待，她就要坐到我身上來。她是在我所見的人物中，唯一真正表裏相稱的一個。她的思想和她的皮膚一樣地是黑色的！

女牢頭今天告訴我們，有四個政治犯要從雷窪來此，就擠在我們囚房裏，真是耍命！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昨天是印迪娜的二十五歲的生日，也是她與菲洛茲每兩週會見之日，她從辦公室回來，樣子很愉快。下午，布妮媽請我們全體到囚房裏她那一邊去喝茶，我們都很開心。

雷窪那批人迄今尙未來到，她們却隨時都會來的。

今天有一個突然的新發展，我們聽說女牢頭將離我們而去，因爲總獄長已派了一個新的女牢頭。

新女牢頭是本地的一個醫生。大家都很不快，那可憐的老女牢頭亦應有這種感覺，因爲她會上書請求留職，但却給很不公平地拒絕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昨天下午，雷窪那批人來了。四個大人，兩個女孩子，一個七歲一個兩歲。她們來是坐卡車，行李沒帶來，被褥都沒有。他們說雷窪的監獄當局根本沒有給她們準備的時間，如們

今天整日爲她們所身受的磨難訴苦；其中有一個婦人向來因爲並非政治性的活動，與警察局很熟悉，因此其他三人就很討厭她，——然而這裏就有文章了，摩訶黛薇和邱珈莉從那邊囚房搬了過來，從明天起就要在我的廚房裏煮飯進餐了。

昨天早晨六點鐘，來了一個阿拉哈巴的大學生，名叫甘蒂，她在前晚八點鐘時在宿舍被捕，但卻不願在黑夜離開宿舍，她像是一個很能幹的青年。

女孩子們都在忙着佈置囚房裏面我們這一角。每一部分都有一個名稱，印杜稱她的爲「欽博拉若」，(Chin Porago) 蕾珈的一點地方是「拜恩凡紐」(Bieu Venue)，因爲她現在佔着以前我睡的地方，可以看到大門。我只好把我的床位呼爲「觀牆處」，其理由是顯然的了。在中央我們有一塊藍色的舊蔴氈，在很久以前，原是舖在托兒所的地上的，以後我把它放入我的舖蓋裏隨身帶着，我們現在把中央地方喚作「藍色會客室」，我們每天進餐，晚上坐談，讀書等等，都在這裏。

印杜和蕾珈都富於想像，所以晚上常常過得很有趣。

她們現正計劃把每天的伙食津貼省下來，在藍色會客室裏請一次客，每天都在熱烈地討論着菜單，她們不能決定是否應該用法文來寫菜單。

印杜替獄中一隻貓取名爲美西妲貝，它已生了四隻小貓，印杜和蕾珈都很興奮了。我們囚糧中的牛奶，現在就得與這五隻貓共享了。我覺得這些小貓將成爲很討厭的東西，但在獄中，有時候卽是一件很討厭的東西都是受歡迎的，因爲它可以調劑一成不變的單調生活。

女孩子們喜歡給每樣東西都起名字：譬如燈籠、桌子、床、乃至生髮油瓶，——這個瓶新近因為跌了一下，丟了瓶口。它現在的名字就是：「路不——無頭之鰻」。燈籠是「曉星」。我很容易記得這許多名詞，但女孩子們似乎並未感到此種麻煩，却是異常高興。

鎖門以後，她們朗誦劇本，各人讀一角的台詞。我是聽者，亦很有趣。

奈尼監獄的牆壁很高，而且禁衛森嚴，但新聞仍能夠傳進來。我今天聽說當麗妲來的時候，獄方要她在女牢頭的房裏等待。那天因為亦是我要見郎吉特的日子，我所必經之路，又係在我們囚房和關男犯的大房子之間，所以原先以為麗妲可以遠遠地看見我的。因為獄方當局總是怕生意外，也許以為我與麗妲見了面就會如魔術家一樣，變出花樣來。於是就把老教員薄塔如太太送進去陪她，再把房門在外面反鎖，以防她走到洋臺上來。那孩子嚇得要命，當她釋出返家，已經面色發白，有點「歇司的里亞」了。我聽到這事，大為懊惱，雖然實際上我們也並不覺得此事有任何新奇之處。去問女牢頭是無用的，她一定會否認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會見了郎吉特。他剛剛譯完了六季頌（註十九）讀了幾段給我聽，譯得甚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

為什麼在我們這個國家內，大家的脾氣會變得這樣乖戾。有些人終年愁眉不展，有些在自卑情緒之下掙扎。看看這些人的臉孔，都會使一個人疲倦的。

獄中有一點騷動，因為女牢頭發現有一個所謂「視察」，就要來巡視監牢了。爲什麼一個「視察」要來巡視監牢，實在非我所能了解，我常以爲視察是一個維持小工秩序的人。這只表明一個人只要不死，天天得學些新知識哩！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六日

我今天因爲有點困難的事情，必需要老好人馬魯第幫忙，他以一貫的正經作風，幫我解決了問題，我非常感謝他，他真能瞭解孱弱的人們。

那老婦人因爲發脾氣，已有三天沒有吃飯，昨天下午和我吵了一架，其後，我對她講了一點處家常識，她才決定恢復進食。這婦人真是難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

我似乎天天是在愁着木柴煤炭的問題。不問我有多少，杜姬這傢伙總會把它燒完。到了煮飯的時候，我們就束手無策了，今天，我們不得不把菜單削減，就因爲缺乏燃料之故。這太慘了！囚房裏的氣溫冷極了，達到零下好幾度。我是比較運氣好的，我這邊的鐵柵窗正對着太陽；所以我可以倚牆取暖，不管別人，這也是生活！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前天，行政督察專員來了。前昨兩天早晨，寒冷徹骨。今天獄長在檢閱時告訴我，這幾天阿拉哈巴的氣溫是華氏五十度，怪不得冷水浴對我已毫無吸引力了。我先還不知道爲什麼我現在要以骯髒爲樂呢！

政治犯現均經重分為頭二兩等，三等原只是奈尼獄中特有的，現亦加以取消。可見以前此地的官吏乃是在任意曲解法規。雖然他們能由此而得些什麼，是只有天知道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日

幾分鐘之前——大約九點鐘光景，那邊囚房裏噪得很凶，結果是老婦人用頭向鐵柵猛撞，以致流血。值班的兩個獄卒，若娜和所羅門太太，怕得手足無措。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今天我們會見郎吉特之日，應該在上午十點鐘會見，但現在已經十點五十分，依舊不見女牢頭的蹤影。我不知道爲什麼獄中官吏把人道主義和一切心理學的事實都忘掉了！他們只要稍爲轉一轉腦筋，就會使週圍的生活愉快好幾倍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一天一天懶惰起來，甚至像這樣子寫幾句都覺得吃力了！自我上一次擱筆以來，已經發生了許多事情，那老婦人已經到慣犯院子裏去了，她願意住在那邊，她不在這裏，我們也舒了一口氣。這可憐的老人此後不能再如在這裏時那樣舒服，我很爲此而不安，但對於像她那樣的女性，誰都沒有辦法的。

郎珈莉及摩訶黛薇昨天早晨出獄了，下午岡蒂也出去了，都是像演戲一樣的。

今天是女牢頭的生日。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一日

沒有新的事情可以紀述。生活在毫無變化的圓圈中循環着，無怪頭痛也成了我的習慣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我近來更加懶惰了，上星期六我們會見郎吉特一次，聽說上面正在商量要釋放蕾珈，因為警察局並未獲得她犯罪的證據。但我覺得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雖然爲了達娜和麗姐着想，我希望這謠言是確實的，有了蕾珈在家裏，對她們不知道有多少好處。

鎖門以後，女孩子們邀布妮媽到藍色客室晚餐。她們幾天來省下囚糧錢，計劃了一餐好菜。不幸的是我們的桌布，因爲多洗，已成爲灰色，我們的廚房用具，每人只能分到一隻碟子，一把叉，我們共用着一把刀，但雖然如此，我們仍能弄出一頓令人羨慕的飯，與我們日常所吃的大不相同。

自二十三日以來，加爾各答曾受日機空襲數次，有幾次很嚴重，前兩天威廉小姐來看我們，帶了很多玫瑰花，菊花和三色堇。她是在基督教會中負獄犯訪問之責的，極其慈悲，又富幽默感。

錦姐昨天因兩月監禁期滿，出獄了。

今天是本年最後的一天。

去年這時候，我和蕾珈及達娜在可坎那達海邊，麗姐則跟郎吉特在孟買度假期。

前年這時候，我也在這間囚房裏，新年降臨時，我坐在鐵柵窗邊，眺望晚景。這幾年過

得多快，它們所留下的回憶，又是多慘。

我不知道一九四三年會帶給我們些什麼，更多的憂愁和苦難，或者可以望見我們奮鬥的目標了！不管它帶來些什麼，我希望我們能以勇氣和尊嚴去迎接未來。我的思想又轉移到極樂軒內的兩個寂寞的孩子，但我相信她們必能謹慎自持，這樣一想，一切憂慮都沒有了。

一九四三年元旦

「我們沒有朋友，沒有愛人，既無財富，亦無容身之地，只希望走到長路的那一端，踏進上帝之城。」

可是我們不會滿足，不會寧靜，亦不會有平安的心意，

因為我們所尋覓的，乃是永遠達不到的一個城。

世界上的安慰，沒有我們的分，因為我們這一批，

尋找着一個永遠見不到的隱蔽着的城。

只有道路，黎明，太陽，風，和雨絲，

以及星夜的火把，和安睡，起來再趨趕路程。」

今天我們聽到一個消息：『印度政府已准許國民大會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和他們家屬通信，惟以談私人家務者為限，凡寄與班迪特夫人及印迪娜·甘地夫人之信件而屬於此類者，將可准予寄到。彼二人亦得作覆，關於內容之限制同上。』

我不能瞭解，兩個人在兩處監牢裏住了六個月，彼此之間，以及和家中諸人均無來往。

亦不知道家中的消息，怎麼能彼此以家務爲題而通信。可是，我們是不能發問的。

我們偶然亦拿東西給普通囚犯的小孩兒們吃，他們很高興來，常常先洗乾淨了，再走過來。

我在囚房前面豎起了一個小帳幕，作爲廚房。小孩子來時，看我煮飯，幫我洗菜淘米。他們很喜歡我煮的東西，看着他們吃，亦很有趣。他們非常有禮貌，走的時候，從來沒忘了說「南無斯坦」的。（註二十）

我希望對於這些不幸的孩子們，能有好一點的福利設備，他們在這裏從來沒有學好的機會。

我們的花開得很好，早晨這一陣尤其不錯，已有了好幾朵深藍艷紫的花。我們有些三色堇，和薺菜，還有一行宇宙花，靠着牆壁生長，甚爲美麗。金蓮花和另外幾種花，雖然印杜和蕃茄化了許多功夫，却仍沒有開好。前些時我們勸女牢頭種了一些蔬菜，番茄，辣椒和香米，都長起來了。昨天我們採了約有一打真正上等的番茄。

蕃茄和我共同看了不少書。這幾天，我們在讀柏拉圖的書，蕃茄的時間全化在「共和國」上了。我們亦讀了許多印地文的書，和幾本梵文書。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我與蕃茄得能共同做事。我們爲了要生活接近，必須到監牢裏來，這是很奇怪的，可是這世界上却多的是更希奇的事情哩！

（註二十）「南無斯坦」原意「向您敬禮」，現通用如英文之早安，晚安，午安等見面時寒暄之詞。

我這一向讀辛克萊的「龍齒」。它使我想起一九三八年我訪歐期間所聽到的許多故事。我們有很多朋友，那時所遭遇的環境，和本書所描寫的很相似。今天的世界，似乎已經縮小，只包括兩個集團，——第一是爲一個理想而受苦的一羣人，第二是使人受苦的一羣人。在這個所謂文明時代，人類還是非大舉互相壓迫不能調整其不同之點，實是很可悲的。這一切事情，在獄中的人感之尤切，因爲在這裏，感情常常容易緊張，而一個人是在感到沒有辦法之下掙扎着的。就一般而言，屢次「入獄」確有使人遲鈍的影響，一個人決不能經過多次牢獄之災以後，而不在他的靈魂上留有傷痕的。只有很少數有福氣的人，則監獄亦不能使他們意志銷沉。因爲他們的眼光，和他們對於自由的愛好，使他們遨遊於獄中的鎖鍊鐵柵之外，沒有任何物質上的限制可以奪去他們的自由。

坐在這個地方，我很難瞭解或者饒恕那些活在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們。這邊是爲了理想而衝突的世界，那邊是企圖摧毀真理，光明，美麗，削低人類尊嚴，以文明爲芻狗的世界。可是這種騎牆派，却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他們本國的悲劇或可怕的世界衝突，似乎都不能使他們有動於中。

「不必爲死者悲哀，他們已躺在冷冷的地下，成了灰塵裏面的灰塵，

這清冷柔軟的大地，把他們孕育成大，他們又死了，因爲人們都必須死亡。

不必爲你們被捕的同志悲哀，他們原以太強壯了，所以必須住進——

地窖中爲各人預備的鐵棺材，活生生地埋葬。

但遞受悲哀的是那麻木的一羣，怯懦者和微弱的靈魂，他們看是看見了世界上憂愁和不平，但却不敢聲張。

我們聽到了一個很使人不安的謠言，說爸布要絕食了。怎麼總是沒有可靠的消息呢！

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

今天，蕾珈和我，與郎吉特又有了一度每兩週一次的例行會見。我在辦公室裏聽說從明天起，爸布要真的開始絕食了。郎吉特告訴我，男犯人爲了表示同情，要一致絕食二十四小時，他們送了一封信給獄長，把這事情告訴他，並請求不要送囚糧給他們。當然，每一個人都精神很壞。

我見了郎吉特回來之後，我們討論了一陣，決定追隨男犯人之後，絕食二十四小時。我已草擬了一封信，內容與男犯人所寫的那封一樣，我們都簽了字。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

今天是爸布絕食的第五天。

雖然獄中防範森嚴，我們還能設法得到關於他健康的消息。第一天，我們依照計劃絕食了一天。下午在鎖門之前，我們集合起來，禱告了幾分鐘。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這是一個很緊張很嚴肅的時間。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

我不能提筆寫作，已經好多天了。空氣很緊張，使人焦慮，我們的神經，都有點疲勞了

。多謝上帝，爸爸的絕食已經期滿了，他還是活着，且在日見復原。彷彿也爲了這件事情而高興，我們的花，很多在開了。在一兩星期之內，一定可以開得非常燦爛，我們當然需要一點色香來提高我們的興致。

這幾天我都焦慮得很，顯然的，陪孩子們在家裏的那個中國保姆，本領不大高明，這幾天發生的問題又多，她就不能應付了。在這種場合，我就常覺得有不能分身兼顧之苦，一邊是我對於兒女的責任，一邊是對於國家的責任，後者就我們在印度的而言，即是長年的監禁。

我一離開家裏，就會發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許多困難，我在家裏的時候，則一切事情都很順利，這真有點不解。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一日

剛才聽說我可以憑保釋出，返家數日。我想上午就走，我真不願意離開印杜和蕾珈，但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走了以後，她們將不得不親自下廚，但亦可多得一點治家的經驗。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

出獄已經三十天，我又回到獄中。

在我憑保出獄期內，蕾珈已經釋放了，我和她討論去美國威爾斯萊學院上學，她不願離開印度，和我辯了一番。但郎吉特和我一向主張孩子們應該受自由國家的教育，眼光才能放大。所以就堅持我的意見，並且告訴她，在幾年之內，與一個美國大學及真正做事情的高尚

人士之接觸，比起她住在印度不動，更能使她對印度有貢獻。要克服一個十八歲青年的執拗原是很難的，但她最後是同意了。

後來我決定達娜應該同行。郎吉特完全贊成，我就打電報給在美國的友人，接洽入學的問題。

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威爾斯萊學院院長的回電就來了：『威爾斯萊學院甚以歡迎你的女公子爲榮爲樂。』

這是很大的一個安慰。但我接着就得忙着寫信，辦理護照，簽證，請求美金外匯等等，就毫無時間顧到家務和傭人了。

我昨天送孩子們上車去孟買，後即驅車直返奈尼監獄。

離別是一件苦事，我們大家都快要哭了，但我們都忍住了，借些別的題目，談了開去。火車開動以後，孩子們向我揮着手說：『親愛的，不管我們在那裏，我們都會繼續奮鬥的，不要操心，看到爸爸的時候，給我們請安。』

我知道，把她們送到美國去，我們做得很對。她們將有更廣大的發展的機會，亦一定有人好好地照顧她們，可是……：可是……：美國是那麼遙遠。

我們現在准許自費購買報紙。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一日

我已安定下來，我原先沒有想到那麼容易。

在頭上幾個鐘頭裏，彷彿我是回到了我的故居，因為外面的世界對我已多麼生疏。

在我憑保出獄的時候，我好像做了南柯一夢，過了幾十年回到一度熟悉而現在已不易辨認的地方。空氣已經不同，人們都已變了，同志們都在牢裏，到處都有顯明的仇恨和沮喪的表示，人們像是在永久的緊張下活着。但回到這裏，我却與同類的人在一起了，生活也許受着限制，但這幾年來，對於我們大多數人，物質上的自由已不算什麼，可貴的是我們已獲得的遠大眼光，則非政府法令和監牢鐵柵所能奪去的。常常有人說：最熱烈地爭求自由的人，在獄中却能保持最大的沉默。我不敢說我屬於這一類人，但至少我要盡我所能，追隨他們之後。

監獄曾對於一個人發生很奇怪的作用。一個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似乎永遠在活動着。生活會突然變得很醜惡，充滿着仇恨和猜忌。托勒在他的「獄中書信」中，有一封把這一點解釋得很清楚。讀到他那封信時，一個人就會覺得他是在描寫一個印度監牢，和官僚企圖腐化監獄的辦法。

頭等犯人現在可以睡在戶外，但印杜及布妮媽，則仍留在房內，因為紋娜是一個二等犯人。我想到我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大好，再要硬充好漢，似乎不大合算，所以就一直在外面睡覺。這就大有不同，空間，——新鮮的空氣，和最重要的是星星，能助一個人保持他的價值感，我獲得了至少在囚房內從未覺到過的平靜之感。

和往日一樣，我却沒有睡好，但那一半是因為我有一點放不下遠行的孩子們。她們在赴

美途中，也許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我決心保持鎮靜，孕育一股新的內在的力量！如此一想，便安然入睡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五日

爲了把孩子們送到美國去讀書，不知道要寫多少信。我不知道縣長是如何想法。這一定會使他的工作增加，也許會使他發脾氣哩！

前昨兩天，比較溫暖，前半夜尤其悶。我希望印杜願意睡到外面來，午夜以後，天氣涼一點，睡在星辰下面，使人精神一爽，但必須在早晨掃地之前起床。沒有人可以在掃地之後再感到爽快的。

院子裏的幾朵花，已給連根拔去，整個地方現在是黯淡醜陋了。慣犯們根本不許走到這一邊來，我倒喜歡這個法令，因爲我們可以靜一點，一切囂叫口角，都在那一邊了。那經常的騷擾和辱罵是很可怕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七日

我聽說頭等政治犯中的男人，幾天之內就要轉押到巴累里去，我希望郎吉特不會轉押到巴累里監獄。在一九三二年，那地方把他的身體完全弄壞了，那是一個惡名昭著的地方，依郎吉特現在的健康情形，那地方一定馬上會對他有害的。每年一到夏天，他的身體就較差，他現在已經感到呼吸困難了，我真不忍見他關在牢裏。他完全是一個廣大平原上的孩子！

一九四三年四月廿八日

孟買有電報來，辦護照的手續沒有弄好，這事情就耽擱了幾天。同時有一條船却在幾天之內就要啓程。電報亦帶來個好消息，說美國方面已有圓滿的答覆寄來。我說不出我對於這事情究竟有何感想，我簡直不瞭解我自己的感情。要孩子們走的是我，我覺得這對她們是最有好處的，可是到她們出國期近的時候，我心裏却焦急得不得了，且像所有的母親一樣，從一開始起，我就感到難於兼顧的苦處，一面想確係孩子們的安全和幸福，一面則想盡力為她們的未來打算。生活是困難的，常常必須在好像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之間抉擇，調和。我很感謝郎吉特，因為關於孩子們出洋這一點，他完全和我同意。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日

今天早晨，獄長來說郎吉特今夜將與其他頭等罪犯一同押赴巴累里中央監獄，這消息猶如對我當頭一棒。我能說些什麼呢？到這刻為止，郎吉特和我都始終認為他可以在此地，一直就到女孩子離開印度的時候為止的。

我一想到巴累里就討厭，我確知郎吉特一到那邊，一定會很憂愁的。他是這樣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的環境馬上會影響他。他實在不宜捲入粗暴紊亂的印度政治之中，以他的飽學和孜孜不倦，他對於藝術以及一切很多人不能瞭解的生活優良面之愛好而論，這種天天和粗魯與無知的接觸，實是一種促進他體力崩潰的過程。這是一種慢性的每天犧牲，比在感情衝動時的某種大英雄姿態更要致命得多。但我們的牢頭禁子並不如如此想法，我只能為最好的地方着想，相信郎吉特的偉大意志，能幫着他的心身健康，而地方的變遷，亦不致對他太有

損害。他離開此地以後，必會在我這已受限制的生活上，留下一個空隙。向來想起他只在隔壁，心中就很安靜，我有時候不免對着牆的這一面發呆。

我有時候這樣想到和郎吉特一體的感覺，頗為奇怪，可是多少年來，我們都是被迫分居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

拉克瑙的警官要我將囚糧的成分改變一下，我向總獄長請求，却被拒絕了，理由是：『獄中囚糧是很夠營養的食物。』並且我每天還有三安錢，可以買我所需要的任何例外小食。我的請求是改現在每天發的囚糧為一片麵包，一點牛油，和一些新鮮的菜蔬。近來給我們的菜蔬都是臭的，壞的，洋山芋則全是爛的。獄方的答覆是因為市價太高，買不到最好的東西。

總獄長所提到的三安錢，是現在給頭等政治犯，補充他們每日的囚糧的，但因為我們要買東西都得由獄方經紀人經手，而他的價錢則又高於已經很高的市價，所以我們的三安錢並不能買到多少。如果我們儲積起來，想到週末買水菜，則通常所得的答覆是帳目給辦公室弄錯了，所以沒有記下欠我們的錢，或者引證法令條文，說這筆錢已經拿不到了，所以實際上，我們這三安錢的購買力，並沒有總獄長所想像的那麼多。

對於政治犯，上面有了新的規定：（一）頭等犯人可以在戶外睡覺，在囚房裏准許置電扇一具。（二）可以在辦公室存錢。（三）可以自費定報。（四）每月可寫信一封，接信一

封，均不得超過五百字。（五）准予以植花爲消遣。上述諸事，除了第一項專爲頭等犯人設外，其餘的對於頭二等犯人，同樣適用。

我很想知道是誰想到那五百字的限制的。這真聰明，這正可以十足代表那些控制我們的心地狹窄的官吏。

今夜甚熱，但在星光之下，仍有相當程度的安謐。星辰永遠是一樣的幾個，每天的瑣事並不使它們變色，它們亦不怕照到囚犯身上。躺着仰望高空穹窿，甚爲舒適，漸漸地一天的煩惱化爲烏有，一個人就亦安然入睡了……『睡覺了……偶然亦做夢。』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

我每天下決心要使日記不致中斷，而這些決心却都成了空話，什麼事情都來擾亂我心頭的平靜。

五號那天，獄方把我們喊到辦公室裏，說我和印杜可在明天出獄，但不許在本城居住，我們必須到阿爾莫拉，（註廿一）在卡里找房子住下。我們的生活費，都要自己負擔，行動則要聽阿爾莫拉區副專員的命令，顯然地，我們不能接受這些條件，便拒絕了。此後我們就沒有聽到有關此事的消息。如果政府真的要開恩，讓我們享受比較涼快的氣候，則正當的辦法是釋放我們，讓我們自由選擇避暑地點，或者仍舊把我們當作政治犯，送到那裏，隨他的便。在我的同志們還都在這裏的時候，我不想到涼快的地方去。

（註廿一）阿爾莫拉爲喜馬拉雅山中一小城，處印度尼泊爾邊境，爲印度夏令避暑勝地之一。

有時候，其他監牢裏所發生的劇烈新聞，也傳到我們這裏來，當然，報紙上亦偶爾暗示一點，雖然因為檢查很嚴的關係，監獄新聞是不許發表的。

我們獄中的法令，近來執行甚嚴，搜查的次數加多了，我們向辦公室領來的鉛筆，上面必須簽名，筆記本數得很清楚，亦本本要簽署，我問爲什麼要這樣幹的時候，答覆是現在曾發生書信走私出獄的事情，那末，所需要的實在不是更多的搜查，而是換一批好一點的獄卒，——多受一點教育，薪給亦高一點的獄卒。現在獄中要送一封信出去是最容易的事情，這並不是說我自己也這樣幹過，因爲我雖身陷囹圄，而我的優越感從不許我像別人那樣幹法，所以有時候在這種場合，我倒會不由自主地懸崖勒馬。

郎吉特已調押了，同行的有鄧當先生等。

我聽說鄧當先生的行李在辦公室裏引起了一點小風波。他進奈尼獄時，帶了一隻粗機器，每天爲他榨甘蔗汁。因爲他的飲食很簡單，主要的是水果汁，和買得到的零星水果，所以必須帶着那架機器，經過了一陣齟齬之後，他終於帶了機器同行。

我一想到巴累里中央監獄就頭痛，那地方環境又不好，是本省出名的最壞的監獄之一，一九三三年，郎吉特在那裏的時候，他病得很厲害，因爲獄中終日瀰漫着鄰近一個工廠的黑烟。他出獄以後，經過了幾個月的仔細調養，才恢復健康。同時移押的別的政治犯，身體亦都不大好，巴累里不會幫助他們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

郎吉特沒有信來。當然，我們是不許通信的，但我想也許還有別的方法，傳個信來。

今天我接到了大哥的來信，路上走了二十天。他說他多多思考女孩子們赴美這個主張的結果，覺得這是做得極對的一件事情，他說他不知道爲什麼他自己竟沒有想到！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

印杜和我，今天上午算是釋放了，我不知道會不會行動再受限制，如果如此，我們馬上就要回到這裏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過了一個多事的禮拜，我們又回到了奈尼監獄了！我們好像回到了家一樣，單調，骯髒和嘈雜，似乎都是很慣常而我們都很能了解的生活之各部分，我很愉快，因爲我馬上能適應環境，我的心也很安。初來時的一點驚愕一下就消失了，甚至巴累里情形很壞的消息亦不令我心煩，因爲我知道它一向就是壞的。我知道郎吉特的意志很堅強，能夠度過物質上的困難和苦痛，我只希望他的健康不會壞得太厲害。

因爲我們拒絕了不許居留本城的命令，昨天一個巡官到家裏來問，我是不是準備回到獄中去。我說只要我方便，隨時都可以，他提議下午六點鐘，我接受了。幸連的是並無傳票來拘印杜，她現在的情形，亦實在不能回到奈尼獄去，因爲她患了重傷風，躺在床上發燒。

下午六點十五分，城區派出所長——人民皆知其職，而不知其名——來了，帶着依印度國防法一二九條而發的拘票，我的行李送上了一部警車，我自己踏進所長的小汽車，所長親

自駕車，情報處的代表坐在他旁邊。在路上，他說了許多關於我和我家庭的許多話，但因得不到一句答語，他只好集中注意力，驅車前進，他的車古色古香，已經行將就木了。他是英國統治印度的一個好標本。

女孩子們已在十五日放洋，這一向我天天在爲她們計劃和辦理出國的事情，現在她們一走，我却有些鬱鬱不歡了，一直到我聽到她們安抵彼岸爲止，我是放不下心的。

我記得我曾譏笑過母親，因爲大哥在旅行的時候，她總是寢食不安的。現在，我的心境恰正是完全一樣，雖然，我比起她那個二十世紀初期的太平時期，要有更多可以憂慮的理由。

到了獄門口，獄中人都張着嘴來迎我，囚犯們的歡迎是最誠摯的。

布妮媽和我坐下來，談到晚上九點鐘，然後吃了點東西，各自上床，她還在讀書，我則仰望星辰。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

剛才在「領袖報」上讀到一則墨爾鉢恩通訊，說當珈與達娜已抵澳大利亞，即續行赴美。近幾日來，我的心頭很沉重，我的心實在已跟着女孩子們上了旅途了。

巴累里來的消息很壞。郎吉特無信，這只有兩個可能的原因：我在二十四日寫的信，他沒有收到；或者由於內部的情形，他不許寫信給我。

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

三天以來，天氣炎熱，今天終於下了大雨。大塊的冰雹落滿了院子，擊碎了囚房的瓦片，摧毀了我們的花朵。整個地方變成了一處白色發光的仙境，顯得很美麗。涼快是涼快了，但因爲院子裏水深及膝，我們恐怕只好睡在屋內了。

這種天氣可以給獄卒們一個貪懶的機會，少跑幾趟，控制站又出了毛病，所以她們可以安睡終夜，明天早晨開鎖的時候再上個「一切順利」的報告。

前昨兩個晚上，我們會聽到大卡車開過獄門，有數十輛之多。起初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後來我們探悉是由公路開往加爾各答的軍車。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

一個匿名的中國朋友，送了我一包像菊花茶的茶汁。沒有郎吉特和大哥在這裏，我不想開啓它，一個人孤伶伶的，是不能欣賞佳茗的味道的。

今天報上有消息，說孩子們已經離開了墨爾鉢恩……

孟加拉省的消息很壞，米德那堡颶風留下的瘡痍尚未全復，而現在似乎又在醞釀着糧食危機了。「近代評論」推測將有大難到來，每一件事情都是亂得一團糟，而那些也許能解決困難的人物，則都在鐵柵窗後面……

全省內關於政治犯所待遇的消息，都不好，這是政府在實行故意虐待和加以各種恥辱的政策。它真使人會忘掉國民大會的信條（按即非武力抵抗）……

悲劇。——郎茉莉的兒子，才十六歲，先她數星期被釋出獄，突然生了病，在數小時內

即以白喉症逝世。父親是在奈尼獄的男牢中，依例交保出獄，但手續辦得很慢，而死人則是一件急事，釋放的命令尙未發下，那可憐的孩子已經死了，當他最後出獄的時候，又沒有交通工具，等他走到家裏，那孩子已經火葬了。他只好又別了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女兒，回到獄中……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我已好幾天不能起床，醫生給我吃藥，亦無用處。

我聽說我將因病被釋出獄。（完）

